

# 入中论

月称论师 造

法尊法师 译



## 入中论卷一

- 第一菩提心极喜地……1
- 第二菩提心离垢地……17
- 第三菩提心发光地……25
- 第四菩提心焰慧地……34
- 第五菩提心难胜地……37

## 入中论卷二

- 第六菩提心现前地……39

## 入中论卷三

- 第六菩提心现前地……72

## 入中论卷四

- 第六菩提心现前地……109

## 入中论卷五

- 第六菩提心现前地……141

## 入中论卷六

- 第七菩提心远行地……178
- 第八菩提心不动地……179
- 第九菩提心善慧地……182
- 第十菩提心法云地……183



# 入中论

月称论师 造

法尊法师 译

## 入中论卷一

敬礼圣曼殊室利童子！

### 第一菩提心极喜地

为令悟入中观论故造《入中论》。兹于诸佛菩萨先应赞叹者，即是诸佛第一胜因，救脱系缚生死牢狱无量无依众生为相之薄伽梵大悲。故说：

**声闻中佛能王生 诸佛复从菩萨生**

**大悲心与无二慧 菩提心是佛子因**

等二颂。

由得圆满无上法王，较声闻独觉菩萨尤为圆满自在，即声闻等亦承其命，故诸佛世尊名曰能王。要从诸佛乃生声闻等，以诸佛出世无倒宣说缘起，彼由闻思修习，乃能随其信乐满足声闻等果故。

设有一类唯闻佛说缘起善达胜义，而不现生证般涅槃。然彼行者于他生亦必能获得所求果报，如

定业果。圣天云：“现已知真实，现未得涅槃，他生决定得，犹如已造业。”《中论》亦云：“若佛不出世，声闻已灭尽，诸辟支佛智，无依而自生。”

能得正教授之果，故名声闻。如云：“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”等。或从诸佛听闻无上正觉妙果之道，为求者宣说，故名声闻。《法华经》云：“我等今者成声闻，闻佛演说胜菩提，复为他说菩提声，是故我等同声闻。”虽诸菩萨亦有彼义，然唯宣说自不修行，乃是声闻，故异菩萨。

佛陀是觉悟真实之义，其名于声闻、独觉、无上正觉三处俱转，故佛声亦诠独觉。独觉之福慧辗转增长胜出声闻，然无福智资粮、大悲、一切相智等，劣于正觉，故名为中。此亦不依他教自然智生，唯为自利而自觉悟，故名独觉。

声闻独觉，要由如来说法乃得出生，故曰能王生。但诸能王复从何生？论曰：“诸佛复从菩萨生。”

设作是念，岂非菩萨亦从如来说法而生，名佛子乎？云何诸佛世尊从菩萨生耶？

此有二缘，菩萨亦得为诸佛世尊之因，谓时位差别及劝令发心。约时位说，以如来是菩萨之果故。约劝发心说，如曼殊室利菩萨，劝释迦牟尼世尊及

余诸佛，最初发菩提心。最究竟果，待其主因，故说诸佛从菩萨生。

由圆满因最尊重故。既说因应供养，则果应供养自可知故。诸佛世尊如大药树给无量果，则于彼嫩芽等尤应励力爱护。为令会中三乘有情趣大乘故，赞叹菩萨。如《宝积经》云：“迦叶，如初月为人礼敬过于满月。如是若有信我语者，应礼敬菩萨过于如来。何以故？从诸菩萨生如来故。”此以圣教正理成立诸佛从菩萨生。

又诸菩萨以何为因？

论曰：“大悲心与无二慧，菩提心是佛子因。”悲谓哀愍，行相体性如下说。无二慧谓离有无等二边之慧。菩提心如《法遍行经》云：“菩萨应由菩提心了达一切法，一切法与法界相等。新生无住一切法，由所知能知空故，皆遍了知。如自所了达法，愿诸有情皆能通达。菩萨所发此心，名菩萨菩提心、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心、无上心、慈故和爱心、悲故不退心、喜故无悔心、舍故无垢心、空故不变心、无相故无障心、无愿故无住心。”菩萨正因，即此悲心、无二慧、菩提心之三法。如《宝鬘论》云：“本谓菩提心，坚固如山王，大悲遍十方，不依二边慧。”

由大悲心又是菩提心与无二慧之根本，为显大悲为主因故。颂曰：

**悲性于佛广大果 初犹种子长如水  
常时受用若成熟 故我先赞大悲心**

如外谷丰收，初中后三，以种子水润成熟为要。如是广大佛果初中后三，唯大悲心为最要。具大悲心者，见他受苦，为救一切苦有情故，便发心曰：“我当度此一切世间出生死苦，令成佛道。”又此誓愿，离无二慧不能成办，乃决定修无二智慧。故一切佛法之种子是大悲心。《宝鬘论》云：“若大乘经说，大悲为前导，诸行无垢智，有智谁谤彼。”初虽发菩提心，若后不以悲水数数灌溉，则仍不能修集广大资粮，或以声闻独觉涅槃而般涅槃。又得无边果后，若离悲心成熟，则亦不能长时受用，亦复不能令诸圣果，辗转无间长时增长。

为礼敬彼，今由所缘差别，当显大悲自体差别。颂曰：

**最初说我而执我 次言我所则著法  
如水车转无自在 缘生兴悲我敬礼**

诸世间人于我所执前，先由我执于非有之我妄



计为有，执此为实。次除我执之我，于余一切法执为我所。此执我我所之世人，由烦恼业索所系；依旋转之识推动而转；于生死深邃大井中，上自有顶下至无间无间旋转；其势自然下坠，要由励力乃升；虽有无知等烦恼业生三种杂染，然无初中后之决定次第；于日日中恒为苦苦坏苦之所逼恼，迄无超出轮转之期。诸菩萨众见彼苦恼，发大悲心勇猛救护，故当先礼佛母大悲，此是菩萨缘生大悲。

缘法与无缘之大悲，亦由所缘而显。颂曰：

### 众生犹如动水月 见其摇动与性空

犹如净水微风所吹故，波浪遍涌于水面，水中月影与所依水浪同时起灭，似有彼月体相显现可得。然诸智者明见二事，谓刹那无常及自性空。如是菩萨大悲心痛切，见诸有情堕萨迦耶见海，此无明味著出生之因，邪分别为相，一切众生无明大水，为非理作意邪分别风鼓动不息，随自业转如同月影，刹那刹那受无常苦及自性空。故欲证得佛果，摧坏众生无常大苦，出生正法甘露妙味，除遣一切邪分别相，成为一切众生亲友。故前云：“兴悲我敬礼。”

前已敬礼缘生缘法无缘大悲，今为宣说菩萨十种菩提心之差别，先依第一菩提心说。颂曰：

**佛子此心于众生 为度彼故随悲转  
由普贤愿善回向 安住极喜此名初**

菩萨无漏智为大悲心摄持者，得名曰地，是功德所依故。由功德数量，神力殊妙，布施波罗蜜多等增胜，异熟增长等辗转上进之差别，安立极喜地等十地差别。诸地体性实无差别，如云：“如鸟飞越空中迹，智者无说亦无见，如是一切佛子地，尚不可说宁可闻。”

极喜地是菩萨第一发心，最后法云地是第十发心。其中菩萨见众生皆无自性，为大悲所缘，心随悲转，依普贤菩萨之大愿而修回向，此名极喜地无二智，亦名最初心也。

第一发心菩萨所发十大愿等无量亿十大愿王，皆是普贤菩萨愿中所摄，由此摄尽一切愿故，特说普贤愿。

如声闻乘由向果差别建立声闻八地，如是大乘亦建立菩萨十地。又如声闻不许顺抉择分为初果向，如是将入地之菩萨，《宝云经》云：“上上胜解行位法性，无间当入初地，犹名未发菩萨菩提心

地。”彼经又释住此胜解行刹那菩萨云：“善男子，譬如转轮圣王，超过人色，未得天色。如是菩萨亦超过一切世间声闻独觉地，未得胜义菩萨地。”

若时趣入初极欢喜地。颂曰：

### 从此由得彼心故 唯以菩萨名称说

得彼心者，毕竟超过诸异生地，唯应以菩萨名称说，不可以余名称说，已是圣者故。

《般若经二千五百颂》云：“菩提萨埵，是随知萨埵之增语。谓能随知一切诸法。云何而知？谓如实知无实、无生、亦无虚妄，非如异生所执所得，故名菩萨。所以者何？谓菩提不可执，菩提不可作，菩提不可得。善勇猛，如来不得菩提，以一切法不可得故，一切法不可得故名菩提。如是乃名诸佛菩提，非如言说。善勇猛，若发菩提心，谓吾将此心发菩提心，及于彼菩提发心，执实有菩提者，此不应名菩提萨埵，应名发生萨埵。何以故？以执有生，执有心，执有菩提故。”

又云：“菩提无相，离相自性。如是随知乃名菩提，非如言说。善勇猛，了知诸法故名菩萨。善勇猛，若不知法未随知法，自云我是菩萨，此离菩萨

地极为遥远，离菩萨法极为遥远，以菩萨名欺诳天人阿修罗等一切世间。善勇猛，若唯此名便成菩萨，应一切有情皆成菩萨。善勇猛，非唯语业名菩萨地。”

得此菩提心时，非但以菩萨名称说，复有功德。

颂曰：

**生于如来家族中 断除一切三种结  
此菩萨持胜欢喜 亦能震动百世界**

由超一切声闻独觉地故，已生趣向如来普光明地之道故，故此菩萨已生如来家中。尔时现见人无我故，此亦永离萨迦耶见、疑、戒禁取三结，不复生故。未见真实者由增益我故，起萨迦耶见，如是亦起疑惑，别趣余道。由入空性，故得彼果利功德，由离障地之过失，故生不共殊胜欢喜。由多欢喜，故此菩萨持胜欢喜。由有最胜欢喜，故此地得极喜之名。复能震动一百世界。

**从地登地善上进 灭彼一切恶趣道  
此异生地悉永除 如第八圣此亦尔**

已达法善修习故，为登第二地等发大勇猛故，从地登地善于上进。如预流向内证随顺圣法故，离

诸过失生诸功德。如是此菩萨由证地故，生诸随顺功德，灭诸过失，喻预流向，俾易了知。

又此菩萨有余功德。颂曰：

**即住最初菩提心 较佛语生及独觉  
由福力胜极增长**

《弥勒解脱经》云：“善男子，如王子初生未久，具足王相，由彼种姓尊贵之力，能胜一切耆旧大臣。如是初发业菩萨发菩提心虽未久，然由生如来法王家中，以菩提心及大悲力，亦能胜一切久修梵行之声闻独觉。善男子，如妙翅鸟王之子初生未久，翅羽风力及清净眼目之功德，为余一切大鸟所不能及。如是菩萨初发菩提心，生如来妙翅鸟王之家，此妙翅鸟王子，以发一切智心之翅力及增上意乐清净眼目之功德，彼声闻独觉虽百千劫修出离行亦不能及。”佛语生即声闻。

**彼至远行慧亦胜**

如《十地经》云：“诸佛子，譬如王子生在王家具足王相，生已即胜一切臣众，但以王力，非是自力。若身长大艺业悉成，乃以自力超过一切。诸

佛子，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。初发心时以志求大法故，胜出一切声闻独觉，非以自智观察之力。菩萨今住第七地，以自所行智慧力故，胜过一切声闻独觉所作。”是故应知唯远行地以上菩萨，乃能以自慧力胜二乘，六地以下未能也。此教显说，声闻独觉亦有知一切法无自性者。倘不遍知诸法无自性，不过如世间离欲者，则初发心菩萨亦应以自慧力胜彼。彼等亦应不能永断三界一切随眠，如诸外道。又缘色等自性成颠倒故，亦应不达补特伽罗无我，以于施設我因之诸蕴，有可得故。《宝鬘论》云：“若时有蕴执，彼即有我执，有我执造业，从业复受生。三道无初后，犹如旋火轮，更互为因果，流转生死轮。彼于自他共，三世无得故，我执当永尽，业及生亦尔。”又云：“犹如眼迷乱，所执旋火轮，如是诸内根，取现在诸境。诸根与根义，许为大种性，大种各无义，故此义非有。若大种各异，无薪应有火，合则无实相，应知余亦尔。大种于二相，无故合义无，由合无义故，色义亦非有。识受及与想，诸行于一切，各别体无故，胜义中无义。如苦止息时，便起实乐慢，如是乐坏时，亦慢为实苦。如是无性故，能断遇乐爱，及断离苦爱，见此即解脱。

为以何法见，名言说以心，离心所无心，无义故非有。如是如实知，无实众生义，犹如火无薪，无住取涅槃。”若谓唯诸菩萨乃见如是无自性，此亦不然，是依声闻独觉增上作是说故。何以知然？以论后无间乃依菩萨增上说故：“如是诸菩萨，见已求菩提，然彼由悲心，受生至菩提。”声闻经中亦说，声闻为断烦恼障故。“诸色如聚沫，诸受类浮泡，诸想同阳焰，诸行喻芭蕉，诸识犹幻事，日亲之所说。”此以聚沫、浮泡、阳焰、芭蕉、幻事等喻，观察诸行。阿遮利耶显此义云：“大乘说无生，余说尽空性，尽无生义同，是故当忍许。”《中论》亦云：“世尊由证知，有事无事法，迦旃延那经，双破于有无。”

有作是念：“若声闻乘中说法无我，则说大乘经应成无用。”应知彼宗俱违教理。说大乘经，非唯宣说法无我，亦说菩萨诸地、波罗蜜多、大愿、大悲等，回向资粮，不可思议法性。如《宝鬘论》云：“彼小乘经中，未说菩萨愿，诸行及回向，岂能成菩萨。安住菩提行，彼经未曾说，惟大乘乃说，智者应受持。”即为显示法无我故，宣说大乘亦应正理，欲广说故。声闻乘中说法无我，仅略说耳。

如阿遮利耶云：“若不达无相，佛说无解脱，故佛于大乘，圆满说彼义。”

旁论已了，慧无乱者已能自知本相。今当说正义。颂曰：

**尔时施性最增胜 为彼菩提第一因**

得极欢喜地之菩萨，于布施、持戒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、方便、愿、力、智十波罗蜜多中，布施波罗蜜多最为增胜，余非全无。此布施波罗蜜多，即一切种智之正因也。

**虽施身肉仍殷重 此因能比不现见**

尔时此菩萨所有不可现见之智德，即由布施内外财物便能比知，如见烟比知有火等。

如菩萨之布施，是成佛之第一正因及能决定不现见之功德。如是异生、声闻、独觉之布施，亦是除苦得乐之因。颂曰：

**彼诸众生皆求乐 若无资具乐非有**

**知受用具从施出 故佛先说布施论**

其除饥渴疾病寒热等苦，引生三有安乐之因，



倒执为乐，非真实乐，世人于彼增上贪著。然彼所著除苦之乐，若无能对治众苦颠倒体性之欲尘受用具，亦不得生。其除苦因之欲尘境，未修布施福业者亦不得有。解一切众生意乐根性之佛薄伽梵，由见此故，于说持戒等之前先说布施。

今说施者纵不合理，然亦能得随顺之果，成就施性。颂曰：

**悲心下劣心粗犷 专求自利为胜者  
彼等所求诸受用 灭苦之因皆施生**

如诸商人舍极少物求大财聚，较诸乞丐所求尤多。彼于布施亦应敬重。彼虽不能如诸佛子随大悲转不求施报，唯享施乐。然于布施不见过失唯见功德，亦能获得圆满财位，灭除自身饥渴等苦，故彼亦是灭苦之因。

又此非悲愍他，唯求自身除苦而行施者。颂曰：

**此复由行布施时 速得值遇真圣者  
于是永断三有流 当趣证于寂灭果**

如云：“善士常往施主家。”信乐施者由行施时得值圣人，闻彼说法，了知生死都无功德，亲证无

垢圣道，永断无明息灭众苦，弃舍无始传来生死相续，以声闻乘及独觉乘而般涅槃。由是当知诸非菩萨者所行布施，亦是得生死乐与涅槃乐之因。

### **发誓利益众生者 由施不久得欢喜**

诸非菩萨者，不能与布施同时便得享受布施之乐果。由彼不能现见施果，故于布施容不修行。但诸菩萨由布施同时满足求者，便得享受所欲施果胜妙欢喜，故能一切时中欢喜布施。

由此道理，颂曰：

#### **由前悲性非悲性**

一切之增上生与决定胜之因，皆是布施。

#### **故唯布施为要行**

前说菩萨常殷重行施，以诸财物满足求者时，即生殊妙欢喜。其喜相云何？颂曰：

**且如佛子闻求施 思惟彼声所生乐**

**圣者入灭无彼乐 何况菩萨施一切**

且如菩萨闻诸求者乞施之声，思惟彼声便觉此辈是向我来乞者，心中数数发生欢喜，比较入涅槃

之乐尚为殊妙，况施内外一切财物满足求者。

问：菩萨布施内外一切财物，身无苦耶？

答：诸大菩萨，割身如无情物，能无痛苦。《虚空藏三摩地经》云：“如大娑罗树林，若有人来伐其一株，余树不作是念，彼伐此树未伐我等，于彼伐者不起贪嗔，亦无分别。菩萨之忍亦复如是，此是最清净忍，量等虚空。”《宝鬘论》亦云：“彼既无身苦，更何有意苦，悲心救世苦，故久住世间。”诸未得无贪位者，遇违害身之境，其身定生痛苦，然为利有情故，适成精进之因。颂曰：

**由割自身布施苦 观他地狱等重苦  
了知自苦极轻微 为断他苦勤精进**

菩萨观察地狱、旁生、饿鬼等趣，其身恒受重苦逼迫，较自割身之苦何止千倍，乃于自己割身之苦不觉其苦，为断他有情地狱等苦，起大精进。

为明布施波罗蜜多之差别。颂曰：

**施者受者施物空 施名出世波罗蜜**

彼岸，谓生死大海之彼岸，即尽断烦恼所知二障之佛果。到达彼岸，名到彼岸。声明云：“若有

后句不应减去。”由此，未减业声故成密字，或是积颗答罗等摄故留摩字尾音。此是别说慧摄持者，由布施等与波罗蜜多相同亦名波罗蜜多。由回向差别，亦定能到彼岸，故布施亦得波罗蜜多之名。下说之持戒等，应知亦尔。此名波罗蜜多之布施，若于施者受者施物皆无可得，般若波罗蜜多经中说名出世波罗蜜多。以不可得即出世间故，有所得者世俗谛摄即世间性故，未得菩萨地者不能了此义。

复次颂曰：

**由于三轮生执著 名世间波罗蜜多**

即前布施若于三轮有所得者说名世间波罗蜜多。

今以智慧差别，宣说极喜地之胜妙功德。颂曰：

**极喜犹如水晶月 安住佛子意空中**

**所依光明获端严 破诸重暗得尊胜**

极喜言是说此地名。尊胜谓胜一切违品而住。此以智慧为性，安往于佛子之意中，故其居处高显。极欢喜地，前说破除一切重暗，尊胜而住。以喻明此义，犹如水晶月。

## 第二菩提心离垢地

已说第一菩提心，今说第二。颂曰：

### 彼戒圆满德净故 梦中亦离犯戒垢

诸地皆以胜慧为性，今以戒波罗蜜多等能依功德，显示第二菩提心之差别。由不忍受烦恼故，不生苦故，灭忧悔火得清凉故，或由是安乐之因善士所行故，名曰尸罗。此以七能断为相，无贪无嗔正见三法是七能断之发起。故约能断及发起而言戒，即十善业道也。戒圆满，谓戒至极。德净，即清净功德。净字亦通戒，谓戒圆满清净也。由自身功德清净故，戒即最为超胜。彼菩萨由成就如斯戒德故，竟至梦中亦不为犯戒垢所污也。

又彼菩萨云何而得尸罗圆满，功德清净耶？谓此菩萨安住菩萨第二地时。颂曰：

### 身语意行咸清净 十善业道皆能集

如菩萨第二地云：“佛子，菩萨住离垢地，性自远离一切杀生，不畜刀杖，不怀怨恨，有惭有愧，仁恕具足。于一切众生有命者，常生利益慈念之心，尚不恶心恼诸众生，何况于他起众生想，故意而行

杀害。性不偷盗，菩萨于自资财常知止足，于他慈恕不欲侵损。若物属他，起他物想，终不于此而生盗心，乃至草叶不与不取，何况其余资生之具。性不邪淫，菩萨常于自妻知足，不求他妻。于他妻妾他所护女亲族媒定及为法所护者，尚不生于贪染之心，何况从事，况于非道。性不妄语，菩萨常作实语、真语、时语，乃至梦中亦不忍作覆藏之语，无心欲作，何况故犯。性不两舌，菩萨于诸众生无离间心，无恼害心，不将此语为破彼故而向彼说，不将彼语为破此故而向此说。未破者不令破，已破者不增长，不喜离间，不乐离间。若实若不实，不作不说离间语。性不恶口，所谓毒害语、粗犷语、苦他语、令他嗔恨语、现前语、不现前语、鄙恶语、庸贱语、不可乐闻语、闻者不悦语、嗔忿语、如火烧心语、怨结语、热恼语、不可爱语、不可乐语、能坏自身他身语，如是等语皆悉舍离。常作润泽语、柔软语、悦意语、可乐闻语、闻者喜悦语、善入人心语、风雅典则语、多人爱乐语、多人悦乐语、身心踊跃语。性不绮语，菩萨常乐思审语、时语、实语、义语、法语、顺道理语、巧调伏语、随时筹量决定语。是菩萨乃至戏笑尚恒思审，何况故出散乱

之言。性不贪欲，菩萨于他财物，他所资用，不生贪心，不愿不求。性离嗔恚，菩萨于一切众生，恒起慈心、利益心、哀愍心、欢喜心、和润心、摄爱心。永舍嗔恨，怨害热恼，常思顺行，仁慈佑益。又离邪见，菩萨住于正道，不行占卜，不取恶戒，心见正直，无诳无谄，于佛法僧起决定信。”以身圆满初三善业道，以语满中间四，以意满后三，故能修集十善业道。

此十善业道初发心菩萨不修集耶？彼虽亦修，  
颂曰：

**如是十种善业道 此地增胜最清净**

彼初发心菩萨未能如是。

颂曰：

**彼如秋月恒清洁 寂静光饰极端严**

寂静谓防护诸根，光饰谓光明显现。

虽有如是清净尸罗，颂曰：

**若彼净戒执有我 则彼尸罗不清净**

如《宝积经》云：“迦叶，若有苾刍具足净戒，以别解脱防护而住，轨则威仪皆悉清净，于诸小罪

生大怖畏，善学所受一切学处，身语意业清净圆满，正命清净，而彼苾刍说我论。迦叶，是名第一破戒似善持戒。乃至，迦叶，若有苾刍具足修行十二杜多功德，而彼苾刍见有所得，住我我所执。迦叶，是名第四破戒似善持戒。”

颂曰：

### 故彼恒于三轮中 二边心行皆远离

于谁有情，修何对治，由谁能离之三轮，皆能远离有事无事等二边执心也。

如是已说菩萨圆满净戒。今当说余人净戒功德，较布施等为大，是一切功德之所依。颂曰：

### 失坏戒足诸众生 于恶趣受布施果

彼修施者，若能具足净戒，当于人天中感最圆满殊胜之财位。然有堕恶趣中而受圆满大财位者，如独一地狱，龙象牛马猿猴等畜类，及大力鬼类，由彼众生修施而失坏戒足之所招感。

故颂曰：

### 生物总根受用尽 其后资财不得生

如有人见下少种子可得大果，为得后果故更下多种，则其果聚增长不绝。若痴人不知下种，以种



为食，由生物总根永尽故，岂能更生圆满大果。如是最极痴人，由无净戒故，于非处中受用财位。前果用尽，新果未修，此后遂难更得感生资财。

又离戒足者，非但难得圆满财位，即再出恶趣亦属不易。颂曰：

**若时自在住顺处 设此不能自摄持  
堕落险处随他转 后以何因从彼出**

若时随欲自在不依赖他住人天趣。犹如勇士住随顺处脱离系缚。设于此时不自摄持，如勇士被缚投山涧中，堕恶趣后更以何因从彼出耶？遂长流转恶趣之中。如经云：“假使后生人中，亦当感二种罪报。”

由犯戒是众患之根本。颂曰：

**是故胜者说施后 随即宣说尸罗教**

故战胜一切罪恶者，为令布施等功德不失坏故，于说布施后，即说持戒之教。

颂曰：

**尸罗田中长功德 受用果利永无竭**

由为一切功德所依故，尸罗即良田。若于彼田中长养施等功德，则因果辗转增长永无间竭，成大果聚长时受用。

故颂曰：

**诸异生及佛语生 自证菩提与佛子  
增上生及决定胜 其因除戒定无余**

如经云：“十不善业道，上者地狱因，中者畜生因，下者饿鬼因。于中杀生之罪，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，若生人中得二种报，一者短命，二者多病。偷盗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，乃至一者贫穷，二者共财不得自在。邪淫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，乃至一者妻不贞良，二者不得随意眷属。妄语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，乃至一者多被诽谤，二者为他所诬。两舌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，乃至一者眷属乖离，二者亲族弊恶。恶口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，乃至一者常闻恶声，二者言多诤讼。绮语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，乃至一者言无人受，二者语不明了。贪欲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，乃至一者心不知足，二者多欲无厌。嗔恚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，乃至一者常被他人求其长短，二者恒被他人之所恼害。

邪见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，若生人中得二种报，一者生邪见家，二者其心谄曲。十不善业道能生此等无量无边众大苦聚。”

又云：“十善业道，是人天乃至有顶处受生因。又此上品十善业道以智慧修习，心狭劣故，怖三界故，阙大悲故，从他闻声而解了故成声闻乘。又此上品十善业道修治清净，不从他教自觉悟故，大悲方便不具足故，悟解甚深缘起法故成独觉乘。又此上品十善业道修治清净，心广无量故，具足悲愍故，方便所摄故，发生大愿故，不舍众生故，净治菩萨诸地故，净修一切诸度故，成菩萨广大行。”

由是道理，故说除十善业道外，无余方便能使异生、声闻、独觉、菩萨随其所应，获得增上生生死之快乐，及决定胜非苦非乐为性之解脱也。

颂曰：

**犹如大海与死尸 亦如吉祥与黑耳  
如是持戒诸大士 不乐与犯戒杂居**

黑耳是不吉祥之异名。

今进说持戒波罗蜜多之差别。颂曰：

**由谁于谁断何事 若彼三轮有可得  
名世间波罗蜜多 三著皆空乃出世**

若于彼尸罗有三轮可得，说名世间波罗蜜多。  
即彼尸罗若无前说三轮可得，说名出世波罗蜜多。

由说此地功德门，明圆满尸罗波罗蜜多。颂曰：

**佛子月放离垢光 非诸有摄有中祥  
犹如秋季月光明 能除众生意热恼**

言离垢者，谓由十善业道令无垢故，即第二地菩萨之实名。犹如秋月放离垢光明，能除众生之热恼。如是菩萨月轮所放离垢光明，亦能遣除意中由犯戒所生之热恼也。此非生死所摄故非三有，然是三有中之吉祥，一切圆满功德皆随彼转故，是四洲转轮圣王之因故。

## 第三菩提心发光地

今当说第三菩提心。颂曰：

**火光尽焚所知薪 故此三地名发光**

发光是第三地菩萨之名，为显此发光地名实相符故，谓此地以智慧火焚所知薪，发出寂静光明故名发光。

发第三心者。颂曰：

**入此地时善逝子 放赤金光如日出**

如日将出先现赤金色光明，此地菩萨所放智慧光明亦尔。

为显得彼光明之菩萨，忍波罗蜜多最为增胜。

颂曰：

**设有非处起嗔恚 将此身肉并骨节  
分分割截经久时 于彼割者忍更增**

又此菩萨善护他心故，有如上慧故，实非他人三世可嗔之处，损他之身语意业皆不现行。故云：

“设有非处起嗔恚。”设有如是暴恶有情，于菩萨身，分分渐割其骨肉，经长久时，然菩萨于如是割者，非但心不嗔恚，且知由此罪业因缘当受地狱等

苦，更生广大之安忍。

复次颂曰：

**已见无我诸菩萨 能所何时何相割  
彼见诸法如影像 由此亦能善安忍**

非但由见彼以罪业因缘当受地狱等苦而起增上安忍，由见诸法等同影像，皆离我我所想，由此亦能生大安忍。亦字为摄安忍之因。

又此安忍非但是菩萨相应之功德，亦是余人保护功德之因，故当遮止嗔恚之心。颂曰：

**若已作害而嗔他 嗔他已作岂能除  
是故嗔他定无益 且与后世义相违**

若他已作损害，因此嗔他者，已作损害不能除故，缘他起嗔于事何益，因已作故。又此嗔恚非但现在无益，且与后世利益相违，以发嗔恚能引生非爱异熟故。

颇有痴人，现受自作恶行所感苦果，妄谓他人损害于我，遂于能害者发嗔恚心而行报复，愿彼损害就此失败。为遮此执，颂曰：

**既许彼苦能永尽 往昔所作恶业果  
云何嗔恚而害他 更引当来苦种子**

若于自身现作刀割等极大剧苦，当知是由往昔造杀生等业，曾于地狱、畜生、饿鬼趣中受极大苦，今受所余等流苦果。由此最后苦果令彼一切皆尽，如最后药能疗身中残疴。云何复起嗔恚而思损他，更引发当来远胜已受苦果之极大苦因，如病将差，更服不宜食物。如医师为疗重病作刀割等苦，故于现前苦极当忍受也。

又此不忍，非但是引非爱异熟之因，亦是摧坏久远所修福德资粮之因。颂曰：

**若有嗔恚诸佛子 百劫所修施戒福  
一刹那顷能顿坏 故无他罪胜不忍**

若菩萨于已发菩提心之佛子，由不知彼人内心差别，或虽知之，然由烦恼串习力故，增计其过失随实不实乃至起一刹那嗔恚心，尚能摧坏百劫所修施戒波罗蜜多福德资粮。况非菩萨而嗔菩萨，如大海水不可称量，此异熟量亦不可知。故能引非爱果及能坏善根之罪恶，更无大于不忍者也。如经云：“曼殊室利，以能坏百劫所修善根，故名嗔恚。”

又此不忍，其无力损他者徒为自害，若有势力  
无悲愍者，则俱害自他。颂曰：

**使色不美引非善 辨理非理慧被夺**  
身坏命终之后，  
**不忍令速堕恶趣**

不忍之失既如上说，违彼而忍功德云何？颂  
曰：

**忍招违前诸功德 忍感妙色善士喜**  
**善巧是理非理事 歿后转生人天中**  
**所造众罪皆当尽**

如上所说不忍之过失，与彼相违，当知即是安  
忍之功德。

故颂曰：

**了知异生与佛子 嗔恚过失忍功德**  
**永断不忍常修习 圣者所赞诸安忍**

嗔恚之过失如上已说，与上相违当知即安忍之  
功德，故当永断不忍，一切时中常修安忍也。

今当说安忍波罗蜜多之差别。颂曰：



### 纵回等觉大菩提 可得三轮仍世间

即使回向佛果，若见所修之忍，由谁修忍，于谁修忍三轮可得，此忍即名世间安忍波罗蜜多。

颂曰：

### 佛说若彼无所得 即是出世波罗蜜

如此地菩萨安忍波罗蜜多最极清净，如是亦得静虑等。颂曰：

### 此地佛子得禅通 及能遍尽诸贪嗔

### 彼亦常时能摧坏 世人所有诸贪欲

言禅定者，亦表等至无量等。如三地菩萨经云：“是菩萨住此发光地时，即离欲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住初禅。灭觉观，内净一心无觉无观，定生喜乐，住第二禅。离喜住舍，有念正知，身受乐，诸圣所说能舍有念受乐，住第三禅。断乐先除苦，忧喜灭，不苦不乐舍念清净，住第四禅。四无色等至者，谓超一切色想，灭有对想，不念种种想，入无边虚空，住虚空无边处。超一切虚空无边处，入无边识，住识无边处。超一切识无边处，入无少所有，住无所有处。超一切无所有处，入非有想非无想，住非有想非无想处。是名四无色等至。

四无量者，谓此菩萨心随于慈，广大无量不二。无怨无对，无障无恼，遍至一切处，尽法界虚空界，遍一切世间。住悲、喜、舍亦复如是。五种神通者，谓此菩萨得无量神通力，能动大地，以一身为多身，多身为一身，或隐或显。石壁山障所往无碍，犹如虚空。于虚空中跏趺而去同于飞鸟。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，身出烟焰如大火聚，复雨于水犹如大云，三千大千世界劫火炽然，其水能灭。日月在空有大威力而能以手扞摸摩触。其身自在乃至梵世，是为神足通。又此菩萨天耳清净过于人耳，悉闻人天若近若远所有音声，乃至蚊蚋虻蝇等声亦悉能闻，是为天耳通。又此菩萨以他心智如实而知他众生心，所谓有贪心如实知有贪心，离贪心如实知离贪心，有嗔心离嗔心，有痴心离痴心，有烦恼心无烦恼心，小心广心大心无量心，略心非略心，定心非定心，解脱心非解脱心，有过心非有过心，粗心如实知粗心，非粗心如实知非粗心。如是以他心智知众生心，是为他心通。又此菩萨念知无量宿命差别，所谓念知一生、念知二生、三生四生乃至十生、二十三十、乃至百生千生、无量百生、无量千生、无量百千生、成劫坏劫、成坏劫、无量成坏劫。我曾在某处，如

是名，如是姓，如是种族，如是饮食，如是寿命，如是久住，如是苦乐。我从彼死生于某处，从某处死生于此处。如是形状，如是相貌，如是言音，如是过去无量差别，皆能忆念，是为宿命通。又此菩萨天眼清净过于人眼，见诸众生生时死时，好色恶色，善趣恶趣，随业而去。若彼众生成就身恶行，成就语恶行，成就意恶行，诽谤圣贤，具足邪见，及邪见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必堕恶趣生地狱中。若彼众生成就身善行，成就语善行，成就意善行，不谤贤圣，具足正见，正见业因缘，身坏命终必生善趣诸天之中。菩萨天眼皆如实知。此菩萨于诸禅三昧、三摩钵底，能入能出，然不随其力受生，但随能满菩提分处，以志愿力而生其中。以此菩萨善巧方便修其心故。”如是当知此地菩萨成就禅定神通。

云何能尽世间贪嗔，及字亦摄能尽愚痴。如经云：“此菩萨观一切法不生不灭因缘而有，见缚先灭，一切欲缚色缚有缚无明缚，皆转微薄。是菩萨住此发光地，邪贪邪嗔及以邪痴，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所不能灭，于此地中，悉得断除。”如是当知此菩萨贪嗔痴烦恼，皆悉断除。

云何能坏世人之贪欲。如经云：“佛子，是名

菩萨第三发光明地。菩萨住此地多作三十三天王，能以方便令诸众生舍离贪欲。”如是当知此菩萨能摧坏世人所有贪欲也。

如是已说菩萨住第三地能得清净安忍波罗蜜多、禅定、无量、等至、神通，及断除贪等。今当宣说初三波罗蜜多之所依差别，资粮自性，成办何果。颂曰：

**如是施等三种法 善逝多为在家说  
彼等亦即福资粮 复是诸佛色身因**

虽诸菩萨皆是施等之所依，然有在家出家二类，故说差别。其中在家菩萨较易行施等三法，出家菩萨较易行精进静虑般若，然非不能修余行。成佛之因有二资粮，谓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。福德资粮即前三波罗蜜多，智慧资粮即静虑般若，精进是二种资粮之共因。福德资粮即佛百福庄严微妙色身之因，智慧资粮即无生相法身之因。

今由宣说所依等殊胜门，结说第三地菩萨。颂曰：

**发光佛子安住日 先除自身诸冥暗  
复欲摧灭众生暗 此地极利而不嗔**

发光地佛子如住日轮，自身所有能障碍生此地之无知冥暗，此地正生时即先除灭。复由欲摧灭他人障生第三地之暗，宣说此地行相。

由此菩萨已摧除能障功德之过失黑暗，光明极利如同日轮。然于犯过众生不生嗔恚，以于安忍善修习故，由大悲心润相续故。

## 第四菩提心焰慧地

今以精进波罗蜜多较布施持戒安忍波罗蜜多增胜门中，明第四发心。颂曰：

**功德皆随精进行 福慧二种资粮因  
何地精进最炽盛 彼即第四焰慧地**

若于善业心不勇悍，必不能修施等诸行，一切功德全不得生。若于前说施等功德勇悍修集，未得能得已得增长，故说精进为一切功德之因。精进为二种资粮之共因，如前已说。由自清净功德门，若于何地成就炽盛精进，则彼菩萨名第四焰慧地。

何故此地名曰焰慧？为显此名之理由。颂曰：

**此地佛子由勤修 菩提分法发慧焰  
较前赤光尤超胜**

此地菩萨，由修三十七品菩提分法，发正智火焰，较前所说赤金光明尤为超胜，故此菩萨地名曰焰慧。三十七品菩提分法，谓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。

其四念住，如经云：“佛子，菩萨住此焰慧地，观内身循身观，勤勇念知除世间贪忧。观外身循身

观，勤勇念知除世间贪忧。观内外身循身观，勤勇念知除世间贪忧。如是观内受、外受、内外受循受观。观内心、外心、内外心循心观。观内法、外法、内外法循法观，勤勇念知除世间贪忧。”

四正断如经云：“此菩萨，未生诸恶不善法，为不生故，欲生勤精进发心正断。已生诸恶不善法，为断故，欲生勤精进发心正断。未生诸善法，为生故，欲生勤精进发心正行。已生诸善法，为住不失故，修令增广故，欲生勤精进发心正行。”

四神足如经云：“此菩萨，修行欲定断行，成就神足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精进定、心定、观定断行，成就神足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”

五根如经云：“此菩萨，修行信根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”

五力谓能胜诸障品如前。

七菩提分如经云：“此菩萨，修行念觉分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择法觉分、精进觉分、喜觉分、轻安觉分、定觉分、舍觉分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”

八圣道分如经云：“此菩萨修行正见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修行正思惟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依止厌，依止离，依止灭，回向于舍。”

此地菩萨非但修行菩提分法。颂曰：

### 自见所属皆遍尽

此地菩萨，亦遍尽自见，如经云：“佛子，菩萨住此焰慧地，所有身见为首，我、人、众生、寿命、蕴界处，所起执著，出没思惟，观察治故，我所故，财物故，著处故，于如是等一切皆离。”



## 第五菩提心难胜地

今当宣说第五发心。颂曰：

**大士住于难胜地 一切诸魔莫能胜**

菩萨住第五地时，一切世界所有天魔尚不能胜，况魔眷属。是故此地名曰难胜。

又此菩萨，颂曰：

**静虑增胜极善知 善慧诸谛微妙性**

此于十种波罗蜜多中，静虑波罗蜜多最为增胜。善慧谓诸圣人，彼等之谛名善慧谛，即诸圣谛。性谓体性，微妙智所通达之性，名微妙性，即善了知善慧诸谛微妙体性。四圣谛谓苦集灭道。

设作是念：世尊唯说二谛，谓世俗谛与胜义谛，如《父子相见会》云：“世间智者于实法，不从他闻自然解，所谓世谛及胜义，离此更无第三法。”《中论》云：“诸佛依二谛，为众生说法，一谓世俗谛，二谓胜义谛。”离二谛外岂有四谛？

曰：虽然为显示所取所舍各有因果，故说四谛。所舍品谓杂染法，其果谓苦谛，因谓集谛。所取品谓清净法，其果谓灭谛，能证之因谓道谛。其中苦

集道谛，世俗谛摄，灭谛即胜义谛自性。如是虽说有余诸谛，如其所应，当知皆是二谛中摄。

问：离四谛外更说有余谛不？

曰：有。如菩萨第五地经云：“如实知此是苦圣谛，此是苦集圣谛，此是苦灭圣谛，此是苦灭道圣谛。善知世俗谛，善知胜义谛，善知相谛，善知差别谛，善知成立谛，善知事谛，善知生谛，善知尽无生智谛，善知入道智谛，善知一切菩萨地次第成就谛乃至善知如来智成就谛。此菩萨，随众生心乐令欢喜故知世俗谛，通达一实相故知胜义谛，觉法自相共相故知相谛，了诸法分位差别故知差别谛，善分别蕴界处故知成立谛，觉身心苦恼故知事谛，觉诸趣生相续故知生谛，一切热恼毕竟灭故知尽无生智谛，出生无二故知入道智谛，正觉一切行相故善知一切菩萨地次第成就乃至如来智成就谛。”

入中论卷一 终

## 入中论卷二

### 第六菩提心现前地

今当宣说第六发心。颂曰：

**现前住于正定心 正等觉法皆现前  
现见缘起真实性 由住般若得灭定**

由第五地已得清净静虑波罗蜜多，故第六地菩萨，住胜定心见甚深缘起实性。以清净般若波罗蜜多乃得灭定，前不能得，以未得增上慧故。唯成就增胜施等波罗蜜多未能得灭定也。

由知法性如影像故，第五地中见道谛故，现前趣证诸佛法故，此地名现前地。

此显诸余功德资粮，要依般若波罗蜜多。颂曰：

**如有目者能引导 无量盲人到止境  
如是智慧能摄取 无眼功德趣圣果**

如一有目士夫，能引导一切盲人到欲往之处。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能见正道非正道为性故，亦能摄取诸余波罗蜜多功德安立如来普光明地。

问：前说“现见缘起真实性，由住般若得灭定。”菩萨云何见缘起之真实性？

答：彼缘起实性非吾辈无明厚翳障蔽慧眼者之境界，唯是六地菩萨以上之境，故此不应问吾等，应问已涂善见空性安膳那药除无明翳成就慧眼之诸佛菩萨。

问：《般若经》与《十地经》等，岂不明说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，见缘起性乎？故但当随彼圣教而说。

答：圣教密意亦难解，吾辈自力，虽依圣教亦不能宣说真实。然堪为定量之大士所造诸论，则能无倒解释经意，要依彼论乃能了解圣教密意。颂曰：

**如彼通达甚深法 依于经教及正理  
如是龙猛诸论中 随所安立今当说**

如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，如实现见诸法实性，如是龙猛菩萨无倒了解诸经义已，亦于《中论》中依圣教正理，如实显示诸法实性谓无自性。我今唯依龙猛教理所说诸法实性，而正宣说。

问：如何得知龙猛菩萨无倒解释经义？

答：由教证知。如《楞伽经》云：“南方碑达国，有吉祥苾刍，其名呼曰龙，能破有无边，于世

宏我教，善说无上乘，证得欢喜地，往生极乐国。”  
 《大云经》云：“阿难陀，此离车子一切有情乐见童子，于我灭度后满四百年，转为苾刍其名曰龙，广宏我教法，后于极净光世界成佛，号智生光如来应正等觉。”故此菩萨定能无倒解释经义。

如实宣说缘起诸论，唯应为夙植空性种子者说，不可为余人说。以彼闻空性，转起邪执，得大非义故。有一类异生由不善巧，诽谤空性而堕恶趣。或有一类，由误解空性为毕竟无，谤一切法，增长邪见。是故说者，当善了知闻者之信解差别，而为说空性正见也。

问：既难决定为何种机可说空性，于何种人不可说空性，云何可知所应说耶？

答：由外相状即能了知。颂曰：

若异生位闻空性	内心数数发欢喜
由喜引生泪流注	周身毛孔自动竖
彼身已有佛慧种	是可宣说真性器
当为彼说胜义谛	其胜义相如下说

为如是闻者，勤说真实义，非空无果。颂曰：

**彼器随生诸功德 常能正受住净戒  
勤行布施修悲心 并修安忍为度生  
善根回向大菩提 复能恭敬诸菩萨**

又彼闻者，非但不倒执空性引生无义，且由听闻空性正见引生功德，彼闻空性见，如获宝藏令不失坏。

彼作是念：我若犯戒，必因此缘而堕恶趣，致空性见为之间断，故常受戒守护不犯。又作是念：我纵能持戒生诸善趣，倘生贫家，恒须追求饮食衣服医药资生之具，则听闻空性皆将间断，故恒修布施。复作是念：要以大悲摄持空见方能引生佛果，故恒修大悲。复作是念：嗔恚能堕恶趣，能令颜色丑恶，缘此令诸圣者不生欢喜，故恒修安忍。又见持戒等善根若不回向一切种智，则非成佛之因，不能恒感无量果，故持善根为度众生回向菩提。又见余人，不能如诸菩萨宣说缘起性，故于菩萨生极敬重心。

如是常恒无间修集善资粮已。颂曰：

**善巧深广诸士夫 渐次当得极喜地  
求彼者应闻此道**

求彼谓求得极喜地。此指下文所说，诸法真实性。

且如经说，《十地经》云：“佛子，菩萨摩訶萨，已具足第五地，欲入第六现前地，当观诸法十种平等性。何等为十？谓一切法无相故平等性，一切法无体故平等性，无生故，无起故，远离故，本来清净故，无戏论故，无取无舍故平等性，一切法如幻、如梦、如影、如响、如水中月、如镜中像、如化事故平等性，一切法有无不二故平等性。菩萨如是善通达一切法自性，得明利随顺忍，得入菩萨第六现前地。”此以正理成立诸法无生平等性，则余平等性亦易可知，故圣者于《中论》初云：“非自非从他，非共非无因，诸法随于何，其生终非有。”终谓毕竟，随于何之“于”，表所依时、处、宗派。“诸”是能依表内外诸法。应如是配释：“内外诸法于任何时处宗派，自生决定非有。”此中非字但与成立有之自生相连，不与有相连，破有义亦成立故。余三宗亦应如是配释。如是四宗本论成立。颂曰：

**彼非彼生岂从他 亦非共生宁无因**

不自生之义，此云彼非彼生，余三亦应如是知。

云何知不自生。颂曰：

**彼从彼生无少德**

彼谓有生作用正生之芽，从彼谓从正生之自体，故芽之自体非从芽之自体生，即是此宗之义。自体已有，再从已有之芽体出生，毫无增上功德，前已有故。

此自生宗亦违正理。颂曰：

**生已复生不应理 若计生已复生者  
此应不得生芽等**

若计种子生已复更生者，则以何事遮彼种生而令生芽，彼种子复生既无障碍，则芽苗茎等于此世间应皆不得生也。

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**尽生死际唯种生**

理如前说。

设作是念：由水、时等能生芽之助缘，令种子变坏令芽生起，芽与种子同时安住成相违故，是种灭芽生，故无上说之过。又种子与芽非异，亦非不



从自生。

此不应理。颂曰：

**云何彼能坏于彼**

种子与芽无异故，芽坏种子不应道理，如自体性。

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**异于种因芽形显 味力成熟汝应无**

形谓长圆等，显谓青黄等，味谓酸甘等，力谓势力差别。如身略近痔药便能疗痔疾，及手持神药便能腾空。成熟谓物转变差别，如荦茈等，味转甘美。若种芽无异，则如种子性中所有，应更无异形等事。然实有异事可得，如从蒜种子生水茎等芽，故说不异，不应道理。

若作是念：舍种子位，转得异位，即是种子转变成芽。

此亦非理。颂曰：

**若舍前性成余性 云何说彼即此性**

彼意谓性无异，今以此计，则芽之无异性决定非有，故性无异之宗便不得成。若谓种芽形等虽异而物无别，亦不应理，离形等外无别物故。

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**若汝种芽许非异 芽应如种不可取  
或一性故种如芽 种亦可取不应许**

如于芽位种子体性不可取，则芽体性亦应不可取，以离种子无异性故，如种子性。或如芽可取，种亦应可取，以离芽等无异性故，如芽性。欲离上说之过，故不应许种芽无异。

自命通达真实而计执自生之邪宗已破，今显未学邪宗之世间名言中，计有自生亦不应理。颂曰：

**因灭犹见异果故 世亦不许彼是一**

种子因已灭，犹有芽果可见，故世间亦未见种芽无异。若是一者，因不见时，果亦应不可见，然实可见，故彼等非全无异也。

由此自生于真俗二品，皆违正理。颂曰：

**故计诸法从自生 真实世间俱非理**

故阿遮利耶未加简别，直云非自生而破之。有简别云：“诸法胜义非自生，有故，如有情。”所加胜义简别诚为无用。

计自生复有余过失。颂曰：

**若计自生能所生 业与作者皆应一  
非一故勿许自生 以犯广说诸过故**

《中论》云：“因果是一者，是事终不然，若因果是一，生及所生一。”一性非有，父子、眼与眼识皆应一故。《中论》云：“若燃是可燃，作作者则一。”以是若怖所说众过，欲求无倒通达二谛，不应许诸法自生也。

诸法决定不自生，故自生宗非理。然云：“岂从他？”则不应理。以诸经说，从他四缘，所谓因缘、所缘缘、无间缘、增上缘而生诸法，虽非所欲，亦须许他生也。有说：因缘是五因性除能作因；凡所缘事即所缘缘，谓六识所缘一切法皆所缘缘；除入无余依涅槃心，其余一切心心所法皆无间缘；能作因即增上缘。有说：“能生者谓因。”依此体相，若此法是种子性能生彼法，此法即彼法之因缘。如年老人依杖乃起，正生心心所法要依如杖之所缘乃生彼法即所缘缘，是正生法之所依也。因灭无间即果之无间缘，如种灭无间为芽之等无间缘。若有此法彼法乃生，此法即彼法之增上缘。又有余缘，若俱生，若后生等，皆此中摄。由大自在天等非是缘

故，当知更无第五缘。

此他生义不能成立，违教理故。今说违理过。

颂曰：

**若谓依他有他生 火焰亦应生黑暗**

以是他故。然此非可见事，故此非有。如《中论》云：“因果是异者，是事亦不然，若因果是异，因则同非因。”

复有过失，颂曰：

**又应一切生一切**

应从一切是因非因，生一切是果非果之法。

何以故？颂曰：

**诸非能生他性同**

如能生之稻种，是自果稻芽之他性。诸非能生之火、炭、麦种等，亦是他性。稻芽既从他性之稻种而生，亦应从火炭、麦种等而生。又如稻芽既从他稻种而生，则瓶衣等法亦应从彼生，然无是事。

他释难云：因果二法虽是他性，然非一切出生一切，现见决定故。颂曰：

**由他所作定谓果 虽他能生亦是因**

### 从一相续能生生 稻芽非从麦种等

若法为他法所作，定说此法是他法之果。若法能生此果，虽是他性亦是此法之因。以是唯特殊之他乃是因果法，非凡他性皆是因果。要从一相续摄及能生者，乃生果法。若相续异如麦种等，或虽是一相续摄而非能生者，如前刹那不从后刹那生。故非从一切而生一切也。

此不应理。且问说因果者曰：汝说唯稻种子是稻芽因，余非彼因，唯有稻芽是稻种果，余非彼果。由何因缘决定如是？若谓见其决定故，更当问曰：何故见其决定如是？若但说云：由见其决定故说见其决定，不能说明见其决定之理由，则不能救前说众过。

复次，共知他性遍通一切，都无差别，即此亦能违害他宗。颂曰：

**如甄叔迦麦莲等 不生稻芽不具力  
非一相续非同类 稻种亦非是他故**

如麦种、莲子、甄叔迦花等，以是他故，不许能生稻芽，不具能生稻芽之力，非一相续所摄，非是同类。如是稻种亦应不具足所说之差别，以是他故。

如是已破他生之他，今当宣说因果之他非有。

颂曰：

**芽种既非同时有 无他云何种是他  
芽从种生终不成 故当弃舍他生宗**

如现有弥勒与邬波笈多，互相观待乃见为异。然种子与芽非同时可见，种子未变坏定无芽故，与种同时既无有芽，故种上无离芽之他性，若无他性，则说芽从他生决定非理，故当弃舍他生之宗也。《中论》云：“如诸法自性，不在诸缘中，以无自性故，他性亦复无。”此言诸缘，谓若因，若缘，若因缘和合，若不和合，具自性未坏，必无果性，尚未生故。若无果性，则诸缘中定无他性，由有此法表有彼法，是第七啮声。若许缘是所依，果性于缘中如枣在盘，然此非有。若彼中无此，则此不从彼生，如沙中无油。《中论》云：“若谓缘无果，而从缘中出，是果何不从，非缘中而出。”彼所依义，阿遮利耶此颂已善辨讫，故不再述。

外曰：上说芽种非同时有，不应道理。种子正灭即有芽生，如秤两头，低昂同时，何时种灭，尔时芽生，种灭芽生二者同时，故种与芽亦同时有，

以有他性，无上过失。颂曰：

**犹如现见秤两头 低昂之时非不等  
所生能生事亦尔**

虽作是计。颂曰：

**设是同时此非有**

若以秤喻，便计能生所生二法之生灭同时者，不应道理。秤之低昂虽是同时，然所表法非同时有，故不应理也。

如何非有？颂曰：

**正生趣生故非有 正灭谓有趣于灭  
此二如何与秤同**

正生谓趣向于生故是未来，正灭谓趣向于灭故是现在。故未有未生者乃生，已有现在者乃灭，此云何能与秤相等，秤之两头俱是现在，故低昂作用同时有，种子与芽一是现在一是未来，非同时有故此与秤不同。

设作是念：法虽非同时，然彼法之作用是同时有。此亦不然，不许彼作用异彼法故。

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**此生无作亦非理**

生作用之作者谓芽，彼芽尚在将来故非有。彼所依既非有，此能依亦必非有。生既非有，如何能与灭同时耶？故说作用同时不应道理。《中论》云：“若有未生法，说言有生者，此法若无有，云何能有生。”若说芽等未生法于生前先有乃可生者，然于生前不能安立少法为有，以未生故。若生作用所依之法，于生前非有，云何能有生也？此字指法差别，法字第七啞声。无有亦是法差别，云何与生相连。谓若无此法，云何能生，应全不生也。

若谓《稻秆经》云：“如秤低昂之理，若何刹那种子谢灭，即彼刹那有芽生起。”岂非以秤为喻耶？

曰：虽举是喻，然非说他生，亦非说自相生，是为显示同时缘起，无诸分别，如幻事故。如云：“种若灭不灭，芽生均非有，故佛说法生，一切如幻事。”

有作是说：若种与芽非同时有，无他性故他生非理，若同时有即有他性故有他生。如眼识与俱有受等，如眼色等与受等俱有，唯是同时乃生眼识。如是眼等与心，亦唯同时者，乃是受等之缘。



此定非有。颂曰：

**眼识若离同时因 眼等想等而是他  
已有重生有何用 若谓无彼过已说**

若许眼等想等诸同时法，是现在眼识之缘者，此已有眼识待彼眼等虽成他性，然已有者重生全无少用，故生非有。若欲避无所生之过，不许彼已有者，则眼识非有故，眼识非他。此过已说。以是计他生者，纵使有他则生非有，以无生故，二者俱无。纵使有生，则他非有以无他故二者亦无。故一切种无有他义，他义空故唯留他名。是故此执不应道理。

今明因果中无观待因义。颂曰：

**生他所生能生因 为生有无二俱非  
有何用生无何益 二俱俱非均无用**

且能生因，生已有之所生者，决定非有。前云：“生已复生亦非理。”等已出过故，诸缘于彼全无少用。若谓所生非有者，彼诸能生亦复何益？彼如兔角毕竟无故。《四百论》云：“若许已有果，及计尚无果，柱等庄饰屋，此义应非有。”《中论》云：“若果定有性，因为何所生，若果定无性，因为何所生。因不生果者，则无有因相，若无有因相，谁

能有是果。”若二俱者，因有何用，俱犯上说二过故。二俱法即是二相，二相所有者二俱即有。由有无性于同时一法上亦定非有，故彼性之法非有，彼非有故，诸能生缘于彼何用。《中论》云：“有无二事共，云何是涅槃，是二不同处，如明暗不俱。”又云：“作者定不定，不能作二业，有无相违故，一处则无二。”若谓俱离二边，其果非有非无，彼俱离二边之果，缘有何用？以俱离有无二性之果定非有故。亦有亦无既非有，则云非有非无而遮有无，亦无少许别法。若有无俱非有，则亦无非有非无也。《中论》云：“分别非有无，如是名涅槃，若有无成者，非有非无成。”

外曰：前为成立他生所说诸理，如干薪上注以酥油，被汝之慧火焚烧殆尽，能使汝慧火炽然之理薪，前已足矣。然他生是世间已成之义，不须再用正理成立，世间现见最有力故。颂曰：

**世住自见许为量 此中何用说道理**  
**他从他生亦世知 故有他生何用理**

一切世人唯住自见，既是唯见他生，此最有力。其要安立正理者，唯是不现见法，非现见法。以是

虽无正理，已成诸法唯是他生。

此乃未能无倒了达论义，复因无始以来法执习气成熟，骤闻舍离法执亲友深生不忍，遂谓世间违害。若不广说世间道理，不能除彼世间违害之难。为明世间违害境之差别，先说二谛建立，颂曰：

**由于诸法见真妄 故得诸法二种体  
说见真境即真谛 所见虚妄名俗谛**

诸佛世尊无倒证知二谛体性，宣说行思与芽等内外诸法之体性有二：谓世俗与胜义。胜义谓现见真胜义智所得之体性，此是一体，然非自性有。世俗谓诸异生为无明翳障蔽慧眼，由彼妄见之力所得体性。然非如异生所见自性，即实有彼自性。故一切法有此二种体性可得。此二体性，其见真智之境，即是真胜义谛。此体性下当广说。见妄识之境，即世俗谛。

如是已建立二谛。今明见虚妄中，复有见正倒二类，故彼所取境与能取识皆有二类。颂曰：

**妄见亦许有二种 谓明利根有患根  
有患诸根所生识 待善根识许为倒**

明利根谓无眩翳未害黄眼等症，及如是无倒而取外境。有患根谓与上相违。有患诸根之识，观待无患善根诸识，许为颠倒识。

如此诸识颠不颠倒分为二类，其境亦尔。颂曰：

**无患六根所取义 即是世间之所知  
唯由世间立为实 余即世间立为倒**

如眩翳黄眼等症，食商陆药等，是为内身能坏诸根之因缘。如窥油、水、明镜、空谷、歌声、日光与特殊时处现前等，是为外界能坏诸根之因缘。若有此缘，即使无内身坏根诸缘，亦见影像、谷响、阳焰水等。幻师所诵咒所配药当知亦尔。即此咒药，及邪教，似因等，亦能坏意根。梦等建立下当广说。以是诸根若无上说障缘，则六根所取义，皆是世间所通达，观待世间说名真实，非观待圣者。其影像等有患诸根所见之境，即观待世间亦是颠倒。

今以譬喻显所说义。颂曰：

**无知睡扰诸外道 如彼所计自性等  
及计幻事阳焰等 此于世间亦非有**

此诸外道自命为悟入真实者，彼于牧童妇女共

知之诸法生灭等，尚不能无倒正解，而欲超出世间。如攀树者已放前枝未握后枝，堕坠恶见深涧之中，永离二谛必不得果。故彼所计三德等性，于世间世俗亦皆非有。

故此又曰：

**如有翳眼所缘事 不能害于无翳识**  
**如是诸离净智识 非能害于无垢慧**

前破他生，非唯住世间见而破，亦许是圣者所见也。若破生时约圣见为简别彼境无有世间违害。如眩翳人见有毛轮等性，于无翳识不以为害。如是乏无漏智之异生识，于无漏见亦无违害，故彼敌者实为智者之所窃笑。

如是由胜义世俗二谛差别，已说诸法有二体性。今当别说世间世俗谛，颂曰：

**痴障性故名世俗 假法由彼现为谛**  
**能仁说名世俗谛 所有假法唯世俗**

由具无明愚痴，令诸众生不见诸法实性，于诸法无自性增益为有，以障蔽见实性为体，名为世俗。由此世俗，令诸法现为实有，无自性者现有自性，

以于世间颠倒世俗之前，为谛实故，名世间世俗谛。此即缘起假法也。如影像、谷响等少分缘起法，虽具无明者亦见其虚妄。如青等色法及心受等少法则现为实有。诸法实性，则具无明者毕竟不见。故此实性与世俗中见为虚妄者，非世俗谛。此色心等由有支所摄染污无明增上之力，安立世俗谛。若已断染污无明，已见诸行如影像等声闻、独觉、菩萨之前，唯是假法全无谛实，以无实执故。故此唯诳愚夫，于余圣者则如幻事是缘起性见唯世俗。此于无相行圣者不现，于有相行圣者乃现，以彼犹有所障碍相无明现行故。诸佛世尊心心所法毕竟不行于一切法现等觉故。以是世尊说世俗谛及唯世俗。其中异生所见胜义，即有相行圣者所见唯世俗法，其自性空即圣者之胜义。诸佛之胜义乃真自性，由此无欺诳故是胜义谛，此唯诸佛各别内证。世俗谛法有欺诳故非胜义谛。

如是已说世俗谛，今当说胜义谛。然胜义谛非言说境故，非分别境故，不能直接显示，当以闻者自能领解之譬喻明彼体性。颂曰：

**如眩翳力所遍计 见毛发等颠倒性**

### 净眼所见彼体性 乃是实体此亦尔

如眩翳人由眩翳力，见自手所持器皿中有毛发等相，为除彼故遂将彼器数数倾覆，此时诸无翳人行至其前，用目审视彼毛发处，毛发等相都无可得，更不分别彼毛发为有事无事，是发非发，及青色等差别。若有翳人述自心意，告无翳者曰：见有毛发。尔时若为除彼分别，告有翳人曰：此中无发。然此说者无损减过，毛发之真实义是无翳人所见实非有也。如是患无明翳者，不见真实义而见蕴界处等自性，此是诸法世俗性。即此蕴等，诸佛世尊永离无明习气者所见自性，如无翳人不见毛发，此即诸法真胜义谛。

设作是念：如是行相之自性岂非无可见，诸佛如何见彼性耶？

曰：实尔！然即无可见名之曰见。《入二谛经》云：“天子，若胜义中真胜义谛是身语意所行境性者，则彼不入胜义谛数，成世俗谛性。天子，于胜义中真胜义谛，超出一切言说，无有差别，不生不灭，离于能说所说，能知所知。天子，真胜义谛，超过具一切胜相一切智境，非如所言真胜义谛。一切诸法皆是虚妄欺诳之法。天子，真胜义谛不能显

示。何以故？以一切能说、所说、为谁说等法，于胜义中皆是无生。诸无生法不能宣说无生之法。”

是故缘真实义之智，全无有性、无性，自性、他性，实、非实，常、断，常、无常，苦、乐，净、不净，我、无我，空、不空，能相、所相，一性、异性，生、灭等差别。以彼自性不可得故。如是思择真实义时，唯诸圣者方是正量，异生则非。

若举世间妨难者，观真实义时亦许世间知见是正量者，颂曰：

**若许世间是正量 世见真实圣何为  
所修圣道复何用 愚人为量亦非理**

既许世间是正量，此量现见真实义故，应许已断无明。故许愚人为正量不应道理。若人有缘何法之无知，此人于彼法即非正量，如不识实者观宝珠等。若眼识等已现见真实义，则为求证圣道故勤修净戒闻思修等应空无果。

此亦不尔。颂曰：

**世间一切非正量 故真实时无世难**

由前道理，于观真实义时，世间一切非是正量，故无世间妨难。



若尔，何境有世间妨难？颂曰：

**若以世许除世义 即说彼为世妨难**

如有人云：我物被劫。

余人问曰：为是何物？

告曰：是瓶。

他若破曰：瓶非是物，是所量故，如梦中瓶。

以世间共许事破除世间义。如是等境即有世间妨难。若时安住圣人知见，以善丈夫而为定量，则无世间妨难。智者当以此理观诸余事。

如是已依世间许有他生释世间妨难。今当更说世间亦无他生，故住彼见破他生，亦无世间妨难。

颂曰：

**世间仅殖少种子 便谓此儿是我生**

**亦觉此树是我栽 故世亦无从他生**

如指一有男相者云：此儿是我生。非将如是相者，从自身出纳入母腹，唯是殖彼不净种子。由此仅殖彼因，便云自生儿。故世间亦不许种子与儿为他。若是他者，应如他补特伽罗，不可说为吾子矣。种子与树如是应知。

由此所说道理，显示缘起无常断过。颂曰：

**由芽非离种为他 故于芽时种无坏  
由其非有一性故 芽时不可云有种**

若芽是离种他者，则有芽时种亦可间断。如有青牛，黄牛死非不间断，及有异生，圣人非不涅槃也。以无他性故，如芽体性种亦不断，故离断失。由无一性故，非种子即芽，破种子不灭，故离常失。如经云：“有种芽亦尔，非种即成芽，非异亦非一，法性非断常。”言有种者，谓若有种子。

问：亦应有芽生，且非离种别生。

曰：非种即成芽。

何故非种子即芽耶？

曰：非异亦非一。由一性异性俱非有故，若异非异皆不应理。由其双破二边，即明法性非常非断也。

当知此中真实义，谓若种子与芽少有自性，则彼二法或是一性或是异性。若时彼等如梦中所见之种芽全无自性，况云一性异性。前经更说此义云：

“诸行无明缘，行非真实有，行无明俱空，自性离动摇。”《中论》亦云：“若法从缘生，非即彼缘性，亦非异缘性，故非断非常。”

所云全无少法自性由因缘生，决定应许此义。  
若不尔者，颂曰：

**若谓自相依缘生 谤彼即坏诸法故  
空性应是坏法因 然此非理故无性**

若谓色受等法各有自相自性自体，是由因缘生故，则修观行者见诸法性空，了达一切法皆无自性时，应是毁谤生之自性而证空性。如锤是击毁瓶等之因，如是空性亦应是毁谤诸法自性之因。然实不应理，故一切时不应许诸法有自相生也。如《宝积经》云：“复次迦叶，中道正观诸法者，不以空性令诸法空，但法性自空。不以无相令诸法无相，但法性自无相。不以无愿令诸法无愿，但法性自无愿。不以无作令诸法无作，但法性自无作。不以无生令诸法无生，但法性自无生。不以无起令诸法无起，但法性自无起。”如是广说。

有许依他起有自性，依他起之空性以无能取所取为相，如无常性等不可说为一性异性，若如彼意，则当说唯以空性令诸法空，非自性空。《四百论》云：“愿我得涅槃，非不空观空，以佛说邪见，不能得涅槃。”《中论》亦云：“大圣说空法，为离诸见故，若复见有空，诸佛所不化。”

问：以无胜义生故虽破自他生，然色受等法是现比二量所得，应许彼等之自性是从他生。若不许尔，如何说有二谛，应唯一谛，故定有他生。

答：此实如是，于胜义中非有二谛。经云：“诸苾刍，胜谛唯一，谓涅槃不欺诳法。一切诸行皆是虚妄欺诳之法。”

以世俗谛，是悟入胜义谛之方便故，不应观察自生他生，应如世间规律而许。颂曰：

**设若观察此诸法 离真实性不可得  
是故不应妄观察 世间所有名言谛**

谓若观察此色受等法，为从自生？为从他生？离胜义不生不灭之性外，别无其余生等可得，故当不观自他生等，唯如世人所见，由此有故彼法生等，是令世人悟入之门，故当受许。如圣天云：“如于蔑戾车，余言不能化，如是世未知，不能教世间。”《中论》亦云：“若不依俗谛，不得第一义，不得第一义，则不得涅槃。”

若妄观察世间名言皆当失坏。如经云：“喻如依木弦，及合手动作，便从琵琶等，而发妙音声。若有聪智者，观声何来去，遍观诸方隅，来去不可得。如是从因缘，出生一切行，正见修行者，见行

空不动，蕴处及诸界，内空外亦空，有性空无住，法相虚空性。”如是广说。

若见如是断除一切实执之法，其贪著名言谛者，惊惶失措，谓诸法实体染净之因定当有生。虽如是说，唯存空言。何以故？颂曰：

**于真性时以何理 观自他生皆非理  
彼观名言亦非理 汝所计生由何成**

如以观胜义时所说正理，观自生他生皆不应理。如是于名言中由自性生亦不应理。汝所计之诸法生，由何成立？故自相生于二谛中俱非是有。汝虽不欲，亦定当受许也。

有作是说：龙猛菩萨说不自生等，唯是破遍计执自性，非破依他起自性。彼等之意，无因不成，故彼说者，唯应诘难。

若二谛中俱无自性生，云何世间见有有性耶？  
颂曰：

**如影像等法本空 观待缘合非不有  
于彼本空影像等 亦起见彼行相识  
如是一切法虽空 从空性中亦得生**

一切法谓不异因果而住。若知影像无自性之因果建立，谁有智者，由见有色受等不异因果诸法，而定执为有自性耶？故虽见为有，亦无自性生。如经云：“如于明镜中，现无性影像，大树汝当知，诸法亦如是。”

以是之故，颂曰：

### 二谛俱无自性故 彼等非断亦非常

由一切法如同影像自性空故，于胜义世俗二谛之中俱无自性，非断非常。如《中论》云：“若法有定性，非无则是常，先有而今无，是则为断灭。”又云：“若有所受法，即堕于断常，当知所受法，为常为无常。”又云：“如世尊神通，所作变化人，如是变化人，复变作化人。如初变化人，是名为作者，变化人所化，是则名为业。烦恼业及身，作者与果报，皆如寻香城，如阳焰及梦。”以如幻喻，明从无自性生无自性。

如是于二谛中俱无自性，非但远离常断二见，即业灭已经极久时，与诸业果报仍相系属。虽不别计阿赖耶识，内心相续，不失坏法，及以得等，亦

极应理。所以者何？颂曰：

**由业非以自性灭 故无赖耶亦能生  
有业虽灭经久时 当知犹能生自果**

从已灭业如何生果，为答此问，如有一类欲安立已灭业之功能故，或计阿赖耶识，或计余不失法如同债券，或计得法，或计业习气所熏内识相续。若如中观，业自性不生，故亦无灭。从不灭生果非不可有，故诸业不坏，业果关系极为应理。如《中论》云：“诸业本不生，以无定性故，诸业亦不失，以其不生故。”如经亦云：“人寿量百年，说活尔许时，然年无可集，此行亦如是。我或说无尽，或时说有尽，依空说无尽，名言说有尽。”

当以譬喻重明彼义。颂曰：

**如见梦中所缘境 愚夫觉后犹生贪  
如是业灭无自性 从彼亦能有果生**

如《转有经》云：“大王当知，譬如男子于睡梦中见与美女共为稠密，既睡觉已忆彼美女。大王，于意云何？若此男子梦与美女共为稠密，既睡觉已忆彼美女，可说此人为有智否？王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世尊！由彼梦中美女非有，不可得故，况

能与彼共行稠密，唯由彼人徒自劳苦。佛言：大王，如是愚痴寡闻凡夫，眼见色时，心生喜乐，便起执著谓色实有。起执著已随生染爱，起染爱故随贪嗔痴，发身语意造作诸业。然此诸业作已即灭，灭已不依东方而住。”乃至“不依四维上下。”

又云：“后临终时，同分业尽，意识将灭，所作之业皆悉现前。譬如男子从睡觉已，忆念梦中所见美女影像现前。大王，如是最后识灭，生分所摄最初识生，或生天上。”乃至“或生饿鬼。”

又云：“大王，其最初识灭已无间，彼同类心相续生起分明领受所感异熟。大王，曾无有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，然有死生业果可得。大王当知，最后识灭名之为死，最初识起名之为生。大王，最后识灭无有去处，生分所摄最初识生无所从来，所以者何？本性离故。大王，最后识由最后识空，死由死空，业由业空，最初识由最初识空，生由生空，而彼诸业不曾散失。”

设作是念：若由自性不生不灭，能感异熟者。如不灭故能感异熟，如是已感异熟者，亦应更感异熟。以业不灭故。若已感异熟者更感异熟，应成无穷。



曰：不尔。颂曰：

**如境虽俱非有性 有翳唯见毛发相  
而非见为余物相 当知已熟不更熟**

譬如境俱非有，然有翳者，唯见非有之毛发等相，而不见为兔角石女儿等余物相。业亦如是，虽俱不自性灭，然异熟决定。

又此譬非但明诸业决定，且能成立异熟决定，  
颂曰：

**故见苦果由黑业 乐果唯从善业生  
无善恶慧得解脱 亦遮思惟诸业果**

善不善业虽皆无自性，然如有翳，唯见毛发等。故可爱异熟，非不善生，不可爱者，非从善生。善不善业俱不得者，当得解脱。是故世尊，恐诸凡夫以理观察，毁谤业果坏世俗谛。故云：“诸业异熟果不可思议。”遮止思维业果。

若能如是建立诸业果，则《楞伽经》等说有阿赖耶识，为无边诸法功能差别所依，名一切种，如大海水起诸波浪，是一切法生起之因，岂彼一切都无生耶？

曰：不尔，须如彼说乃得调伏者，始说彼有故。随一切法体性转故，当知唯说空性名阿赖耶识。非但说有阿赖耶识，亦曾说有补特伽罗，于须说彼乃调伏之众生，即说有彼而摄受故。如经云：“诸苾刍！五蕴即重担，荷重担者谓补特伽罗。”又对一类说唯有诸蕴。如经云：“谓心意识，长夜熏修信戒等德，后生天趣。”此等一切皆是密意增上而说。

此中为谁密意而说？颂曰：

**说有赖耶数取趣 及说唯有此诸蕴  
此是为彼不能了 如上甚深义者说**

若诸众生，由其长夜习外道见，不能悟入甚深法性。闻说法性，深生怖畏，谓我全无，我当断灭，便于佛教起险处想，背弃正法失大义利。最初为说阿赖耶识等，令其先除外道邪见，导入大义，后由无倒了达经义，自能放舍阿赖耶等。故唯功德，全无过失。如圣天云：“若乐何何事，先观彼彼法，倘令已退失，便非正法器。”

为令入故，非但先说阿赖耶识等。颂曰：

**如佛虽离萨迦见 亦尝说我及我所  
如是诸法无自性 不了义经亦说有**

如佛已断一切萨迦耶见，我我所执虽已断讫，然由说我我所是令世人了解之方便，故薄伽梵亦曾说言我及我所。如是诸法虽无自性，然说有性是令世人了悟之方便，故亦说有。如东山住部，随顺颂云：“若世间导师，不顺世间转，佛及佛法性，谁亦不能知。虽许蕴处界，同属一体性，然说有三界，是顺世间转。无名诸法性，以不思議名，为诸有情说，是顺世间转。由入佛本性，无事此亦无，然佛说无事，是顺世间转。不见义无义，然说法中尊，说灭及胜义，是顺世间转。不灭亦不生，与法界平等，然说有烧劫，是顺世间转。虽于三世中，不得有情性，然说有情界，是顺世间转。”如是广说。

入中论卷二 终

## 入中论卷三

如是诸唯识师，于上述中观宗心不忍可，欲明  
随自分别所立宗义。颂曰：

**不见能取离所取 通达三有唯是识**  
**故此菩萨住般若 通达唯识真实性**

住谓安住。言住般若，谓安住于慧。由彼慧是  
此所有，故云住慧，即修行般若也。言此菩萨，住  
现前地。由何而能不妄增益无倒通达证真实义，谓  
由通达无外色故，诸心心所唯缘起性，名通达唯识  
真实性。又此如何通达唯识真实性耶？故曰：“不  
见能取离所取，通达三有唯是识。”谓此菩萨，以  
此所说正理，观察内心，由无所取，亦不见有能取，  
长时修习三有唯识。由是修习，乃能内证不可说之  
唯事，以此渐次，能通达唯识真实性。

若唯有识，都无外境，云何得生带彼行相之唯  
识耶？颂曰：

**犹如因风鼓大海 便有无量波涛生**  
**从一切种阿赖耶 以自功能生唯识**  
譬如波涛所依大海，因风鼓荡为缘，如睡眠之

波涛，即便竞起奔驰不息。如是此中诸识无始辗转传来，由二取执著习气成熟时所得自体。此正灭时，于阿赖耶识中熏成习气差别，为生将来顺自行相余识之因，此因渐遇成熟之缘，即得成熟，从此生起不净依他起性。凡夫于此分别执为能取所取，实无离识少分所取。如计以大自在天等为因者云：“蛛为蛛网因，水晶水亦尔，根为枝末本，此是众生因。”说大自在天等为众生之作者，如是说有阿赖耶识者，亦说阿赖耶识为一切法之种子依，名一切种。唯大自在是常，阿赖耶识无常，是其差别。

又谓圣教建立有如是义。颂曰：

**是故依他起自性 是假有法所依因  
无外所取而生起 实有及非戏论境**

定应许此依他起性，以是一切分别网所依故。如依于绳，误以为蛇，不观待绳则不应理。以地等为缘误以为瓶，不观待地等，于虚空中不生彼心。此中既无外境，以何为缘而生青等分别，故定当许依他起性为生分别之因。以是一切染净因故。如是即名善取空性，谓由于此彼无所有，即由彼故正观为空。复由于此余实是有，即由余故如实知有，是

为无倒悟入空性。此复非以一切戏论之境而为自性，以诸言说唯取假相故。凡有言说，即不能诠实事也。总此依他起性三相安立，谓无所知，唯从自内习气而生，是有自性，非戏论境。其为假有法之因义，以是有自性即能成立，故不异彼三也。

今当问彼。颂曰：

**无外境心有何喻 若答如梦当思择**

于此当正观察，若谓如人眠于极小房中，梦见房中有狂象群，此必非有。故虽无外境，定当许有此识。

为显此答，全无心要，责当思择。如何思择？

颂曰：

**若时我说梦无心 尔时汝喻即非有**

其见狂象群行相之心，吾等亦说如境非有，以不生故。若无心者，则无二宗极成之喻，故无离外境之内识也。

设作是念：若无彼错乱识，则醒觉后不应忆念梦所领受。

此亦非理。颂曰：

**若以觉时忆念梦 证有意者境亦尔**

何以故？颂曰：

**如汝忆念是我见 如是外境亦应有**

如以忆念梦所领受，证意是有，由亦忆念境界领受，则境亦有。或识亦非有。

设曰：若梦中有象等色者，彼是所取故，亦应有眼识，然此实非有。由睡眠扰乱，前五识身定非有故。颂曰：

**设曰睡中无眼识 故色非有唯意识**

**执彼行相以为外 如于梦中此亦尔**

梦中眼识毕竟非有，由彼无故，则象等色眼处所取亦非是有，唯有意识。是故定无外境，是执识之行相以为外境。如于梦中全无外境唯有识生，如是此应亦尔。

破曰：不然！梦中意识亦不生故。颂曰：

**如汝外境梦不生 如是意识亦不生**

**眼与眼境生眼识 三法一切皆虚妄**

如见色时，必有眼色及意，三法和合。如是梦中了别境时亦有三法和合可得。又如梦中眼色非

有，眼识亦非是有。如此三法，如是颂曰：

### 余耳等三亦不生

言耳等者等字，等取声及耳识，乃至意根法界意识。是故梦中此等三法一切皆虚妄，故说梦中定有意识不应道理。

有清辩论师作是思：意识所取法处所摄色，梦中亦有，故无内识能离外境。此亦非理，梦中三法毕竟非有故。若谓为破他宗故如是许者，是则梦喻应全无用，以梦非虚妄，不能显示所喻之法为虚妄故。

由梦中三法皆非实有，故以已极成者成立余未极成故，醒时一切法亦能成立皆无自性。颂曰：

### 如于梦中觉亦尔 诸法皆妄心非有 行境无故根亦无

如于梦中根境识等皆是虚妄，如是当知觉时亦尔。是故经云：“犹如所见幻有情，虽现而非真实有，如是佛说一切法，如同幻事亦如梦。”又云：“三有众生皆如梦，此中不生亦不死，有情人命不可得，诸法如沫如芭蕉。”此等皆成善说。



已说观待觉时识等三皆不生，若于梦中观待梦识。颂曰：

**此中犹如已觉位 乃至未觉三皆有**

如虽有无知睡眠，就离通常睡眠之觉者，诸法虽自性不生，然由无明睡眠故，如梦所见，三法皆有。如是未离睡眠梦未醒者，如自性之三法亦皆是有。

颂曰：

**如已觉后三非有 痴睡尽后亦如是**

如梦尽醒后，则梦中所见三法皆非是有。如是尽拔无明睡眠，亲证法界，则彼三法亦皆非有。故离外境非有内识。

如有翳眼，发等非有而可见故，虽无外境亦有内识。

此亦非理。颂曰：

**由有翳根所生识 由翳力故见毛等**

**观待彼识二俱实 待明见境二俱妄**

当知唯如梦说，观待有翳之所见，毛发之相亦有。观待无翳之所见，二俱不生。若离外境，识难知故，定应许此。

若不尔者，颂曰：

**若无所知而有心 则于发处眼相随  
无翳亦应起发心 然不如是故非有**

若有翳人，虽无毛发而生带毛发行相之识者，则有翳人随于何处见有毛发，余无翳人审视彼处，亦应生见毛发之心与彼相同，无境同故。故说无境而有识生，不应道理。

设救此云：若以有境为生识之因，实应如是。然是以前识所熏习气成未成熟，为生不生内识之因。故唯有前带发相识，所熏习气成熟者，始有彼相识生，余则不生。

此亦不然。颂曰：

**若谓净见识功能 未成熟故识不生  
非是由离所知法 彼能非有此不成**

离所知法者，义谓所知非有。若许有功能者，乃可说成不成熟，生不生识。然我不许有彼功能。

云何功能非有？颂曰：

**已生功能则非有 未生体中亦无能**

此中若计有功能者，为属现在识耶？为属过去

与未来识耶？且已生识中功能非有，若作六转名功能之识，则识果性，因中亦有不应道理。若许尔者，果应无因生，芽已生时种子未坏故。故已生识中功能非有。若作五转名从功能识，则已生识从功能生，不应道理，识已有故。前已广说。故已生中功能非有。

未生体性之识中，亦无功能。颂曰：

### 非离能别有所别 或石女儿亦有彼

若无能别，所别非有。如云：“识之功能。”识是功能之能别，功能是所别之事，其未生法，以破立性曰此是识或曰非识，俱不可说。既俱不可说，如何可简别其功能。云：“此是彼之功能。”若时无有能别，则全不能说彼从此生也。若许未生中有功能者，则石女儿中亦应许尔。故未生中功能非有。

设作是念：若识当从此功能生，心想彼当生之识，而云：“此是彼识之功能。”及云：“彼当从此生。”如是能别与所别事，皆可成立。如世间云：“煮饭”及云：“此线织布。”论中亦云：“前三种入胎，谓轮王二佛。”

此亦全无心要。颂曰：

**若想当生而说者 既无功能无当生**

且若有生者，乃可说当生。其常不生者，如石女儿等或虚空等则决定不生。是故此中若有功能，乃可说识当来生，若未来识非有则无彼功能，既无功能，则识之当生非有，如石女儿等。此亦解释煮饭等喻。

复次识与功能，应互相待。如是亦无依他起性。颂曰：

**若互相依而成者 诸善士说即不成**

要已有识乃有彼功能，要有功能，乃从彼生识。如是即成互相依待。若许此者，则识非有自性。喻如有长乃成短，有短乃成长，有彼乃成此。如《四百论》云：“若法因待成，是法还成待，今则无因待，亦无所成法。”此义是说若识等法，因待功能差别而成，其所待法功能差别，还因观待此识乃得成立。是则当说此二谁是所待，谁是所成。又云：

“若法因待成，未成云何待，若成已有待，成已何用待。”此义是说，若识因待功能而成者，为识已成而待功能？为识未成而待功能？若未成者，未成故如兔角，应不待功能。若谓已成而待者，彼已成

故复何用待。故诸善士说，互相依待而成，即不得成。故未来识中功能亦非有。

今更当说过去识中亦无功能。颂曰：

**若灭功能成熟生 从他功能亦生他**

若谓已生正灭识，为生果故，于阿赖耶识熏成功能差别，从彼已灭识之功能成熟，而生当生之识者，则应从他功能而生他果。

何以故？颂曰：

**诸有相续互异故**

如云：“达努谓增广。”以辗转义名曰相续，犹如河流相续不断，因果相续转时，由于生死辗转无间，次第不断，是三世诸行刹那之能取。由此遍于相续支分刹那中有，故相续支分之诸刹那，名有相续。彼等互异各别为他，是敌宗所许，故果刹那后时生者，离因刹那习气而是他性，是则从他功能应有他生。

若谓许故无此过者，是亦不然。应一切法从一切法生。颂曰：

**一切应从一切生**

此于破他生时已说，故不更述。

设救，颂曰：

**彼诸刹那虽互异 相续无异故无过**

若作是念：彼是有相续诸刹那性，更互为他，此相续唯一，故非一切法从一切法生。若如是者可容无过，然彼不成。颂曰：

**此待成立仍不成 相续不异非理故**

自性互异诸法，是不异相续之所依，不应道理，是他性故，如他。颂曰：

**如依慈氏近密法 由是他故非一续**

**所有自相各异法 是一相续不应理**

如是说此是一相续亦不应理。此中前说由识功能成未成熟，生不生识，非由所知有无。今说功能非有即破其执，故无所知，识定非有。

如是说已，诸唯识师复欲申述自宗，成所乐义。颂曰：

**能生眼识自功能 从此无间有识生**

**即此内识依功能 妄执名为色根眼**

眼识习气，是由余识正灭时于阿赖耶识熏习而成，由此成熟，便于后时生彼行相相同之识。彼识所从生之无间功能刹那，即彼所依。世间愚人妄执

彼为有色眼根，实离内识，眼根非有。所余诸根亦如是知。

已说无有离识之眼等根，当说色等亦不离识。

颂曰：

**此中从根所生识 无外所取由自种  
变似青等愚不了 凡夫执为外所取**

如汾都啣缚迦，及甄叔迦等生为红相者，非如摩尼要待外色煊染。是彼芽等相续，从自种子功能而有差别相生。如是虽无青等外色亦有识生变似青等，世间于此变似青等，即执为识外境自性。譬如湖中净水充满，湖岸树枝系以红宝，水中影像似宝相现，故觉湖中似有真宝。然此湖中彼宝非有，当知识亦如是，故离内识别无外境。

复有异门。颂曰：

**如梦实无余外色 由功能熟生彼心  
如是于此醒觉位 虽无外境意得有**

此皆不然。颂曰：

**如于梦中无眼根 有似青等意心生  
无眼唯由自种熟 此间盲人何不生**

如醒觉位眼观众色能生明了眼识。如是梦中，

若无眼根唯由自内习气成熟，能生意识如眼识者，则醒觉位之盲人，由自习气成熟，何故不生如是行相之意识如不盲者？二位无眼相同故。

若谓如是行相意识之因，非是无眼，是由彼形相意识功能成熟，若有彼功能成熟者，乃生如是形相意识。此复要仗睡眠为缘，故唯梦中乃有，醒时非有。

此不应理。颂曰：

**若如汝说梦乃有 第六能熟醒非有  
如此无第六能熟 说梦亦无何非理**

第六谓意识，若汝仅凭口说，梦中乃有如是行相意识功能成熟，非是醒时。吾等亦说，如醒时无有如是行相意识功能成熟，如是梦中亦非有。

颂曰：

**如说无眼非此因 亦说梦中睡非因**

梦中见境，应无眼识行相相顺意识功能变异成熟所起意识，识所依根无作用故，如醒时之盲人。是故如无眼非醒时盲人生识之因，如是睡眠亦非梦中彼识习气成熟之因。

于是颂曰：



**是故梦中亦应许 彼法眼为妄识因**

是故梦中亦应许有如是行相之境，如是行相之识，及如是行相眼识之所依。

颂曰：

**随此如如而答辩 即见彼彼等同宗**

**如是能除此妄诤**

自宗说云：醒位三法皆自性空，是所缘故，如梦。

他便说云：醒时内识由外境空，是识性故，如梦中识。

又云：醒时所缘境，是虚妄性，以是境故，如梦中境。

如是又云：若无依他起性，染净非有，无所依故，如龟毛衣。譬喻亦如是说。

此唯识师由如是等门随作如何答辩，中观智者，见彼彼答辩，同所立宗，即能除遣此妄诤也。

如是说亦不违圣教。颂曰：

**诸佛未说有实法**

如经云：“三有唯假立，全无自性法，于假立分别，执为法自性。无体无了别，无赖耶无事，凡

愚恶分别，如尸妄计度。”若谓于此一法无彼一法之空性，是无事者，亦不应理。经说：“大慧！于一法无一法之空性，是一切空性之最下者。”由牛非马故说牛非有，不应道理，自体有故。如是经云：“世尊！入诸根时，即是入法界。言诸根者，所谓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、女根、男根、命根、乐根、苦根、喜根、忧根、舍根、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、未知欲知根、已知根、俱知根。其中眼根于三世中俱不可得。若于三世不可得者，即非眼根。若非眼根，云何当知彼眼根名？譬如空拳，虚诳无物但有假名，于胜义中空不可得，拳亦无得。如是眼根亦如空拳，虚妄无实，而现虚相，诳惑愚夫。但有假名，于胜义中，眼及眼根俱不可得。如是世尊得一切智已，为度颠倒众生故，说名眼根，非胜义中有，彼等诸根自性离故。根自性空，彼眼眼性不可得，眼根性不可得，何以故？是眼离眼自性故。若法无自性，彼即非物，以非物故即非成就，非成就者即不生不灭，不可说言彼是过去未来。”如是广说。又云：“世尊！譬如有人于其梦中享乐喜笑游戏。寤后忆念，然不可得。何以故？彼人梦中享乐等事尚不可得，何况寤时，若见

若得无有是处。如是诸根犹如梦事。如是一切诸法，自性亦不可得，不可得故，彼等亦不可说。”如是蕴、界、处、缘起等，皆如根广说。以是彼等宁有自性，故唯识师执识实有即被所破。

若离外境，非有内识，云何诸瑜伽师，依师长教授，见此大地骨锁充满耶？颂曰：

**诸瑜伽师依师教 所见大地骨充满  
见彼三法亦无生**

谓根境识三，何以故？颂曰：

**说是颠倒作意故**

说此三摩地是非真实性作意故。

定当如是许，若不尔者，颂曰：

**如汝根识所见境 如是不净心见境  
余观彼境亦应见 彼定亦应不虚妄**

如汝观戏剧等时，众人共视彼境。如一人所生眼识带彼行相，余人亦尔。如是非修定者，审观骨锁等处，应如瑜伽师，亦生带彼行相之识，如缘青等之识。即此三摩地亦应不是非真实性作意也。如是当知。

颂曰：

**如同有翳诸眼根 鬼见浓河心亦尔**

如同前说：“由翳力故见毛等。”如是等类皆当了知。

颂曰：

**总如所知非有故 应知内识亦非有**

如所知无自性，如是带所知行相之内心，当知亦自性不生。如云：“不知非所知，彼无知亦无，是故佛宣说，知所知无性。”又云：“诸识同幻化，是释尊所说，彼所缘亦尔，决定同幻事。”

故执内识实有及谤外境定无，将堕险处。唯诸善士修大悲行，以教理密咒为挽持，使不颠堕。

如是已说若离外境定无内识。今当更破唯事有性。颂曰：

**若离所取无能取 而有二空依他事**

**此有由何能证知 未知云有亦非理**

若谓由能取所取二取空之依他起有者，此有汝以何识证知耶？若谓彼自证知不应道理。自之作用于自体转，成相违故。如剑不自割，指不自触，轻

捷技人不能自乘己肩，火不自烧，眼不自见。此识亦非由他识证知违自宗故。汝说若有余识为此识境，即失唯识宗故。故此有之能知毕竟非有。若谓不知而有，亦非道理。

他曰：虽非他识能知，然有自证。唯由自证证知此识，故此得有。

此亦非有。颂曰：

### 彼自领受不得成

若谓由彼自证证知自识，亦不成立。

此中有许经部义。为成立自证故，谓如火生时非渐照自体及瓶等，是顿时俱照。音声亦是，顿显自体及义。如是内识生时亦非渐知，是顿了自体及境，故定有自证也。即不许者亦必许有自证。不尔后时忆念其境谓先已见，忆念能领受境者谓我先见，皆不应理。以念唯缘曾领受境，识未领受，念则非有。由无自证故，且彼自识不自领受，余识领受亦不应理。以由余识领受，犯无穷过。谓见青识，若由后起余识知者，彼能知青识之余识，复应更有余识领受，此后更须余识领受。故犯无穷。又应后识不缘余境，以初识继续所起诸识，皆缘前识为境

故。诸有情类，是一识相续故。诸识次第起者，如刺青莲百瓣，由速转故，现似顿起。以是为断无穷过故，决定当许有自证分。如是后时起念俱念心境，谓我先见，亦得成立。若不由自证了知识体，则后起念不应道理。由于后时能起彼念，谓我先见，故可比知其能引生后时俱念心境之念者，实有能领受内识自体与彼境体之心在。故由后时念，即能成立有自领受。既有自领受则亦有依他起性。汝问：“此有由何而证知。”今如上答。

今为显示彼答非理。颂曰：

**若由后念而成立 立未成故所宣说  
此尚未成非能立**

且依成立实有，如是说者。由无自他生故，则彼念心毕竟非有。如何可用未成立之念，而成立未成立之自证也。若依世间名言增上，亦无以自证为因之念。何以故？如火先成立者，方能以烟比知有火。如是要先成立有自证者，方能由后时所起之念，比知有自证。今彼自证且未成立，其以自证为因之念，云何得有。譬如见水不能比知定有水珠，见火不能比知定有火珠，以无彼珠，由降雨等及钻木等，亦有水火生故。如是此中虽无自证亦有念生，如下

当说。故以自证为因之念，若无自证念亦非有，今为成立未极成之自证故，汝所说念尚未成立，故此念非有能立之用。如为成立声是无常，云眼所见性。且止如是推察，亦不应理。

颂曰：

**纵许成立有自证 忆彼之念亦非理  
他故如未知身生 此因亦破诸差别**

纵许内识能了自体及境，然说念心，能念彼等亦不应理，以许念心是离领受境心之他性故。如慈氏识之自证与领受境，近密之识先未领受即不能念。如是自身后时所生识，亦应不念未曾领受之心境，以是他故，如不知者身中之识。

若作是念：一相续所摄者是因果法故，可有念者。

此亦非有，何以故？曰：“此因亦破诸差别。”以此“是他故”之因，亦能破除，一相续所摄，及是因果法等等一切差别。谓领受心后所生之念心刹那，以是他故，如他相续之心，应与能领受之心，非一相续所摄，非因果法。故可以此“是他故”之因广破一切也。

问曰：若依汝宗当如何许耶？

答曰：

**由离能领受境识 此他性念非我许  
故能忆念是我见 此复是依世言说**

若离能领受境之心，别无他性之念心，如前已说。由无他性之念故，其能领受心之所领受者，非后念心不能领受。故念心亦有境。能领受心之所知者，后念心非不能了知。故可念云，是我见也。此复是依世间言说，非是观察所得，以虚妄义，是世间言说故。

如是颂曰：

**是故自证且非有 汝依他起由何知  
作者作业作非一 故彼自知不应理**

如云我自知我，其正了知之我，成所作业。即此所知，复是能知。此之作用，亦无别体。则作者，所作业，作用，应成一体，从不曾见有如是事。如斫者与树，及斫作用，非是一事。由此亦知自证非有，故彼识不能自知也。《楞伽经》亦云：“如剑不自割，指亦不自触，如是应知心，不自证亦尔。”



由无自证故。颂曰：

**若既不生复无知 谓有依他起自性**  
**石女儿亦何害汝 由何谓此不应有**

依他起性不自他生，如前已说，现今复说体无可知。如是若许既无有生，复不可知之依他起性，则与依他起性相同之法，复由何理，不许彼为有，彼石女儿亦于汝何害，汝不许为有。谓石女儿，离一切戏论，是圣智所行，是离言自性也。

又汝前说：“是假有法所依因。”若有依他起性虽可应理。颂曰：

**若时都无依他起 云何得有世俗因**

意谓诸世俗法都无实因也。故汝宗所说，世间名言之因，都无自性。

颂曰：

**如他由著实物故 世间建立皆破坏**

由无智慧执著实物，依他起法如未烧瓶，经汝观察如注以水。是则观待世间建立之坐、去、作、煮等及色受等，皆被破坏。故此唯有衰损，都无胜利也。

如是由自分别所立宗派，入彼道者。颂曰：

**出离龙猛论师道 更无寂灭正方便  
彼失世俗及真谛 失此不能得解脱**

何故失坏二谛便不能得解脱。颂曰：

**由名言谛为方便 胜义谛是方便生  
不知分别此二谛 由邪分别入歧途**

如《见真实三摩地经》（即《宝积经·见实会》）云：

“世间智者于实法，不从他闻自然解，  
所谓世俗及真谛，离此更无第三法。  
众生为求安乐故，于善逝所生信心，  
如来悲愍于一切，为利世间说俗谛。  
人中狮子设世俗，显示众生为六趣，  
地狱畜生及饿鬼，阿修罗趣与人天，  
下贱种姓高贵族，大富家庭与贫舍，  
奴仆之属及婢使，男女等类并二根，  
所有众生诸差别，佛无比者为世说。  
智者了知世俗谛，佛为利人故宣说。  
众生著此沦生死，不能脱离世八法，  
所谓利衰及毁誉，所有称讥并苦乐。  
得利即便生忻喜，失利便起嗔怒心，  
余未说者皆应知，八病恒损于世间。

谁说世俗为胜义，应知彼人慧颠倒。  
 不净苦中说净乐，于无我性说有我，  
 无常法中说是常，住此相中而爱著。  
 彼闻如来所说法，恐怖诽谤不信受，  
 毁谤如来正法已，堕地狱中受剧苦。  
 凡愚非理求安乐，转受百千无量苦。  
 若有于佛正法中，如实观察不颠倒，  
 超出诸有入涅槃，如蛇脱去其故皮。  
 一切诸法自性离，空无有相第一义，  
 若闻此法生爱乐，必得无上大菩提。  
 佛见诸蕴皆空寂，诸界及处亦复然，  
 诸根聚落咸离相，能仁皆悉如实知。”

远离世俗胜义谛者，何有解脱。故执唯识可由邪分别转入歧途也。

此说名言谛为方便者。如经云：“无文字法中，何说何可闻，于不变增益，故有闻有说。”唯依名言谛，乃可说胜义。由通达所说胜义，乃能得胜义。如论云：“若不依俗谛，不得第一义，不得第一义，则不得涅槃。”所说胜义，即是方便所生之果。以方便生、果、所得、所证同是一义。

他曰：汝于吾等极无顾忌，我今于汝亦不容忍。汝仅善破他宗，谓以正理观察不应理故，破依他起自性。我今仍以汝所说义，不应理故，破汝所许世俗。

答曰：若汝如无始以来，经百千艰苦所积财宝，被他夺去，诈现亲善授以毒食，还夺其财，期以怨相报者，可随汝欲。何害我等自得胜善利益。

颂曰：

**如汝所计依他事 我不许有彼世俗  
果故此等虽非有 我依世间说为有**

汝执自宗所说依他起自性，是圣智所证，我不许有如是世俗。若尔云何？彼虽非有，然是世间之所共许，唯依世间说彼是有，随彼而说，即是遮彼之方便故。如薄伽梵说：“世间与我诤，我不与世间诤，世间说有者我亦说有，世间说无者我亦说无。”

颂曰：

**如断诸蕴入寂灭 诸阿罗汉皆非有  
若于世间亦皆无 则我依世不说有**

如阿罗汉，入无余依妙涅槃界，一切世俗皆悉非有。若此世俗设于世间亦非有者，犹如阿罗汉之蕴等。我依世间亦不说彼等为有也。故唯依世间故，

我许世俗，非自力许。

此唯是世间所许，故应唯待彼许者而破，待余人则非。颂曰：

**若世于汝无妨害 当待世间而破此  
汝可先与世间诤 后有力者我当依**

我等为遣世间之世俗故，设大劬劳而住。汝可破此世间世俗，倘汝不被世间妨害，我亦当助汝。然世间决定妨害于汝，故唯当旁观也。汝可先与世间相诤，若汝获胜，我愿依汝。然汝必为世间所败，故我唯当依止具有强力之世间也。

他曰：若汝怖畏世间妨难，虽无正理亦许世俗，则亦应畏圣教妨难而许唯识。如经云：“如是三界皆唯有心。”

答曰：佛所说经如琉璃宝地。汝不知彼体性差别，迷为实事识水。今欲取彼实事识水，汝之智慧如未烧瓶，试为汲浸必当碎成百片，徒为知彼体性者之所耻笑。此经密意，非如汝慧之所解也。

若尔经义云何？颂曰：

**现前菩萨已现证 通达三有唯是识  
是破常我作者故 彼知作者唯是心**

如前经云：“随顺行相观察缘起。如是但生纯大苦蕴、纯大苦树，其中都无作者受者。彼复作是念：由执作者方有作业，既无作者，于胜义中业亦无得。彼复作是念：如是三界皆唯有心，如来分别演说十二有支，一切皆依一心而立。”乃至广说。如是破除常我作者，于世俗中见唯内心，乃是作者。以是通达三界唯识。菩提谓一切种智，萨埵谓思惟。由彼有此思惟，故名菩萨。或彼有决定趣向菩提之心，故名菩萨。或决定成菩提之有情，名为菩萨。是略去其中间句也。通达谓证悟义，现证谓亲证法界。现前是第六地名。此等是释文义。

如是已说经义，更以余经显示斯义。颂曰：

**故为增长智者慧 遍智曾于楞伽经  
以摧外道高山峰 此语金刚解彼意**

此谓此处所说颂。如《楞伽经》偈云：“余说数取趣，相续蕴缘尘，自性自在作，我说唯是心。”

为解此义。颂曰：

**各如彼彼诸论中 外道说数取趣等  
佛见彼等非作者 说作世者唯是心**

言外道者，依多分说。以此法众亦有假立补特

伽罗等者，或说彼等亦非法众，如诸外道不能无倒了解佛经义故。如论云：“凡说人蕴者，世间数论师，鸬鹚徒无衣，问彼离有无。故知唯佛教，宣说甘露法，离有无甚深，是正法殊胜。”

当知执著蕴等者唯是外道。言各如者，谓各各宗。此即表示，诸外道类，亦计蕴等为作者，以此生死无始，故邪分别，何者不曾有？何者不当有？即现在世白净断等，亦计实蕴而为作者。诸佛世尊，由见彼补特伽罗等，皆非作者，故说唯心是世间之作者，此是经义。

如是已说，由破余作者，文义已尽，故彼唯字不破所知。更以异门明不破外境。颂曰：

**如觉真理说名佛 如是唯心最主要  
经说世间唯是心 故此破色非经义**

如于真理觉悟者，略去前句，说名曰佛。如是应知唯心最为主要。遮遣余法亦是主要，故说三界唯心。故此仅是遣除色等为主，非说唯有心都无色等，遮其为有也。应许唯如吾释乃是经义。

若如汝宗，颂曰：

**若知此等唯有心 故破离心外色者  
何故如来于彼经 复说心从痴业生**

《十地经》说识以无明及行为因，非自相有，若识由自性而有者，应不观待无明与行，然实待彼，故识毕竟非自性有。如眩翳人见毛轮等，要有颠倒因缘，彼方得有，若无颠倒因缘即非有故。如经云：“菩萨如是，随顺行相观察缘起。彼作是念：于胜义中不知诸谛谓无明，无明所作业果谓诸行，依行之初心谓识，与识俱生余四取蕴谓名色，名色增长谓六处，根境识三和合谓有漏触，与触俱生谓受，于受贪著谓爱，爱增长谓取，从取所起有漏业谓有，业等流起诸蕴谓生，蕴熟谓老，蕴坏谓死，由死离时愚昧贪恋令心热恼谓愁，从愁发语谓叹，五根衰损谓苦，意识衰损谓忧，苦忧转多谓恼。如是但生纯大苦蕴纯大苦树，其中都无作者受者。此中无明有二种业：一令众生迷于所缘，二与行作生起因。行亦有二种业：一能生未来异熟，二与识作生起因。识亦有二种业：一令诸有相续，二与名色作生起因。名色亦有二种业：一互相助成，二与六处作生起因。六处亦有二种业：一各取自境界，二与触作生起因。触亦有二种业：一能触所缘，二与受作生起因。受



亦有二种业：一能领受爱非爱及非二事，二与爱作生起因。爱亦有二种业：一染著可爱事，二与取作生起因。取亦有二种业：一令烦恼相续，二与有作生起因。有亦有二种业：一能于余趣中生，二与生作生起因。生亦有二种业：一能起诸蕴，二与老作生起因。老亦有二种业：一令诸根变异，二与死作生起因。死亦有二种业：一能坏诸行，二与不觉知作相续因。”此等是说识以无明及行为因。如是已显示要有颠倒因缘，乃有识生。由此无故彼无，云何？复如经云：“无明灭故诸行灭者，由无无明缘故，令行断灭更无扶助。诸行灭故识灭者，由无诸行缘故，令识断灭更无扶助。”乃至广说。又云：“复作是念：诸有为法和合则转，离则不转，缘聚则转，不聚不转。我如是知此有为法多诸过患，应当断除和合缘聚。然为成熟诸众生故，亦不毕竟灭除诸行。佛子，菩萨如是观察有为，多诸过患，无有自性，不生不灭。”谁有心者见此教已，计识实有，如是计者唯由自见之所迷耳。

故知经说唯心，是为显示唯心为主，非说无色，为显心为主故。颂曰：

**有情世间器世间 种种差别由心立  
经说众生从业生 心已断者业非有**

有情世间，谓诸有情各由自业烦恼所得我事。器世间，谓由有情共业所感，下自风轮上至色究竟天宫。如孔雀等翎各种杂色，是由孔雀等不共业所感。莲花等各种杂色，是由一切有情共业所感，余亦应知。经云：“随有情业力，应时起黑山，如地狱天宫，有剑林宝树。”如是一切众生皆由业生，业复依心，唯有心者业乃有故，其无心者，业亦无故。故众生流转，心是主要因，余则不尔。故经安立唯心为主，不立外色。

颂曰：

**若谓虽许有色法 然非如心为作者  
则遮离心余作者 非是遮遣此色法**

色指尘聚，此中有计自性等为作者，有计内心为作者。色非作者俱无诤也。故应观察自性等作者。为破彼无作者相故，说有作者功能之唯心乃是作者。由破自性等作者，自即得据所诤之境。如有二王欲王一国，逐走敌人，自即得有其国。民众是二王所共需者，故于国民都不损害。如是此色亦是二

所共需都不损害。故定应知此色是有。

由上所说道理。颂曰：

**若谓安住世间理 世间五蕴皆是有  
若许现起真实智 行者五蕴皆非有**

由是当知。颂曰：

**无色不应执有心 有心不可执无色**

若时以正理了达色非有者，亦应了达心非是有，二法俱无正理故。若时了达心是有者，亦应通达色有，二法俱是世间共许故。

即由圣教应知亦尔。颂曰：

**般若经中佛俱遮 彼等对法俱说有**

色等五蕴，对法藏中，由自相共相等门俱分别解说为有，佛于般若波罗蜜多经则同遮五蕴故。如云：“须菩提，色自性空。”广说乃至“识自性空。”

如是颂曰：

**二谛次第纵破坏 汝物已遮终不成**

汝计无色唯有内识，是俱破坏上来所说由圣教正理所成立之世俗胜义次第。即使破坏二谛次第，然汝之实物终不得成。何以故？由前已遮实物，故汝徒劳无果。

颂曰：

**由是次第知诸法 真实不生世间生**

问曰：此经之义虽如是说，然由余经定能成立唯心。如云：“外境悉非有，心变种种相，似身受用处，故我说唯心。”身谓眼等诸处，受用谓色等诸境，处谓器世间。由离内心无外境故，唯识生时变似根身，受用，处所，故身等境事，似离内识别有外境，是故三界唯心。

曰：此经亦是有密意者，颂曰：

**经说外境悉非有 唯心变为种种事  
是于贪著妙色者 为遮色故非了义**

当知彼经是不了义，谓诸有情以贪妙色为缘，随贪嗔慢等转，不得自在。由贪著彼故造诸重罪，退失福德智慧资粮。世尊密意为破以色为缘所起烦恼，故说唯心。如于有贪众生说能除外境贪之骨锁，虽非实有亦如是说。

复次此经是不了义非是了义，由何决定？由教及理。颂曰：

**佛说此是不了义 此非了义理不成**

非但此经是不了义，余经亦然。颂曰：

### 如是行相诸余经 此教亦显不了义

如是行相经为何等？谓如《解深密经》说：遍计执、依他起、圆成实三自性中，遍计执无性，依他起有性。如是又云：“阿陀那识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瀑流，我于凡愚不开演，恐彼分别执为我。”此等如云：“如对诸病者，医生给众药，如是对有情，佛亦说唯心。”此教显彼是不了义。如是：“世尊于契经中说如来藏，自性光明，本来清净，具足三十二相，一切有情身中皆有。世尊复说，如无价宝垢衣缠裹，此被蕴界处衣之所缠裹，为贪嗔痴之所障蔽，为分别垢之所染污，然是常住坚固不变。世尊！如来所说此如来藏，与诸外道所说神我有何不同？世尊！诸外道类，亦说神我，常住、非作、无德、周遍、不坏。世尊告曰：大慧！我所宣说如来藏者，不同外道所说神我。大慧！如来应正觉等，是于空性、实际、涅槃、不生、无相、无愿等句义说名如来藏。为除愚夫无我恐怖，由如来藏门，显示无分别处，无相境界。大慧！现在未来诸菩萨摩訶萨，不应执我。大慧！譬如陶师，于一泥聚，由彼自手、艺、杖、水、绳、功用等故，造种种器。

大慧！如是如来，于法无我离一切相，由具种种智慧巧便，遂以种种字句异门，说如来藏或说无我。大慧！是故我所说如来藏，不同外道所说神我。大慧！如来为欲引摄，贪著神我诸外道故，说如来藏。故说如来藏，是欲令诸堕实我见意乐有情，由先成就三解脱门意乐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。”彼经又云：“大慧！空性不生、不二、无自性相。皆悉遍入一切佛经。”是故如是行相契经，唯识师计为了义者，已由此教显彼一切皆非了义。

次以正理明非了义。颂曰：

**佛说所知若非有 则亦易除诸能知  
由无所知即遮知 是故佛先遮所知**

诸佛世尊渐导众生令入无自性。如修植福德者易悟入法性故，修福即是悟入法性之方便，故先说布施等。如是遮遣所知，亦是悟入无我之方便。故诸佛世尊先遮所知，以了达所知无我者，易入能知无我故。诸了达所知无我者，有唯以自力，便能了达能知无自性，有因他略说即能悟者，故佛先说遮遣所知。

诸有慧者亦应如是解释余经。颂曰：

**如是了知教规已 凡经所说非真义  
应知不了而解释 说空性者是了义**

凡诸契经未明了宣说不生等缘起者，当说彼是悟入无自性之因。如云：“大种非眼见，眼宁见彼造，佛为破色执，于色如是说。”经云：“无常义者，是谓无义。”

当知说空性者是真了义。如云：“当知善逝宣说空，是诸了义经差别，若说有情数取士，当知彼法不了义。”又云：“我于千世界，所说诸契经，不能尽宣说，文异义唯一。若能修一事，即遍修一切，尽一切诸佛，所说无量法，诸法皆无我。若人善解义，能于此处学，不难得佛法。”当知《无尽慧经》等亦如是广说。

今当略说少分。如蛇于盘绳之缘起上，是遍计执，以彼于此非是有故。彼于其蛇上是圆成实，非遍计故。如是自性，于依他起所作法上是遍计执。论曰：“自性名无作，不待异法成。”故自性非所作法。如于现见之缘起所作如幻法上遍计执者，于佛境界乃是真理，非遍计故。由不触著所作性事唯证自性，证悟真理名为佛故。当了达如是遍计执、依

他起、圆成实之三性建立，而解说契经密意也。

所取能取，离依他起无别事故，说彼二取于依他起上是遍计执性。是应思惟。旁论已了，应辩正论。

入中论卷三 终



## 入中论卷四

如是已破他生，今破共生。颂曰：

### 计从共生亦非理 俱犯已说众过故

计共生者，谓既从自生亦从他生，故计共生。如从泥团、杖、轮、绳、水、陶师等而有瓶生，瓶与泥团非有异法，要泥团性中有瓶，乃得生，故从自生。陶师功用等他法亦能生瓶，故亦从他生。以是执为自他共生。外法既尔，内法亦然，要自他共乃得有生。彼宗安立，命、非命、福、罪、漏、律仪等九句义，谓是真实。如弥勒要前世命根中有，今乃得生，故从自生。以弥勒与命根非异法故，由计命根具诸趣故，谓命能往天等诸趣。弥勒亦从父、母、法、非法、漏等他法而生，故亦从他生。前说非自生，非他生，于吾等无妨难，以吾不许唯从自生，与唯从他生故。

破曰：此说亦不应理，以俱犯前说众过故。如破前两宗所说众过，于计共生宗，亦成过咎，故共生定非有。若泥团性中已有瓶，则不应生，已有故。如前破云：“彼从彼生无少德，生已复生亦非理。”

如是应知说命根中已有弥勒乃得生，是事非有。由水、绳、轮等性中无有瓶故，瓶亦不从彼等中生。如前破云：“若谓依他有他生，火焰亦应生黑暗，又应一切生一切，诸非能生他性同。”计从父母等有弥勒生亦如是破。

如前说，计自生、他生，随于世俗胜义，皆不应理。如是计共生由前道理，亦定非有。颂曰：

**此非世间非真实 各生未成况共生**

非但以前正理，说计共生不应道理，即世亦可知其非理。

如一胡麻，能有油出，则多胡麻亦有油出，若沙砾虽多终不能出油。如是若各别能生者，多乃能生，故计共生，不应道理。

计自然生者，谓若有因生，则因与果或是一性，或是异性，或是二俱，便有上过。我不许因生，故无所说过。故诸法生唯自然生。如莲茎粗硬，莲瓣柔软，未见有人制造。瓣、须、蕊等颜色形状种种不同，亦未见作者。波那娑果与石榴等各种差别亦皆如是。外物既尔，内界亦然。如孔雀、底底利鸟，及水鹤等，未见有人强为作种种形状色彩。故诸法生唯自然生。

破彼颂曰：

**若计无因而有生 一切恒从一切生  
世间为求果实故 不应多门收集种**

若谓诸法自然生者，如波那娑树，非波那娑果之因，栋木及阿摩罗等亦非彼因，则栋木等亦应能生彼果。又波那娑果，既从非因之波那娑树生，亦应从三界一切法生，俱非因故。又如阿摩罗果与罗鸠罗果等必待时节方能成熟，是暂时性，彼等亦应恒时而有的，不须观待时节因缘故。如是孔雀非孔雀翎之因，乌鸦亦应生孔雀翎。又应孔雀一切时中乃至胎位，生鸚鵡羽。如是一切众生应常时生，然实不尔，故自然生不应道理。

如是已斥非理，复说违现见事。故曰：“世间为求果实故，不应多门收集种。”然实多门收集，故非自然而生。

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**众生无因应无取 犹如空花色与香  
繁华世间有可取 知世有因如自心**

若众生无因者，应如虚空青莲花之色香，都无可取。然实有可取，应知一切众生唯有因生，犹如

自心。若如汝宗，则缘青之心应非由青境现前而生。然缘青之心，唯缘青境乃生，非自然生，故自然生不应道理。

外计心从大种生者，谓有现见之因，不可拨无，以拨现见，乃犯前说众过。世间共计之因果法，唯有四法，为一切众生之因，谓地水火风。即由彼等变异差别，非但现见莲花、石榴、孔雀、水鹤等皆应道理。即能了知诸法真实义之内心，亦唯从彼四法而生。如诸酒中由四大种变异差别，便有狂醉功能，为诸有情狂醉闷绝之因。由羯逻蓝等大种变异差别，便生心识，乃至能了一切诸法。是故内外诸法，唯从现世因生。非是前世造业，今世成熟，今生造业，后世成熟。故他世非有。如彼欲受用美女，为令美女了知无有后世。曾曰：“美女善行善饮啖，妙身已去非汝有，此身唯是假合成，去已不返不须畏。”

今当问曰：汝谓无有他世，为以何理而决定耶？

若谓非现见故。

问曰：汝说他世非现见。此为现事？抑非现事？

若谓现事者，既许他世非现见事而为现事，应无事法皆成现事。是则汝宗无事亦成有事，是现事故，

如诸有事。既全无无事，亦应无有事，无所待故。若无无事与有事，则计有大种，与无他世皆应失坏。

若谓非现事者，既非现事应不可见，非现事故。云何由不可见门，而能比度他世非有耶？

若谓由比量能知者。

虽比量成立者，亦有义利。然违汝宗所许。如云：“唯根所行境，齐此是士夫，多闻者所说，欺惑如狼迹。”如破计心从大种生者所说道理，如是诽谤一切者，皆如是破。

复次，如眩翳人见第二月等，于非有性妄执为有，即见毛发蚊蝇等相亦非实有。如是汝见无后世等，倒见余事，亦是颠倒。为显此义。颂曰：

**汝论所说大种性 汝心所缘且非有  
汝意对此尚愚暗 何能正知于他世**

如汝宗所说地等四真实义，于汝心所缘境上且非是有。汝于现世法尚且颠倒，则于他世最极微细唯是天眼所行境界，如何能正知耶？

复次颂曰：

**破他世时汝自体 于所知性成倒见  
由具彼见同依身 如计大种有性时**

同谓相等义。依谓安住之因。身谓身躯。彼见谓谤后世见。由所依即相同，略去差别词，由同依即身，故曰：彼见同依身。言由具彼见同依身故，是举正因。若彼所依，乃至未成若见或疑有从大种所生他世心之所依时，即是毁谤他世邪见之同依，故顺世外道计大种有自性时，亦具彼见同依之身。此有二位，一谓计大种有自性位，二谓毁谤他世位。随立一位为宗时，即以余位为同喻。故曰：“如计大种有性时。”谓于尔时，亦具彼见同依之身，及有于所知性之颠倒见。

设作是念：我见大种有自性时，无颠倒见。故同喻中无所立法。

破曰：不然！以不生故，汝于非有自性之大种，妄计为生为有，此邪见，已成立故。

若谓大种不生，仍须成立。

答曰：不然！已成立故。颂曰：

**大种非有前已说 由前总破自他生  
共生及从无因生 故无未说诸大种**

由前总破诸法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时。我即已破从大种生。由无生故，大种亦无自性，故

喻得成。如是谤一切智，计诸法有性，计诸法无性，计大自在，计时，计微尘，计自性，计自然，及余执著，皆当如前成立为颠倒见。如云：“谤正觉时汝自体，于所知性成倒见，由具彼见同依身，如计大种有性时。”如是有无等见皆破。然吾自宗，全无过失。故诸智者，当以此颂略加变改，遍破一切他宗，由破尽分别网成立胜义智故。

设谓汝亦同犯此过。

答曰：不然！以无成立我等为倒见之喻故，且能成立为应正理。如云：“我达他世为有时，即成正见所知性，由具此见同依身，如许通达无我时。”如是例云：“我达一切智有时，即成正见所知性，由具此见同依身，如许通达无我时。”于一切法皆如是说。由此道理即善成立前说：“彼非彼生岂从他，亦非共生宁无因。”之四宗。

问曰：若诸法不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者，为如何生？

曰：若计诸法有自性者，则定计为，若自生、或他生、或共生、或无因生，以更无余生故。其计大自在天生诸法者，大自在等亦必是或自或他或

共，故计大自在等因，仍不能出上说诸过。更无第五能生之因，以无余因故。由破四种分别妄计之生，即成立诸法无自性生。为显此义。颂曰：

**由无自他共无因 故说诸法离自性**

问曰：若谓诸法皆无自性生者，不生之青等云何可见？

曰：青等自性非任何之境，故青等自性都非可见。若尔现前数数所见之境性，为是何事？

曰：此是颠倒，非真自性。唯有无明者乃见彼性，离无明者都无见故。为明此义，颂曰：

**世有厚痴同稠云 故诸境性颠倒现**

稠云谓稠密阴云，由厚重愚痴如同稠云，障蔽青等自性令不得见。故诸愚夫，不能亲见青等自性，其倒执为自性者，唯是实执愚夫所现耳。

颂曰：

**如由翳力倒执发 二月雀翎蜂蝇等**

如眩翳人由眩翳力，虽无毛发等性，然执为有。又颂曰：

**如是无智由痴过 以种种慧观有为**

如世尊说：“无明缘行。”又云：“补特伽罗由



无明随逐故，造福、非福、不动诸行。”又云：“无明灭故行灭。”

以此道理，颂曰：

**说痴起业无痴灭 唯使无智者了达  
慧日破除诸冥暗 智者达空即解脱**

智者见说无明缘行，非但了达行无自性，且以此慧断除无明。亦不取诸行，以断取行之因故。故即能解脱生死也。

问曰：若谓色等于胜义中都无自性者，彼等自性如石女儿，于胜义中非有故，于世俗中亦应非有。然色等自性于世俗中有，故彼等亦应胜义中有也。

颂曰：

**若谓诸法真实无 则彼应如石女儿  
于名言中亦非有 故彼定应自性有**

今当告彼。颂曰：

**有眩翳者所见境 彼毛发等皆不生  
汝且与彼而辩诤 后责无明眩翳者**

汝应且与由眩翳所坏眼者，辩云：汝等何故只见非有之毛发等，不见石女儿耶？后再攻难为无明

翳障慧眼者，何故唯见自性不生之色等而不见石女儿耶？此于我等不应责难。以经说：“诸瑜伽师见诸法如是，余欲求得瑜伽智者，于所说法性亦应如是信解。”我等是依圣教，说瑜伽师智通达诸法皆无自性，非依自智而作是说。我等亦被无明眩翳障蔽慧眼故。如经云：“知蕴性离皆空寂，菩提性空亦远离，所修正行空无性，智者能知非凡了。能知智慧自性空，所知境界空离性，了达知者亦如是，是人能修菩提道。”故于诸瑜伽师亦无此责难，彼于世俗不见少法是有自性，于胜义中亦不见故。

暂勿责难有眩翳人，且应诘汝自身。颂曰：

**若见梦境寻香城 阳焰幻事影像等  
同石女儿非有性 汝见不见应非理**

喻如梦中所见，与石女儿，同属非有。然见梦境，不见石女儿。乾闥婆城亦尔。阳焰谓见阳焰为水。幻事亦尔。影像等者谓谷响、变化等，彼等同是自性空。然汝唯见彼等，不见石女儿。故应先自责难，次乃责难愚夫也。

又颂曰：

**此于真实虽无生 然不同于石女儿**

### 非是世间所见境 故汝所言不决定

如薄伽梵说：“言诸趣如梦，非依真实说，梦中都无物，倒慧者妄执。乾闥婆城虽可见，十方非有余亦无，彼城唯名假安立，佛观诸趣亦复然。有水想者虽见水，然阳焰中水终无，如是分别扰乱者，于不净中见为净。犹如净镜中，现无性影像，大树汝应知，诸法亦如是。”此教亦说，色等虽自性不生，然是世间共见之境，石女儿则不尔。此于汝自宗成不定过，此于我等不成责难，以我等非于世俗中许色等有自性生，次于胜义中破故。

何以故？颂曰：

**如石女儿自性生 真实世间均非有**  
**如是诸法自性生 世间真实皆悉无**

由此道理，颂曰：

**故佛宣说一切法 本寂静离自性生**  
**复是自性般涅槃 以是知生恒非有**

由有如斯圣教，故生恒非有。经云：“佛转妙法轮，宣说一切法，本寂静不生，自性般涅槃。”此说由是寂静智之境故，说一切法寂静。何故是寂静智之境？谓不生故。由不生故是寂静智境。何故不生？谓自性涅槃。若法有自性，乃得有生。自性

且非有，复云何生？此明一切时中皆不生，非前无生者能有后生，非后生者而复更生。若尔云何？谓自性涅槃也。言本来者，表示诸法非唯于得瑜伽师智时乃不生，是于彼前世间名言时，诸法亦自性不生也。本字是最初之异名，当知即指世间名言之时。此是除盖障菩萨，依功德超胜门，赞叹世尊，谓佛于转法轮时，如是宣说诸法也。

自部诸师不应作如是难，是彼所共许故。颂曰：

**如说瓶等真实无 世间共许亦容有  
应一切法皆如是 故不同于石女儿**

设作是念：要有所依之地水火风色香味触等，乃可假立瓶等为有。若如汝说地等一切皆唯假立，都无所依实物，则同石女儿过无可避免。

答曰：此说非理，所依实物不得成故。如云：“如离于色等，则定无有瓶，如是离风等，则色亦非有。”又云：“地水及火风，皆无有自性，离三无余一，离一亦无三。若离三无一，离一亦无三，各别既非有，云何和合生。”如不许常法能生无常法，则说实法生不实法，亦不应理。如云：“云何从常法，能生于无常，因果相不同，终不见是事。”如

依假有之形等和合，便见镜中假有之影像。依假立柱等，见有假立之屋。依于树木假立为林。依梦中自性不生之种子，见有梦中自性不生之芽。如是一切假法，唯依假法乃合正理。如《中论》云：“如世尊神通，”乃至“皆如寻香城，如阳焰及梦。”故汝所难不成。

问曰：若汝于二谛俱破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者，则从无明行及种子等，生识及芽等，此世俗生如何决定？

答曰：

**诸法非是无因生 非由自在等因生  
非自他生非共生 故知唯是依缘生**

由前所说道理，诸法之生非自然生，非从大自在、时、微尘、自性、士夫、那罗延等生，亦非自他共生，故是依因缘生。唯有此生而不破坏世间名言。如薄伽梵说：“诸法名言，谓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所谓无明缘行。”《宝鬘论》云：“此有故彼有，如有长说短，此生故彼生，如灯燃发光。”《中论》云：“因业有作者，因作者有业，除此缘起外，更无成业因。如破业作者，受受者亦尔，及

余一切法，亦应如是破。”

如是宣说唯有缘性之缘起，非但不落无因生等分别，其余常、无常、有事、无事等二边分别，亦皆非有。为显此义。颂曰：

**由说诸法依缘生 非诸分别能观察  
是故以此缘起理 能破一切恶见网**

唯由此缘起理，诸世俗法便得成立，非由余理。故此缘起道理，能断前说一切恶见之网。唯以此缘性立为缘起义，不许少法是有自性。如云：“若依彼彼生，即自性不生，自性不生者，云何得名生。”

《中论》云：“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亦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义。”经亦云：“若从缘生即不生，此中无有生自性，若法依缘即说空，知空即是不放逸。”

若不许自性，无自性中即不有前说之生。要有自性，彼生乃有自然生，或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自在等生。复有生已安住之常，及坏已断灭等分别，余则不尔。为显此义。颂曰：

**有性乃生诸分别 已观自性咸非有  
无性彼等即不生 譬如无薪则无火**

由前所说道理，成立诸法皆无自性。故瑜伽师证圣道时，以无所见之理而见真实义，于诸法上不见有尘许自性，即无始所习色、受、善、不善、有事、无事等分别，皆得息灭。如眩翳人涂以安膳那药，灭除毛发等分别，即所得果，非令毛发等相转成余性为境也。

是故颂曰：

**异生皆被分别缚 能灭分别即解脱**  
**智者说灭诸分别 即是观察所得果**

由诸异生，不能如是了知法性，被分别缚。故诸圣者，由能如是通达法性，即得解脱。故破尽一切分别见，即是龙猛菩萨《中论》等中观察之果。如云：“若法有自性，见空有何德，虚妄分别缚，彼是此所破。”

是故颂曰：

**论中观察非好诤 为解脱故显真理**

龙猛菩萨于《中论》中广为观察，当知非好诤论，为降伏他而说。《中论》观察显示真理者，谓念云何能使有情无倒通达真实而得解脱耶？故如是说。

问曰：汝于论中岂非列举敌者所许而广破斥，故汝造论是为诤论，云何可说唯灭分别为所得果？

答曰：此诸观察虽非为诤论而发，然由显示真实义时，他宗本性脆弱，自然不能建立，如近光明冥暗自息，故我等无咎。颂曰：

**若由解释真实义 他宗破坏亦无咎**

如云：“诸佛虽无心，说法摧他论，而他论自坏，如野火焚薪。”

若为诤论而说法者，决定无疑，嗔他有过宗，爱自应理宗，必不能灭贪嗔分别。何以故？颂曰：

**若于自见起爱著 及嗔他见即分别**

分别不灭，即是系缚，终不解脱。若时说法不为诤论，颂曰：

**是故若能除贪嗔 观察速当得解脱**

如云：“智者无诤论，彼即无所宗，自宗尚非有，云何有他宗。”又云：“若汝爱自宗，他宗则不喜，不能证涅槃，二行无寂灭。”经云：“若闻此法起贪爱，闻说法动嗔心，被憍慢摧成颠倒，由憍慢力受众苦。”如是已以圣教正理明法无我。

今当明人无我，颂曰：

**慧见烦恼诸过患 皆从萨迦耶见生  
由了知我是彼境 故瑜伽师先破我**



萨迦耶见，谓计我我所为行相之染污慧。彼从生故，名从萨迦耶见生。彼复云何？谓诸烦恼，及诸过患。烦恼谓贪等，诸过患谓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等，彼等皆从萨迦耶见生。经云：“萨迦耶见为根本，萨迦耶见为因，萨迦耶见为集。”此说一切烦恼皆以萨迦耶见为因，由未断除萨迦耶见，能起诸行，能招生等众苦，故说皆以萨迦耶见为因也。此见之所缘谓我，以我执唯缘我为境故，欲断一切烦恼及过患者，唯应断除萨迦耶见。复由通达无我乃能断除，故瑜伽师先唯应达无我。若达无我，萨迦耶见既即随断，烦恼过患皆当灭除。由观察我即是修解脱之方便，故瑜伽师先当观察，何为萨迦耶见所缘之我。

萨迦耶见所缘之我其相云何？且述外道计。颂曰：

**外计受者常法我 无德无作非作者**  
**依彼少分差别义 诸外道类成多派**

数论计云：“根本自性非变异，大等七性亦变异，余十六法唯变异，神我非性非变异。”

由能生果故名自性。

于何时生？

谓见神我起欲时生。若时神我欲受用声等境，自性了知神我欲已，即与神我相合，出生声等。

生起次第，谓自性生大，大生慢，慢生十六法。复从十六法中之声等五唯生五大。

言非变异者，谓唯是能生，非如大等亦通变异。大等七法既是自性亦是变异，观待自果即是自性，观待自性即是变异。五知根等十六法唯是变异。故云：“十六唯变异。”神我既非能生，亦非变异。故云：“神我非性非变异。”由此次第出生一切变异。

神我云何受用耶？

曰：由意加持耳等五知根，即便摄取声等五境，觉即于彼发生贪著，神我思惟觉所著义，由神我本性有思，故说神我受用诸境。

若时神我由习少欲，于境离欲，渐修静虑，得天眼通。次以天眼观察自性，彼即羞耻如他人妇，即便脱离神我。一切变异亦皆逆转，入自性中隐灭不现。尔时神我独存，故名解脱。变异虽灭，而神我不灭常时独立，故名为常。

自性是作者，诸变异中亦有一分属于作者。以是神我少事而住，故非作者。是受者义，如前已说。

由无喜忧暗三德自性故，名无功德。遍一切故，名无作用。此即神我之差别义。

前云自性是作者，诸变异中亦有一分属作者，未审诸变异中何等属作者？何等非作者？

今当略说：其中喜忧暗三谓三德，忧以动转为性，暗以重覆为性，喜以轻明为性，苦乐痴三即此三之异名。三德平等时名冥性，此时功德为主最寂静故。三德未变时名为有性。从自性生大，大即觉之异名。从大生慢，慢有三种，曰变异慢、喜慢、暗慢。从变异慢生五唯，谓色声香味触。从五唯生五大，谓地水火风空。从喜慢生十一根，曰五作根，谓口手足大小便道。曰五知根，谓眼耳鼻舌皮。及通二性之意根。暗慢能发动余二慢。其中大慢五唯，通自性与变异。十根意及五大，唯是变异。自性则不通于变异。

依数论计之少分差别，转成多派外道。谓胜论师，计我有九德。曰觉、乐、苦、欲、嗔、勤勇、法、非法、行势。觉谓能取境。乐谓受所欲境。苦与上相违。欲谓希望所欲事。嗔谓厌离所不欲境。勤勇谓于所作事思惟善巧令到究竟。法谓能感增上生与决定胜。非法与上相违。行势谓从知生复为知

因。若时我之九德与我和合，即由彼等造善不善业，流转生死，若时神我以真实智断除觉等功德根本，便得独存而证解脱。说此神我是常住、作者、受者、有功德、遍一切故更无作用。更有一派计有屈伸作用。

吠陀派计如瓶等之虚空，由身异故一我成多。如是仅依我之差别，少分不同，诸外道类转成多派。

外道各派说我不同。颂曰：

**如石女儿不生故 彼所计我皆非有  
此亦非是我执依 不许世俗中有此**

汝所计我定非是有，以汝许不生故，如石女儿。此我亦非是我执之境，许不生故。复次非但于胜义非有，及非我执境。即于世俗，当知亦无彼二义故。

此因非但能破有性与我执境为不应理。颂曰：

**由于彼彼诸论中 外道所计我差别  
自许不生因尽破 故彼差别皆非有**

数论中说我之差别，谓常住、非作者、是受者、无功德、无作用。破云：彼我非常，乃至非无作用，自许不生故，如石女儿。于胜论所计，亦如是破云：我非是常，非作者等，自许不生故，如石女儿。当

知此宗，以不生因及石女儿喻，广破一切计我者所计我之自性差别。

以是颂曰：

**是故离蕴无异我 离蕴无我可取故**

是故无有异蕴之我，离诸蕴外无我可取故。如云：“若离取有我，是事则不然，离取应可见，而实无可见。”又云：“若我异五蕴，应无五蕴相。”

非但无有离蕴之我，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**不许为世我执依 不了亦起我见故**

其不执如是行相之我者，由其执著差别，亦起我见计我我所故，故离蕴我，为我执所依不应道理。

设作是念：世人虽不了知我之常住不生等差别义，然由往昔串习之力，彼等亦有能缘我之我见。

破曰：此亦不然，非唯学彼论者乃有我见，现见初未学者亦起我执。颂曰：

**有生旁生经多劫 彼亦未见常不生**

**然犹见彼有我执 故离五蕴全无我**

有诸有情生旁生趣经过多劫，至今未出旁生趣者，彼亦未见有如是行相之我。亦字摄堕地狱等趣。其未见如是行相之我者，然犹见有我执随转，谁有

智者，执如是我为我执所依。是故无有离蕴之我。

内教有计。颂曰：

**由离诸蕴无我故 我见所缘唯是蕴**

由前道理，离蕴之我不成立故，萨迦耶见之所缘，唯是诸蕴，故所言我唯是自蕴。此是内教正量部计。

复有异执。颂曰：

**有计我见依五蕴 有者唯计依一心**

有计色受想行识五蕴，皆是萨迦耶见之所缘，说此我执从五蕴起。如薄伽梵说：“苾刍当知，一切沙门婆罗门等所有我执，一切唯见此五取蕴。”为显此见是于可坏积聚之法而起，非于我我所起。故说我我所行相之见，名萨迦耶见。

余有计唯心为我。以经说：“我自为依怙，更有谁为依，由善调伏我，智者得生天。”此颂即说内心名我。何以知之？以无离蕴之我故。余经亦说调伏心故。如云：“应善调伏心，心调能引乐。”故说我执所依心名为我。

此当破曰：

**若谓五蕴即是我 由蕴多故我应多  
其我复应成实物 我见缘物应非倒**

诸计五蕴为我者，由蕴多故，我亦应多。其计唯心为我者，由眼识等差别或由刹那生灭有多识故，我亦应多。或随所应而出过失。如此过失，通难五蕴为我与唯心为我者。下说余过亦可通难两派。经说：“世间生时唯一补特伽罗生。”故他宗亦不许有多我。

又我应成实物者，唯色等物由过去等差别说名蕴故，唯说彼等即是我故，故我应成实物。然契经说：“苾刍当知有五种法，唯名唯言唯是假立，谓过去时、未来时、虚空、涅槃、补特伽罗。”又有颂言：“如即揽支聚，假想立为车，世俗立有情，应知揽诸蕴。”由所计我犯实物过，故五蕴非我。

又萨迦耶见，缘实物故，应非颠倒，如青黄等识。则断萨迦耶见应非拔除而断，应如缘青黄等之眼识，唯断缘彼之欲贪，说名为断也。

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**般涅槃时我定断 般涅槃前诸刹那  
生灭无作故无果 他所造业余受果**

若我即是五蕴性者，般涅槃时五蕴断灭故，我

亦应断。然不可说般涅槃时我亦断灭，成边执见故，故我非以五蕴为性。又般涅槃前诸刹那中，如五蕴是刹那生灭，我亦当有生灭，以我是五蕴性故。如不念云：“我今此身昔已曾有。”亦不应念：“我于尔时为顶生王。”以彼时之我，如身已灭故，及许于此受余生故。如论亦云：“非所取即我，彼有生灭故，云何以所取，而作能取者。”又云：“若五蕴是我，我应有生灭。”

纵有生灭，由无作者之我故，应无彼果。若有能造业者，应是无常。由无作者，业无所依故，诸业与果应无关系。若谓前刹那造业，后刹那受果者，则他人造业应余人受果，以他造业余受报故。是故亦犯造业失坏，未造受报等过。《中论》云：“若谓有异者，离彼应有今，我住过去世，未死今我生。如是则断灭，失坏诸业报，他造业此受，有如是等过。”故计五蕴是我不应道理。

救曰：前后刹那虽异，然是一相续故无过。

破彼颂曰：

### 实一相续无过者 前已观察说其失

前云：“如依慈氏近密法。”已说其失。论云：“若天异于人，是即为无常，若天异人者，是则无



相续。”故自相互异之法，谓是一相续，不应道理，所犯众过终不能免。

复为显示，五蕴非我，心亦非我。颂曰：

### 故蕴与心皆非我 世有边等无记故

由诵世间有边等无记故。计五蕴与心为我，不应道理。十四不可记事，一切部派皆同诵持。谓世间常，世间无常，亦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等，世尊说此不可记别。东山住部经云：“若有苾刍谓世间是常，起如是见者应当驱逐。若谓世间无常，起如是见者亦应驱逐。若谓世间亦常亦无常，起如是见者亦应驱逐。若谓世间非常非无常，起如是见者亦应驱逐。”于十四不可记事，皆如是说，不与共住。若世间言是指五蕴者，五蕴生灭无常故，则可记世间无常。般涅槃后五蕴非有，亦可记世间有边。如是亦可记如来死后非有也。然经破计世间有边等，故计五蕴是我不应道理。

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### 若汝瑜伽见无我 尔时定见无诸法

若五蕴或心是我者，则瑜伽师证见谛时，谓一切法无我，是见苦谛无我相。尔时应是见无五蕴名

见无我，然不许尔，故五蕴非我。

设作是念：业果关系时所说之我，此我更无别法，故唯诠五蕴。见无我时则诠外道所计神我。故见无我时，是离神我，唯见诸行，不犯见无诸法之过失。

破曰：

**若谓尔时离常我 则汝心蕴非是我**

若怖见无诸法之过失，谓我字是指常住神我，不许五蕴及心为我者，则失汝自宗。

设作是念：如是境上，不许神我，故无过失。

此亦不然。此处谓是神我，余处则云是诸蕴，何得如斯，都无定理随意转计耶。

若谓非有故，则诸蕴上此亦不转，前已宣说。故若说一切法无我时，不许我字诠五蕴者，余时亦应不许。若余时许诠五蕴者，则此时亦应许也。

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**汝宗瑜伽见无我 不达色等真实义  
缘色转故生贪等 以未达彼本性故**

如未曾尝花中蜜者，仅见花上有鸟，犹不能知彼味甘美。其曾尝彼味者，纵见花中无鸟，非即不

知彼味甘美，亦不能断彼味之爱著。此中亦尔，诸瑜伽师虽见色等诸法，离常住我，由其未知彼体性故，云何能知？若见色等是有自性，则见无彼我，云何能断除缘色贪等？若由了知无彼我故，即能断除缘境之贪等。任何有情皆不为令神我快乐，求可乐境，及恐彼苦，避不可爱境。由缘色等所生贪等，以无了达色等本性能断贪等之因缘故，犹如外道。

设作是念：我等是以圣教为量，诸分别量不能妨难。圣教中说唯蕴为我。如世尊说：“苾刍当知，一切沙门婆罗门等所有我执，一切唯见此五取蕴。”此中亦尔。颂曰：

**若谓佛说蕴是我 故计诸蕴为我者  
彼唯破除离蕴我 余经说色非我故**

此经非明诸蕴是我，令其信受诸蕴为我。世尊密意，是说离蕴都无有我，以是观待世俗谛破外道论故，及为无倒显示世俗谛故。

云何知此是破离蕴之我？

以余经中破色等是我故。如何破除？颂曰：

**由余经说色非我 受想诸行皆非我  
说识亦非是我故 略标非许蕴为我**

故彼经说：“唯见此五取蕴。”唯破离蕴之我。

经中破除色等为我，当知彼经亦破萨迦耶见所缘，假立能取诸蕴之我，以彼是依真实义说故。若不见有能取者，则彼所取亦定非有。故离缘色等之贪著，极应正理。由余经中如是说故，则前经略标非许诸蕴为我也。

复次，即使彼经是表诠义，然亦非说诸蕴是我，何以故？颂曰：

**经说诸蕴是我时 是诸蕴聚非蕴体**

如说众树为林时，是说树聚为林，非说树体，以非一一树皆是林故。如是唯说蕴聚是我，聚亦都无所有。颂曰：

**非依非调非证者 由彼无故亦非聚**

如薄伽梵说：“我自为依怙，亦自为怨家，若作善作恶，我自为证者。”此说是依是证。又云“由善调伏我，智者得升天。”此说可调伏，聚无实物。说是依怙、证者、调伏，不应道理。故聚亦非我。

若谓离能聚法无别聚故，当知彼果即能聚之果。故作依怙，可调伏，作证者，皆应道理。此亦

不然，过已说故。

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**尔时支聚应名车 以车与我相等故**

经云：“汝堕恶见趣，于空行聚中，妄执有有情，智者达非有。如即揽支聚，假想立为车，世俗立有情，应知揽诸蕴。”

由前道理。颂曰：

**经说依止诸蕴立 故唯蕴聚非是我**

凡依他法而立者，即非唯所依之支聚，依他立故。如大种所造，如以大种为因，安立青等大种所造色及眼等根。然彼二法非唯大种积聚。如是以蕴为因安立为我，亦不可说唯是蕴聚。

若谓瓶等不决定者。此亦不然，说瓶唯是色等积聚亦不成故。观察道理与前同故。

若谓唯轮等堆聚犹非是车，要轮等具足特殊形状乃得车名。如是色等之形状乃是自我。

此亦不然。颂曰：

**若谓是形色乃有 汝应唯说色是我  
心等诸聚应非我 彼等非有形状故**

彼非有色故。

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**取者取一不应理 业与作者亦应一**

由能取故，名为取者，即是作者。由被取故，名为所取，即是作业。取者谓我，取谓五蕴，若色等聚即是我者，作者与业，亦应成一。此非汝许，以大种与所造色，瓶与陶师，皆应一故。论云：“若薪即是火，作者业则一。”又云：“以薪与火理，说我与所取，及说瓶衣等，一切皆如是。”如不许火薪为一，亦不应计我与所取为一也。

若作是念：全无作者为能取者，此中唯有所取聚耳。

此不应理。颂曰：

**若谓有业无作者 不然离作者无业**

若不许作者，亦不应许无因之业。论云：“如破作作者，应知取亦尔，及余一切法，亦应如是破。”此中于事物上，给“罗札”字缘，由能取故名为取者，若无作用亦无彼事。故安立彼作用，通能取所取。取字义，如《声明论》云：“枳达与罗札，是多分。”故于业上，给“罗札”缘，亦通所取业也。如依作者安立业，依业安立作者。如是依于所取安

立取者，依于取者安立所取。如论云：“我不异于取，亦不即是取，而复非无取，亦不定是无。”是故当知，若离作者，业亦非有。若经说无作者而有业有报，当知是破有自性之作者，非破名言支分假立之我。如经云：“补特伽罗无明随转，作诸福行。”

复有过失。颂曰：

佛说依于地水火 风识空等六种界  
 及依眼等六触处 假名安立以为我  
 说依心心所立我 故非彼等即是我  
 彼等积聚亦非我 故彼非是我执境

经云：“大王，六界、六触处、十八意近行，是士夫补特伽罗。”六界，谓地水火风识空，依彼六界假立为我。眼等六触处，谓眼合触处，乃至意合触处，依彼六触处假立为我。十八意近行，谓缘色声香味触法，起六种喜意近行、忧意近行、舍意近行，依彼意行，及依心心所法，假立为我。既说依六界等假立为我，故非即是彼等，义谓非全无异。唯彼等积聚亦不应理。由上所说诸法皆非是我，故彼诸法皆非我执心之所缘。若时五蕴非我执境，离五蕴外亦无彼境，故我执境非有自性。诸瑜伽师由

了知我不可得故，亦知我所非有坚实，即能灭除一切有为，无有余受入般涅槃。故此观察最为端严。

入中论卷四 终



## 入中论卷五

有计我执之境，为五蕴。有计唯心者。若如彼宗，乃至有诸蕴生时，即应有我执转，以有我执事故。颂曰：

**证无我时断常我 不许此是我执依  
故云了知无我义 永断我执最希有**

设若常我是我执境，由无彼故可断我执。然汝计余法（五蕴）为我执境，由见无余事（常我）而断我故。惜此唯于汝论为然，其实毫无关系。

今以喻明。颂曰：

**见自室壁有蛇居 云此无象除其怖  
倘此亦能除蛇畏 噫嘻诚为他所笑**

设有愚人室有可怖毒蛇而不知畏，安闲居住而不设法救治，但心念无象岂能免蛇噬。如是计五蕴及唯心为我境者，知无常我，仍不能除缘蕴我执，亦定不能解脱生死。

如是已说我非即蕴，当说能依所依，我亦无性。  
颂曰：

**于诸蕴中无有我 我中亦非有诸蕴  
若有异性乃有此 无异故此唯分别**

若有异性，能依所依乃能应理。如云盘中有酪，世间许盘与酪异性，乃成能依所依。然诸蕴非异我，我亦不异诸蕴，故蕴与我无能依所依性。

我亦非有蕴。颂曰：

**我非有色由我无 是故全无具有义  
异如有牛一有色 我色俱无一异性**

我与诸蕴一性异性如前已破。若计我有蕴者。不异而有，如云天授有色。异性而有，如云天授有牛。然我与色，一性异性二俱非有，故计我有色，亦不应道理。

今当总结以上诸破，由所缘行相颠倒数量门，明萨迦耶见。颂曰：

**我非有色色非我 色中无我我无色  
当知四相通诸蕴 是为二十种我见**

五蕴无我，然萨迦耶见，由四种相执蕴为我，遂成二十种萨迦耶见。

若谓应作五相观察。《中论》亦云：“非蕴不离

蕴，彼此不相在，如来不有蕴，何处有如来。”此成五分。云何只说二十种见耶？

曰：二十种萨迦耶见，是经所建立。彼见若不缘蕴，则不执我。但以四相，缘蕴而转，无第五相。以离五蕴，别无可执为我之事，故萨迦耶见唯二十种。《中论》中说第五异品，当知是为破外道宗。

经说：以金刚智杵摧坏二十种萨迦耶见高山，而证预流果者。颂曰：

**由证无我金刚杵 摧我见山同坏者  
谓依萨迦耶见山 所有如是众高峰**

萨迦耶见山，未以圣金刚智杵摧坏之前。从无始生死以来，起自无明地基。竖穷三界，横遍十方。日日增长烦恼巉岩。若以现证无我金刚智杵摧坏之后，与最高峰同时坏者，当知彼即此见高峰。

今当破正量部所计实有补特伽罗。颂曰：

**有计不可说一异 常无常等实有我  
复是六识之所识 亦是我执所缘事**

离诸蕴外无我可取，故非离蕴别有补特伽罗。亦非即蕴自性，犯有生灭过故。是故我与诸蕴一性

异性俱不可说。如不可说一异，如是亦不可说是常无常。然是六识所识。又此补特伽罗，亦可说是实有，以说是造者受者故，生死涅槃，系缚解脱，所系属故。亦许彼是我执境事。

此说非理。颂曰：

**不许心色不可说 实物皆非不可说  
若谓我是实有物 如心应非不可说**

此颂显示，不可说者，定非实物。

次明假有。颂曰：

**如汝谓瓶非实物 则与色等不可说  
我与诸蕴既叵说 故不应计自性有**

如许瓶与色等，不可说是一性异性，而是假有。如是我亦应是假有，如瓶。如是二颂已明破立。

今更明一性异性为实法所依，以我非是实法所依而破实我。颂曰：

**汝识不许与自异 而许异于色等法  
实法唯见彼二相 离实法故我非有**

若如汝计，我实有者，则定当如识不异自体，而异色等，然此非有。应知非实法所依故，我非实

有，如瓶。

由是观察，计我实有，皆不应理。颂曰：

**故我执依非实法 不离五蕴不即蕴  
非诸蕴依非有蕴**

若分析我执境，计是实有不应道理。以非离蕴别有，亦非即蕴自性，又非诸蕴之所依，亦非以诸蕴为所依而依诸蕴。为显能依所依，故略文摄更互相依。计我有蕴亦不应理。

是故随计假我，或计我不可得，然不应许，如前所说行相之我。颂曰：

**此依诸蕴得成立**

如为不坏世俗谛故，唯许依彼因缘有此法生。如是此中许假有者，虽破上述有过诸相。然为世间名言得安立故，亦许依止诸蕴假立之我。现见施設名言我故。

为欲成立假我义故，今以外喻明所说义。颂曰：

**如不许车异支分 亦非不异非有支  
不依支分非支依 非唯积聚复非形**

此中一品、异品、能依品、所依品、具有品，

此五品如前已说。

积聚品与形状品，更当成立。为明彼义。颂曰：

**若谓积聚即是车 散支堆积车应有**

此虽于前已说，今更说者，是为显示余过失故。

以是颂曰：

**由离有支则无支 唯形为车亦非理**

若离有支，则亦无支，故支非有。为当说是何者积聚而成车耶？此亦字所摄义，谓唯形状为车不应道理，唯积聚为车亦不应道理。何则？以离有支，则无支故。是故唯形为车亦不应理。无有支义是彼自宗所许。

复次，若计唯形为车。且问彼形，为是支分之形？为是积聚之形？若计为支分形状差别者，为是不舍原有之支形耶？抑弃舍原形别有异形耶？

若谓不舍原形，不应道理。何以故？颂曰：

**汝形各支先已有 造成车时仍如旧**

**如散支中无有车 车于现在亦非有**

若谓未成车前，轮等形状差别，造成车时，仍如旧者。如于尔时诸散支中都无有车，则定当知造

成车时亦无有车，以支分形状无变异故。

若计第二义，谓有余形以为车者，此亦非理。

颂曰：

**若谓现在车成时 轮等别有异形者  
此应可取然非有 是故唯形非是车**

车众支分，轮轴辘等形状差别，如方、长、圆等。若谓于成车时，离原有者，有余轮等形状差别，新生起者，则应可取，然实不可取。如具辐辘毂等差别形状之轮，于成车时，未见本形有所变异，如是轴等之形状亦无变异。故许支分之形状为车，不应道理。

若谓轮等积聚之形状差别是车者。此亦非理。

颂曰：

**由汝积聚无所有 彼形应非依支聚  
故以无所有为依 此中云何能有形**

倘所言积聚，有少实体，乃可假立依彼之形。然所言支聚都无所有，云何依无所有假立形状？汝许假法必依实故。

若谓积聚虽非实有，亦可依彼假立不实之形状者。颂曰：

**如汝许此假立义 如是依于不实因  
能生自性不实果 当知一切生皆尔**

依自性不实之无明，生自性不实之诸行。依自性不实之种子，生自性不实之芽苗。如是当知一切因果，皆自性不实。徒费百千劬劳，执著无肉可食之物影假鹿，此复何为？

颂曰：

**有谓色等如是住 便起瓶觉亦非理**

此中有云：于色等如是安住上，便起瓶等觉心。亦以车喻而破。

复次颂曰：

**由无生故无色等 故彼不应即是形**

色等不生如前已说。由无生故，色等非有。计无所有为假立瓶等之因，及计瓶等以实法为因，均不应道理。故瓶等非是色等形状差别。

问曰：若以所说七相推求车无所有，则车应无。世间依车所立之名言，皆应断绝。然现见世云：取车、买车、造车等。由是世间所共许故，车实是有。



答曰：此过唯汝乃有。谓以前说七相推求，车不应理。然汝许是以理推求有所得法，而后安立。不许有余方便成立。故取车等世间名言，于汝宗中云何得有。然于我等全无过失。

何则？颂曰：

**虽以七相推求彼 真实世间皆非有  
若不观察就世间 依自支分可安立**

如前所说：“如不许车异支分”等，以七相推求。随于胜义、世俗，车均不成。然若不观察，唯就世间，如立青等与受等，唯缘起性。如是亦可许依轮等支分假立名车。由许依缘假立，故我宗中，全无失坏世间名言之过。即彼敌者亦应共许此义。

又此宗中，由世间共许门，非但能成立依车之名言，即此所有诸名差别，皆可不加观察，由世间共许门而自许也。颂曰：

**可为众生说彼车 名为有支及有分  
亦名作者与受者**

此中如车观待轮等自支即名有支，观待轮等各分即名有分，观待能取轮等作用即名作者，观待所受即名受者。

复有倒解佛经义者，谓唯支聚，都无有支，以离支聚不可得故。如是唯有众分，都无有分。唯有诸业，都无作者。唯有所受，都无受者，以离所受无可得故。住如是见，一切世间世俗，皆颠倒说，若如所许，即以前因亦当破坏所许支等。故遮。

颂曰：

### 莫坏世间许世俗

由世间世俗，若如前观皆不可得，若不观察，唯就世许，则皆可。故瑜伽师，以此次第，如前观察，速能测得真实渊底。颂曰：

**七相都无复何有 此有行者无所得  
彼亦速入真实义 故如是许彼成立**

倘所言车少有自性，则瑜伽师审观察时，于七相中随于一相，定有自性可得。然实无所得。故所言车，唯是由无明翳障蔽慧眼者之所妄计，实无自性可得。诸瑜伽师生是定解，即能速疾悟入真实义。亦字表示亦不坏世俗。故应许此是不加观察由共许而成立。诸有智者，当知此宗，唯有功德，全无过失。

问曰：诸瑜伽师虽不见有车，然见有彼支聚，此应是有。

答曰：汝于烧布之灰中寻求缕线，诚属可笑。

颂曰：

**若时其车且非有 有支无故支亦无**

设作是念：车拆毁时，岂无轮等支聚可得。云何可说无有支故支亦非有？

曰：此亦不然。起是念者，是由先见与车相属，乃知轮等是车支分。余不知者，唯见轮等，观待各自支分，自是有支。由彼未见轮等与车相属，故亦不知是车支分。

复次，当依此喻了知彼义。颂曰：

**如车烧尽支亦毁 慧烧有支更无支**

喻如火烧有支之车，彼诸支分一定烧毁。如是以观察木互相摩擦，发生无所得之慧火，烧毁车时，则成为慧火燃料之支分亦皆烧毁不能独存。如为不坏世俗谛故，诸瑜伽师速能悟入真实义故，观察车义立为假有。

颂曰：

**如是世间所共许 依止蕴界及六处  
亦许我为能取者**

如依轮等假立名车，轮等为所取，车为能取。如是于世俗谛中，为不断灭世间名言故。亦许我是取者，如车。五蕴、六界、六处，是我之所取。以依蕴等假立我故。如轮等为车之所取，如是蕴等亦是我之所取。如于世间名言，安立所取与取者之建立，如是业与作者之建立，亦当如车而许。颂曰：

### 所取为业此作者

蕴等所取安立为业，我即安立为作者。

若许我是依缘假立，则非坚不坚等分别之所依。故亦遮遣常无常等分别。颂曰：

**非有性故此非坚 亦非不坚非生灭  
此亦非有常等性 一性异性均非有**

依诸蕴假立之我，非是坚性，亦非不坚性。若我是不坚者，《中论》云：“所受非是我，彼有生灭故，云何当以受，而作于受者。”又云：“先无而今有，此中亦有过，我则是作法，亦为是无因。”若五蕴是我，则我有生灭。然汝不许我有生灭。故五蕴非我。计我不坚不应道理。如是计坚亦不应理，如《中论》云：“过去世有我，是事不可得，过去世中我，不作今世我。若谓我即是，而身有异相，

若当离于身，何处别有我。”此中亦无常住等性，如论师于《观如来品》云：“寂灭相中无，常无常等四，寂灭相中无，边无边等四。邪见深厚者，则说无如来，如来寂灭相，分别有亦非。如是性空中，亦不应思惟，如来涅槃后，云有或云无。”我与诸蕴，一性异性，亦皆非有。《中论》云：“若五蕴是我，我即有生灭，若我异五蕴，则无五蕴相。”又云：“即薪非是火”等。

何故于我不可分别坚不坚等？

论曰：“非有性故。”若我有少自性，乃可于彼分别坚不坚等。由我全无自性，故彼非有。如经云：“世间依怙说，四法无有尽，谓有情虚空，菩提心佛法。若彼法实有，宁不有穷尽，无实不可尽，故说彼无尽。”

若以七相推求，常无常等决定非有。若人不见无性，由无明增上故执为有性。次由萨迦耶见执著为我，是则流转生死无穷。颂曰：

**众生恒缘起我执 于彼所上起我所  
当知此我由愚痴 不观世许而成立**

推求我时。外道之理，由见即蕴非理，遂倒执

彼自性，谓我异蕴。内教诸部，由见离蕴无有异我，或又误执唯蕴是我。诸有无倒了解如来所说义者，见彼非有，而得解脱。又天、人、鬼、畜等一切众生，皆由无知随逐，恒缘彼我起我执心。缘彼所自在转或系属彼者，眼等内法，与诸外法，起我所执心。然彼我者，是由无知所成，非有自性。此虽非有，然由愚痴假立名言。故瑜伽师，见我毕竟无有可得。由我不可得故，则眼等所取亦皆不起。诸瑜伽师，由不见少法是有自性故，解脱生死。《中论》云：“若内外诸法，我我所皆灭，诸取亦当灭，取灭故生灭。”

云何无我，亦无我所？颂曰：

**由无作者则无业 故离我时无我所  
若见我我所皆空 诸瑜伽师得解脱**

如无陶师则无有瓶，故无我时亦无我所。如是由见我与我所，皆不可得，则即不见生死，诸瑜伽师当得解脱。若不见色等，则彼不起缘色之贪等烦恼，是故声闻独觉，不受后有而般涅槃。诸菩萨众，虽见无我，然由大悲增上力故，乃至未证无上菩提，恒生三有。故诸智者应当勤求如所说之无我。

我及我所唯是假立与车相同，如观察车七相非有，如是瓶等余法皆应例知。然是由余世间共许而有，佛不观察亦许为有。颂曰：

**瓶衣帐军林鬘树 舍宅小车旅舍等  
应知皆如众生说 由佛不与世诤故**

经说：“世与我诤，我不与世诤。”故不应违害世间所许也。

复次，世间以何等法施設名言？颂曰：

**功德支贪相薪等 有德支贪所相火  
如观察车七相无 由余世间共许有**

如瓶是有支，泥等为彼支。瓶是有德，绀青花纹等是彼之功德。瓶是所相，鼓腹翻口长项等是彼之能相。如是衣等当知亦尔。贪为染著，有贪谓贪之所依。火是能燃，薪是所燃。此中皆是以支为因施設有支，观待有支施設诸支，乃至观待于薪安立为火，观待于火安立为薪，与车喻相同。此等唯是世间名言，于此等上观察不转。

非唯支等是互相观待而立，即因果二法亦是相待而立。颂曰：

**因能生果乃为因 若不生果则非因**  
**果若有因乃得生 当说何先谁从谁**

因果二法，当知亦是要有彼法乃有此法。因果二法皆无自性。若如汝说因果二法有自性者，此二法中为先有因？抑先有果？为先从因生果？抑先从果立因？是故当知因果亦唯假立，相待而有，非自性有，如车。

复次，若谓因自性能生果者，为与果合而生？为不合而生？颂曰：

**若因果合而生果 一故因果应无异**  
**不合因非因无别 离二亦无余可计**

若谓因与果合而生者，合则成一如江海水合，不可分别此法是因，彼法是果，当云何法由何法生。若不合而生者，如不相合，不生其余非果，如是不合亦应不生此果。或不合而能生，应生一切法。其计因果有自性者，离生所生合不合外，复无第三可计。故有自性因，定不能生果。

是故颂曰：

**因不生果则无果**

若时因不能生果是则无果。

颂曰：



### 离果则因应无因

安立因法为因者，是以生果为因由，若无有果亦成因者，则因法之为因应无因由。故因果法非有自性。

汝宗如何？颂曰：

#### 此二如幻我无失 世间诸法亦得有

若如他宗，能生所生是有自性，则于彼上此观察转。若如我宗，诸法皆由颠倒遍计而生，自性不生，如同幻事。虽无自性，然是分别境界。如眩翳人所见毛轮。于彼法上不可思惟。故我无有所说过失。世间不观察所立诸法，亦皆得有，故一切皆成。

此中他作难云，如观因果为合而生？为不合生？汝亦同犯。颂曰：

#### 能破所破合不合 此过于汝宁非有

若谓能破与所破相合而破，过失如前。若谓不合，过亦同前。离此二外，亦无第三可计。如是汝之能破，非有破除所破之功能，由汝能破反被他破，故因果法亦即成立。

是故颂曰：

#### 汝语唯坏汝自宗 故汝不能破所破

复次颂曰：

**自语同犯似能破 无理而谤一切法  
故汝非是善士许 汝是无宗破法人**

此中自语同犯如前已说。无理而谤一切法者，汝言：同是不合故非能生。此有何理？如磁石不合，唯于可能处乃吸引铁，非吸一切。如眼不合，唯见可能处之色，非见一切。如是因虽不合而生果，要可能者乃生，非生一切不合者。如是全无正理谤一切法，故汝非是善士之所许可。复次汝是破法人，不立自宗唯破他宗者，名破法人。汝之观察无自宗，唯破他宗故。

为答此难。颂曰：

**前说能破与所破 为合不合诸过失  
谁定有宗乃有过 我无此宗故无失**

汝云：“自语同犯似能破。”此于我宗不同犯过。何以故？以我宗中，能破所破合亦不破，能破所破不合亦不破，以能破所破，俱无自性故。是故不应思惟合与不合。如经云：“具寿须菩提，为以生法得无生得？为以无生法得无生得？须菩提言：具寿舍利弗，我不许以生法得无生得，亦不许以无生法

得无生得。舍利弗言：具寿须菩提，岂无得无证耶？须菩提言：具寿舍利弗，虽有得有证，然非以二相。具寿舍利弗，若得若证唯是世间名言，预流、一来、不还、阿罗汉、独觉、菩萨，亦唯世间名言，于胜义中无得无证。”此谓由犯二边过故，破以生法与无生法得。然彼二法若全无亦不应理，故不观察于世间名言，许有得证。如是能破所破若合不合虽皆非有，于名言中当知能破破于所破。

复次颂曰：

如日轮有蚀等别 于影像上亦能见  
 日影合否皆非理 然是名言依缘生  
 如为修饰面容故 影虽不实而有用  
 如是此因虽非实 能净慧面亦达宗

如所言影像，都无少法。观与日轮为合而生？为不合而生？虽一切种俱不应理。然由色缘现前，即有影像可见，亦能了知欲知之义。如是自性本空之能破，能破于所破。自性本空之正因，能立其所立。不犯二边过失。故言自语同犯过失，不应道理。由慧即面，故名慧面。言净慧面，谓由断除无明，令慧清净。言能者，谓见彼因有斯能力。由于假有

者，以彼双关推征，不应道理。故依二边，于中观师若破若答，皆不得便。如提婆云：“有非有俱非，诸宗皆寂灭，于彼欲兴难，毕竟不能申。”《中论》云：“依空问难时，若人欲有答，是则不成答，俱同于所立。”由此亦当说能生因。

此中有云：“《中论》此时是能生因，非能显因。合不合难，是能显因，非能生因。故我自语非似能破。”

此不成答。由说有过之事，他不忍可。如能生因，则能显因，亦有过失。故彼答难不应道理。复次，此为成立《中论》所立宗故，自出能立。他举能破。答彼难时，仅答似破。此亦唯是他人所破。故唯吾之答复最为端严。

复次颂曰：

**若能了因是实有 及所了宗有自性  
则可配此合等理 非尔故汝唐劬劳**

汝将不净宗之过失，妄为净宗安立，是于我等唐设劬劳都无有益。如破眩翳人所见发等一性多性，圆形黑色等，于无翳人都无妨害。如是观察无自性之因果，汝执二边而破亦无妨难。故汝所立，

眼及磁石等喻虽不相合，而有作用，亦应破除，以彼犯过亦相等故。汝今弃舍无自性之正道，爱著恶分别之斜径，分别臆造，障蔽真道，汝何用此大劬劳为？

复次颂曰：

**易达诸法无自性 难使他知有自性  
汝复以恶分别网 何为于此恼世间**

如以自宗极成梦幻等喻，能使通达世间诸法皆无自性。若令了知诸法有性，则非易事，以无共许喻故。以是我能破一切难，无人能答。是谁使汝故恼世间？诸世间人如蚕作茧，已为烦恼恶分别茧之所缠缚，汝今何为，复于其上，更以恶分别丝结成坚网，周匝遍绕故恼世间。汝应弃此妄诤。一切诸法如同影像，既无自相，亦无共相，岂有现量或比量耶？此中唯一现量，谓一切智智。

复次颂曰：

**了知上说余破已 重破外答合等难  
云何而是破法人 由此当知余能破**

前安立缘起，及安立假设，破除他宗所余能破，

善了知己。进观因果为相合生，为不合生，外人为答此难，所说道理，则应重破。《中论》所说，唯遣分别，吾前已说。《中论》宁有破法之过？我此中亦非破他宗，以无可破性故。故我岂是破法之人？又汝所立此相，由何能成正相，有谁不立自宗唯破他宗。故此破法人相，毕竟非理。如是等余能破即由此宗而当了知。

始从“彼非彼生岂从他”至“观察速当得解脱”明法无我。次从“慧见烦恼诸过患”直至此颂，明人无我。

今当宣说空性差别。颂曰：

### 无我为度生 由人法分二

略说无我有二：谓法无我与人无我。

何故演说二种无我？

曰：“为度生”谓佛世尊，为欲度脱诸众生故，说二无我。其中为度声闻独觉故，说人无我。为度菩萨证得一切种智故，说法无我。声闻独觉虽亦能见缘起缘性。然由彼等于法无我不圆满修，唯有断除三界所行烦恼方便。可立彼等圆满修习人无我义。

颂曰：

**佛复依所化 分别说多种**

由所化众生有种种意乐。即此二种无我，佛复分别演说多种。颂曰：

**如是广宣说 十六空性已**

**复略说为四 亦许是大乘**

经云：“复次善现！菩萨摩訶萨，大乘相者，谓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义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无散空、本性空、一切法空、自相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自性空。”如是广说十六空已。又云：“复次善现！有性由有性空，无性由无性空，自性由自性空，他性由他性空。”复说四空。又说此诸空性名为大乘。若空不空，都无少法。如是诸行，唯由所化众生增上，随世俗说，如说色等。《中论》云：“若有不空法，则应有空法，实无不空法，何得有空法。空则不可说，非空不可说，共不共叵说，但以假名说。”

此中且说内空。颂曰：

**由本性尔故 眼由眼性空**

**如是耳鼻舌 身及意亦尔**

**非常非坏故 眼等内六法**

### 所有无自性 是名为内空

经云：“云何内空？内为内法，即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当知此中眼由眼空，非常非坏。何以故？本性尔故。”此中常者谓不舍本性，此复暂住即灭，非全坏故。此谓若法有自性，则应是常，或永失坏。《中论》云：“性从因缘出，是事则不然，性从因缘出，即名为作法，性若有作者，云何有此义，性名为无作，不待异法成。”

论师论中所说差别行相，如是本性。论师许有耶？

曰：如薄伽梵说：“若佛出世若不出世，诸法性，恒常安住。”所说法性可许是有。

此法性为何等？

曰：即眼等之本性。

眼等本性为何？

曰：谓不造作，不观待他，离无明翳慧所通达之本性。

此性有耶？

曰：谁云此无？此若无者，诸菩萨众复为何义，修学波罗蜜多道。然诸菩萨实为通达此法性故，如是勤修百千难行。如经云：“善男子，当知胜义，



不生、不灭、不住、不来、不去。非诸文字所能诠表，非诸文字所能解说，非诸戏论所能觉了。善男子，当知胜义，不可言说，唯是圣智各别内证。善男子，当知胜义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。为何义故，诸菩萨众，剃除须发，披着法服，知家非家，正信出家。既出家已，复为证得此法性故，勤发精进，如救头然，安住不坏。善男子，若无胜义，则修梵行，徒劳无益。诸佛出世亦无有益。由有胜义，故诸菩萨名胜义善巧。”

外曰：噫！既不许少法是有自性，忽许无所造作，不待他成之本性，汝诚可谓自相违者。

答曰：是汝未了《中论》意趣。此中意趣，谓若愚夫所取眼等缘起自性，即是彼等本性者，则修梵行徒劳无益，由彼非是眼本性故。为见此性而修梵行，则成有益。此复我待世俗谛故，说不造作，不待他成。若性非是愚夫所见，说名本性则应道理。唯此非胜义事，亦非无事，以此本性即寂灭故。又此本性，非唯论师许有，亦能令他受许此义，故立此本性为二极成。有说热等为火等本性，如彼所说毕竟非理。由是缘起，即造作故，有所待故。以有彼故，则说无造，不待他成，不应道理。此中谓无

胜执性故，于世俗中如义成立故，广辨已了，当说正义。此中言眼等由眼等性空者，显自性空。非说眼等由离内作者故空，亦非由二取性空，谓由此一法无彼一法，说名为空。

此中外空。颂曰：

**由本性尔故 色由色性空  
声香味及触 并诸法亦尔  
色等无自性 是名为外空**

经云：“云何外空？外谓外法，即是色等。色由色空，乃至法由法空。”如前“非常非坏，本性尔故。”等广说义，遍入下释一一空中。

颂曰：

**二分无自性 是名内外空**

经云：“内外诸法，无内外法自性，名内外空。”

颂曰：

**诸法无自性 智者说名空  
复说此空性 由空自性空  
空性之空性 即说名空空  
为除执法者 执空故宣说**

经云：“云何空空？空谓一切法空。此空复由空空，是名空空。”有执空性为实法者，为破彼等

执空法故，说此空空。如云：“为破诸分别，故说甘露空，若复执著空，佛说极可呵。”

颂曰：

**由能遍一切 情器世间故  
无量喻无边 故方名为大**

离十方外，别无有情世间，及器世间，由方能遍一切众生，故名为大。由遍十方而修慈无量等。十方即是无量之喻，由无边际，故亦名大。颂曰：

**由是十方处 由十方性空  
是名为大空 为除大执说**

经云：“云何大空？谓东方由东方空。”有执十方无量，于十方上起实大执，为除彼执，说此大空。如胜论派执方为实。

颂曰：

**由是胜所为 涅槃名胜义  
彼由彼性空 是名胜义空  
为除执法者 执涅槃实有  
故知胜义者 宣说胜义空**

经云：“云何胜义空？胜义谓涅槃。当如此中涅槃由涅槃空。”有执涅槃为实法者，为除彼执，故说此空。义谓所为句，或所知句。

颂曰：

**三界从缘生 故说名有为  
彼由彼性空 说名有为空**

经云：“云何有为空？有为谓三界，当知此中欲界由欲界空。”

颂曰：

**若无生住灭 是法名无为  
彼由彼性空 说名无为空**

言由彼者谓由无为。经云：“云何无为空？无为谓无生、无灭、无住、无异，当知此中无为由无为空。”

颂曰：

**若法无究竟 说名为毕竟  
彼由彼性空 是为毕竟空**

经云：“云何毕竟空？究竟谓常究竟断究竟，若法究竟不可得，是名毕竟，当知此中毕竟由毕竟空。”

颂曰：

**由无初后际 故说此生死  
名无初后际 三有无去来  
如梦自性离 故大论说彼  
名为无初际 及无后际空**

经云：“云何无际空？若法初后不可得，则无中间。若法初后中间俱不可得，即无去来。当知此中初后中间，由初后中间空，非常非坏。”初谓初际，后谓后际。

颂曰：

散谓有可放 及有可弃舍  
无散谓无放 都无可弃舍  
即彼无散法 由无散性空  
由本性尔故 说名无散空

经云：“云何无散空？散谓可放可弃可舍。当知此中无散由无散空。”散谓有可舍，无散谓全无可舍。

颂曰：

有为等法性 都非诸声闻  
独觉与菩萨 如来之所作  
故有为等性 说名为本性  
彼由彼性空 是为本性空

经云：“云何本性空？谓诸法本性，无作、无为，非声闻作。”

颂曰：

十八界六触 彼所生六受

**若有色无色 有为无为法  
如是一切法 由彼性离空**

此是一切法空。经云：“云何一切法空？一切法谓有为无为。”十八界谓内六处，外六处，六识身。六触，谓眼和合触，至意和合触。由触为缘所生六受。此中一切法由一切法空。

颂曰：

**变碍等无性 是为自相空**

何为色等自相，为广说故。颂曰：

**色相谓变碍 受是领纳性  
想谓能取像 行即能造作  
各别了知境 是为识自相  
蕴自性谓苦 界性如毒蛇**

由摄持义同，说界以毒蛇为相。

颂曰：

**佛说十二处 是众苦生门**

以是出生众苦之门故。

颂曰：

**所有缘起法 以和合为相**

和合为缘起相。以缘起，是由和合之所显故。

颂曰：

**施度谓能舍 戒相无热恼  
忍相谓不恚 精进性无罪**

精进，以摄持善法为相故。

颂曰：

**静虑相能摄**

能摄一切善法故。

颂曰：

**般若相无著**

趣向涅槃故，不著一切故。

颂曰：

**六波罗蜜多 经说相如是  
四静虑无量 及余无色定  
正觉说彼等 自相为无嗔**

世尊说彼无嗔为相，由离嗔恚乃能得故。

颂曰：

**三十七觉分 自相能出离**

出离谓解脱。以此是出离生死之因，能得出离，故名能出离，即以能得解脱为相。静虑等义如前已说。

颂曰：

**空由无所得 远离为自相**

由诸法无所得，不为分别垢所染污。故空解脱门以远离为自相。

颂曰：

**无相为寂灭 第三相谓苦  
无痴八解脱 相谓能解脱**

无相解脱门，由相不可得故，寂灭为相。第三谓无愿解脱门，此以苦与无痴为相。由正观察诸行为苦，及以正慧观诸行性，不希愿故。故第三解脱门以苦与无痴为相。八解脱者，谓内有色想观外诸色，是第一解脱。内无色想观外诸色，是第二解脱。净解脱第四静虑性，是第三解脱。四无色解脱，如前已说。想受灭，是第八解脱。此诸解脱，能从等至障中得解脱故，以能解脱为相。

颂曰：

**经说善抉择 是十力本性**

下文所说十力，当知以善抉择为相。由善抉择无障碍相，故名为力。

颂曰：

**大师四无畏 本性为坚定**

四无所畏者，谓佛自称，我是正等觉者。设有沙门，若婆罗门，若天魔梵，若余世间，依法立难，



佛于是法非正等觉。我于彼难正见无因。如经广说。或佛自称，我已永尽诸漏。广说乃至，依法立难，佛于是漏犹未永尽。或佛宣说，诸障碍法染必为障。广说如前。或佛宣说正出离道，诸圣修习决定出离，决定通达，正尽众苦，作苦边际。乃至广说。此诸无畏，以极坚定为相，谁亦不能有所动故。

颂曰：

**四无碍解相 谓辩等无竭**

四无碍解至下当说，彼等以无竭为相。

颂曰：

**与众生利益 是名为大慈**

**救护诸苦恼 则是大悲心**

**喜相谓极喜 舍相名无杂**

大慈，以与作利益为相。大悲，以救护诸众生苦恼为相。大喜，以极欢喜为相。大舍，以离贪嗔无杂为相。

颂曰：

**许佛不共法 共有十八种**

**由彼不可夺 不夺为自相**

佛十八种不共法。如经云：“善现，始从如来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终至无依入般涅槃。于中如来，

常无误失，无卒暴音，无忘失念，无不定心，无种种想，无不择舍，志欲无退，精进无退，忆念无退，等持无退，般若无退，解脱无退。一切身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。一切语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。一切意业智为前导，随智而转。若智若见于过去世无著无碍，若智若见于未来世无著无碍，若智若见于现在世无著无碍。”此十八种佛不共法，以不可夺为相，由常无误失等，他人不能得其便故。此等广释，如《陀罗尼自在王请问经》，应当了知。

颂曰：

一切种智智	现见为自相
余智唯少分	不许名现见
若有为自相	及无为自相
彼由彼性空	是为自相空

已说自相空。

颂曰：

现在此不住	去来皆非有
彼中都无得	说名不可得
即彼不可得	由彼自性离
非常亦非坏	是不可得空

过去未来，已灭未生故，现在不住故，三世皆

非有。经云：“不可得谓此中求三世不可得，当知此中不可得由不可得空。”

颂曰：

**诸法从缘生 无有和合性  
和合由彼空 是为无性空**

和合性谓从和合所生，由从因缘生故，和合性非有。自性谓无性，彼之空性，即无性自性空。

如是已广说十六空，当说四空。颂曰：

**应知有性言 是总说五蕴  
彼由彼性空 说名有性空**

有性谓五蕴。此有性由有性空。

颂曰：

**总言无性者 是说无为法  
彼由无性空 名为无性空**

无性谓无为法，虚空涅槃等。此无性由无性空，是为无性空。

颂曰：

**自性无有性 说名自性空  
此性非所作 故说名自性**

自性谓本性，非声闻等之所作故。自性由自性空，是为自性空。

颂曰：

**若诸佛出世 若佛不出世  
一切法空性 说名为他性  
实际与真如 是为他性空**

他性谓最胜性，其最胜性谓常有性。或言他性，谓殊胜智所通达性。彼由彼性空。或言他性为彼岸所有，出世间故名为他性。即是实际，由不变故即真如义。空性为相之空性，名他性空。

颂曰：

**般若波罗蜜 广作如是说**

今当说信解般若波罗蜜多菩萨不共功德，结述般若品。颂曰：

**如是慧光放光明 遍达三有本无生  
如观掌中庵摩勒 由名言谛入灭定**

言如是者，显前所说观察道理。由前观察，发生慧光，放大光明，灼破障蔽真实之黑暗。彼复由世俗谛力入灭尽定。

灭定自性，亦非弃舍救护众生之意乐。颂曰：

**虽常具足灭定心 然恒悲念苦众生**

此菩萨加行属生死摄，增上意乐属涅槃摄。故于无依众生，恒时增长大悲。

颂曰：

**此上复能以慧力 胜过声闻及独觉**

第六地菩萨以上，第七地等，能以慧力，胜过佛之声闻弟子及诸独觉。

颂曰：

**世俗真实广白翼 鹅王引导众生鹅**

**复承善力风云势 飞度诸佛德海岸**

此菩萨之世俗功德，亦增上炽盛，能引导深植善根之众生群鹅，其飞度于诸佛功德大海之彼岸者，厥为二谛，即此菩萨之白广双翼也。

入中论卷五 终

## 入中论卷六

### 第七菩提心远行地

已说发第六心，今说第七发心。颂曰：

**此远行地于灭定 刹那刹那能起入  
亦善炽燃方便度**

入灭定者，谓入实际。说真如名灭，此中息灭一切戏论故。此第七远行地菩萨，于第六地所得灭定，刹那刹那能入能起。经云：“佛子，菩萨从第六地来能入灭定，今住此地能念念入，亦念念起，而不作证。”又此地中方便波罗蜜多亦最清净。当知唯由般若行相差别，名为方便、愿、力、智度，善择法时即是慧度，非余相故。

## 第八菩提心不动地

已说发第七心，今说第八发心。颂曰：

**数求胜前善根故 大士当得不退转  
入于第八不动地**

又彼菩萨，数数为求胜过以前之善根，即当入于第八不动地，得不退转。彼数数得胜前善根者。经云：“譬如乘船欲入大海，未至于海多用功力，排牵而去。若至大海但随风去，不假人力。以至大海一日所行，视未至时，设经百岁亦不能及。佛子，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。积集广大菩提资粮，乘大乘船，到菩萨行海，于一念顷以无功用智，入一切智智境界。本有功用行，经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，所不能及。”

颂曰：

**此地大愿极清净 诸佛劝导起灭定**

又此菩萨初发心时，所发百万阿僧祇等十种大愿，于此地中皆得清净，故此地中愿波罗蜜多最为增上。此不动地菩萨立为童真地。第九地时得法王子。第十地时，得佛灌顶，如转轮王。不动地菩萨，

入灭定时，诸佛世尊劝令起定。经云：“佛子，此住不动地菩萨，由本愿力故住此法门流。诸佛世尊，与彼起如来智，作如是言：善哉善哉！善男子！此胜义忍随顺佛法。然善男子！我等所有十力、四无畏等不共佛法，汝今未得。汝应为欲成就此法，勤加精进，勿复放弃如此忍门。又善男子！汝虽得是寂灭解脱，然诸凡夫未能证得，种种烦恼常现在前，种种寻伺常相侵害，汝当愍念如是众生。又善男子！汝当忆念本所誓愿。”广说乃至“若诸佛世尊，不与此菩萨起一切智智门者，彼时即入究竟涅槃。”

由其如是起灭定故。颂曰：

**净慧诸过不共故 八地灭垢及根本  
已尽烦恼三界师 不能得佛无边德**

无分别智如旭日东升，所有三界行一切能感生死之烦恼，如同黑暗，及其根本皆悉消灭。此地菩萨由断彼烦恼故，为三界尊长。然于尔时犹未获得诸佛世尊之功德，为得彼功德故，复更精进。

经说：“彼时即入究竟涅槃。”故知此地已离三界欲，若未离欲定不能得究竟涅槃故。若此地菩萨



已离三界欲，则生死永灭，如何圆满一切佛法耶？  
颂曰：

### 灭生而得十自在 能于三有普现身

此地虽已灭除生死，然由证得十种自在，由此之力受意生身，能现种种身，故此菩萨圆满一切资粮，都不相违。十种自在，如经云：“得寿自在，于不可说不可说劫加持寿量故。得心自在，已于无量无数等持智观入故。得财自在，以能示现一切世界无量庄严具，庄饰加持故。得业自在，应时能现业果加持故。得生自在，于一切世界示现受生故。得愿自在，于随所欲佛刹时分，示现成佛故。得胜解自在，已能示现一切世界佛充满故。得神通自在，诸佛刹中皆能示现神通游戏故。得智自在，已能示现佛力、无畏、不共佛法、相好、正等觉故。得法自在，已能示现无边无中法门明故。”

## 第九菩提心善慧地

已说发第八心，今说第九发心。颂曰：

### 第九圆净一切力 亦得净德无碍解

第九地菩萨，力波罗蜜多，最极清净。亦得四无碍解清净功德。谓法无碍解、义无碍解、词无碍解、辩无碍解。此中以法无碍解，了知一切诸法自相。以义无碍解，了知一切诸法差别。以词无碍解，善能无杂演说诸法。以辩无碍解，能知诸法次第相续无间断性。

## 第十菩提心法云地

已说发第九心，今说第十发心。颂曰：

**十地从于十方佛 得妙灌顶智增上  
佛子任运澍法雨 生长众善如大云**

又此菩萨住十地时，获得十方诸佛灌顶。如经云：“又此菩萨证得百万阿僧祇三摩地已，最后名一切智智灌顶大三摩地而现在前。此三摩地才现前已，有大宝王莲花出现，其花量等百万三千大千世界。”广说乃至“以满百万三千大千世界极微尘数莲花而为眷属，菩萨身量与其莲花正等相称。此三摩地现在前故，示坐宝王莲花座上，彼适坐已，十方一切佛刹诸佛众会，皆从眉间白毫相中，出大光明，入此菩萨而为灌顶。”又此菩萨智波罗蜜多最极清淨，为欲生长世间善根稼穡故，任运降澍甘露法雨，犹如大云。

已说发第十心，今说从第一菩提心起所得功德之数。颂曰：

菩萨时能见百佛 得佛加持亦能知  
此时住寿经百劫 亦能证入前后际  
智能起入百三昧 能动能照百世界  
神通教化百有情 复能往游百佛土  
能正思择百法门 佛子自身现百身  
一一身有百菩萨 庄严围绕为眷属

如经云：“既出家已，一刹那顷、瞬息、须臾，能证菩萨百三摩地。见百如来。彼佛加持皆能了知。能动百世界。能往百刹土。能照百世界。成熟百有情。能住寿百劫。于前后际各能入百劫。于百法门能正思择。示现百身。身身皆能现百菩萨眷属围绕。”

颂曰：

如极喜地诸功德 如是住于无垢地  
当得功德各千种

如发第一菩提心菩萨，所得功德皆是百数。即彼功德，发第二菩提心之菩萨，各得千数。

又彼功德，于第三菩提心等五地时。颂曰：

余五菩萨得百千 得百俱胝千俱胝

**次得百千俱胝量 后得俱胝那由他  
百转千转诸功德**

此中发第三菩提心之菩萨，当得百千所说功德。发第四心菩萨，当得百俱胝功德。发第五心菩萨，当得千俱胝功德。发第六心菩萨，当得百千俱胝功德。发第七心菩萨，当得百千俱胝那由他功德。

以上功德，计算俱穷，当以微尘而数。颂曰：

**住不动地无分别 证得量等百千转  
三千大千佛世界 极微尘数诸功德**

菩萨发第八心，如所说功德，当得百千三千大千世界极微尘数。

颂曰：

**菩萨住于善慧地 证得前说诸功德  
量等百万阿僧祇 大千世界微尘数**

发第九心菩萨，所说功德，与百万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量相等。

颂曰：

**且说于此第十地 所得一切诸功德  
量等超过言说境 非言说境微尘数**

菩萨发第十心，如上述功德，当得不可说不可说转佛刹微尘数。言且说者，显说功德之次序，谓

犹不止此数。

又此菩萨，颂曰：

**一一毛孔皆能现 无量诸佛与菩萨**  
**如是刹那刹那顷 亦现天人阿修罗**

发第十心菩萨，能无分别，于自身中一一毛孔，示现无量诸佛，各有无数菩萨而为眷属。刹那刹那，各现异相。又能于身一一毛孔，刹那刹那示现五趣有情，人等各异不相紊乱。亦字摄未说者，谓于应以帝释、大梵、护世、人王、声闻、独觉、如来等身而教化之有情，即能任运示现帝释等身而为说法。此诸功德差别，广如经说。

已说菩萨地功德，下略说佛地功德，由称颂门，赞佛世尊。颂曰：

**如净虚空月光照 生十力地复勤行**  
**于色界顶证静位 众德究竟无与等**

譬如明月，于净虚空中，能照耀一切众生。如是已得第十发心，净治能障佛法之黑暗，了知自身能得佛法，为得佛地故复更精进修行。由此精勤故，诸佛世尊唯于色究竟天得无上智。此地一切功德皆到究竟，以诸功德至此为极，最殊胜故。亦是无等，

以无与此相等者故，更无过上者故。

世尊于彼成正等觉时，一刹那顷即得一切智智。颂曰：

**如器有异空无别 诸法虽别性无差  
是故正知同一味 妙智刹那达所知**

如瓶盘等器虽有差别，然彼上之虚空毫无差别，同无碍故。如是色受等法虽有差别，然彼上之真实义，无生为相，亦无差别。是故当知此真实义唯是一味，此复唯以一刹那智周遍了知。故佛世尊，唯以一刹那智而得一切智智也。

外问，颂曰：

**若静是实慧不转 不转而知亦非理  
不知宁知成相违 无知者谁为他说**

既安立无生为色等诸法之真实义，又安立彼为可知。若时安立寂静为真实义，则于彼义，应许智慧毕竟不转。以若于不生为性之真实义，智慧转者，为以何行相转？由无行相，故于真实义，智慧应不转。若慧不转，则说决定所知，不应道理。云何可说遍了知此耶？若谓不知即是遍知真实义，亦不应理。何以故？若不遍知，宁是能知，应成相违。说

不知为知互相矛盾，故不遍知，如何是知。若无有心，则亦无知者，汝等谁复为他宣说，云我知真实义，如是行相，而令他了知耶？是故此说不应道理。

答彼。颂曰：

**不生是实慧离生 此缘彼相证实义  
如心有相知彼境 依名言谛说为知**

此中若识随取彼相，即说此识了知彼境。如识生时带青行相，即说知青。如是此智生时，随取真实义之行相，即安立为知真实义。为显此智随取彼相，故曰：“不生是实慧离生，此缘彼相证实义。”即依缘彼行相而立。言“如心有相”等，是取共许之喻，如前已说。故由假名立为达真实义，实无少法能知少法，能知所知俱不生故。

又汝说云：若无知者，谁复为他宣说真实义如是行相耶？

今当解释，此智虽是不生，然于世间亦非不能显示真实。颂曰：

**百福所感受用身 化身虚空及余物  
彼力发音说法性 世间由彼亦了真**



诸佛如来，住何色身现证法界？此身是由百福所感，具足不可思议种种身相，是诸菩萨受用法乐之因。即于现在仍说法要。如云：“曼殊室利，当知不生不灭，即是如来增语。”由此百福所感色身，发出如来加持音声，世间堪闻如是行相正法器者，便能无倒了解真实。不但百福所感色身，即此加持之化身，发出显示诸法真实义之声音，世间由此亦能了解真实义。又非但化身，即如虚空，及余草木岩壁等物，虽无心心所，然由彼力，亦能发出声音，世间由此了解真实。

诸无心心所法，现在既无分别作用，云何能为说法之因耶？

当举外喻以明斯义。颂曰：

如具强力诸陶师 经久极力转机轮  
 现前虽无功用力 旋转仍为瓶等因  
 如是佛住法性身 现前虽然无功用  
 由众生善与愿力 事业恒转不思议

由何力故，虽无分别，而能称其所化机宜，饶益无边诸有情界。谓诸菩萨昔发大愿：如佛世尊现无分别，犹摩尼宝及如意树，随其所宜饶益众生。

安住法界刹那不动，教化众生而不失时。愿我亦能如是。由此愿力，与诸众生堪闻是法善业成熟，故有如是事业差别。由是当知，现前虽无功用，而能宣说法真实义，饶益有情。

今当说佛法身。颂曰：

**尽焚所知如干薪 诸佛法身最寂灭  
尔时不生亦不灭 由心灭故唯身证**

智慧自性身，尽焚一切如同干薪之所知。所知既不生，其具不生行相之智，即是诸佛法身。是故经云：“应观佛法性，即导师法身，法性非所识，故彼不能了。”尔时法身不生不灭，依此故云：“曼殊室利！当知不生不灭，即是如来增语。”由于此智真实义境，诸心心所毕竟不转。故依世俗，立为唯由身证。

颂曰：

**此寂灭身无分别 如如意树摩尼珠  
众生未空常利世 离戏论者始能见**

若身现证此真实义，即说彼身为寂灭性，由其永离心心所故。性虽寂灭，然能饶益有情。故云：

“无分别，如如意树摩尼珠。”义谓此身虽无分别，如如意树及摩尼珠，亦为成满所欲之因。此身为利世间故，尽未来际，常住于世。言常者，表久远住。是故当知，生死未空，虚空未尽，诸佛恒以此相饶益有情安住世间。又此百福相好庄严之身，唯诸菩萨已离戏论，久修福智二种资粮，证得无垢净慧镜者，始能现见。有戏论者，则莫能见。

余等流身，或从法身起，或由色身之力而起。唯以调伏众生因缘而起，为显此身威力差别亦不可思议。颂曰：

**能仁于一等流身 同时现诸本生事  
自生虽已久迁灭 明了无杂现一切**

未得一切智智之前，无始以来自本生事，虽皆久已迁灭。然为显示彼一切故，便能同时，于一等流身中，明了无杂任运示现，一切本事，如明镜中现众色相。

又佛往昔行菩萨行，于何所，为何事，如何行，如是一切，皆能于一身中任运示现。颂曰：

**何佛何刹能仁相 诸佛身行威力等  
声闻僧量如何行 诸菩萨身若何等**

**演说何法自若何 如何闻法修何行  
作何布施供佛等 于一身中能普现**

诸佛世尊昔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供事何等诸佛世尊，于何等佛刹，以吠琉璃宝、玛瑙宝、帝青宝、颇胝迦宝为地，宝树围绕，纵横相等，其中有情差别庄严，诸佛世尊示现降生等相，于一身中皆能示现。又彼诸佛世尊，身行之殊妙威力，及彼声闻僧众，数量若干，如何修行法随法行，乃能成彼声闻僧伽。又彼诸佛之佛刹中，诸菩萨众，相好严身形量具足，如何受用衣食卧具等事，演说何法，为说一乘抑说三乘，如是一切于一身中，皆能示现。又于尔时自身若何，为生婆罗门等何等种姓，成就何等色身智慧，为是在家，为是出家，听闻法已，为受有余学处，或无余学处，修何种行，以何衣食庄严具等，供养诸佛世尊及彼声闻菩萨，经几久时，供几许量，如是一切于一身中皆能示现。

如说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本事。颂曰：

**如是持戒修忍进 禅定智慧昔诸生  
彼等无余一切行 于一毛孔亦能现**

此接前颂“于一身中能普现”句。显往昔所修六度诸行，皆能于一身中普现。又非但能于一身中

普现一切，即于一毛孔中亦能普现一切诸行。

又非唯能现自所修行。颂曰：

**诸佛过去及未来 现在尽于虚空际  
安住世间说正法 救济苦恼众生者  
彼初发心至菩提 一切诸行如己行  
由知诸法同幻性 于一毛孔能顿现**

且如通常幻师，唯以咒力尚能于自身中，示现种种物相。何况诸佛世尊与诸菩萨，已知诸法本性与幻事性全无差别，岂不能现。谁有智者仍不能解或反生疑。是故智者，当由此喻增上信解。

如自诸行与诸佛行，于一毛孔皆能顿现。颂曰：

**如是三世诸菩萨 独觉声闻一切行  
及余一切异生位 一毛孔中皆顿现**

已说身圆满。次显虽无分别，而得随欲自在圆满。颂曰：

**此清净行随欲转 尽空世界现一尘  
一尘遍于无边界 世界不细尘不粗**

诸佛世尊，随所欲门，能于一微尘境上，示现尽虚空际一切世界，然世界不细，微尘亦不粗，各住本性，而能随欲示现也。又云：“一尘遍于无边

界。”谓诸佛世尊，略起欲念，即能现一微尘，遍于无边一切世界。

如是颂曰：

**佛无分别尽来际 一一刹那现众行  
尽瞻部洲一切尘 犹不能及彼行数**

佛无分别，尽未来际，每一刹那示现众行之数量，尽南瞻部洲所有微尘数量，犹不能及。此等是由不共功德门，称赞世尊。

佛地是由十力所显，故当略说少分差别。颂曰：

**处非处智力 如是业报智  
知种种胜解 种种界智力  
知根胜劣智 及知遍趣行  
静虑解脱定 等至等智力  
宿住随念智 如是死生智  
诸漏尽智力 是谓十种力**

此中且说，处非处智力。颂曰：

**彼法定从此因生 知者说此为彼处  
违上非处无边境 智无碍著说名力**

言“彼法定从此因生”者，仅是一例。有从因生者，如从不善业生不可爱异熟。有从此得者，如

从圣道能得涅槃。如是等类皆此中摄。若彼法定从此因生，即说此是彼处，处是因义。与上相违，即名非处。谓若此法不生彼法，此法即非彼法之处。如从善业不生不可爱果，及得见道不更受第八有。故此远离一切障品之智，即立为诸佛世尊之力。如《陀罗尼自在王请问经》广说。

今当说业异熟智力。颂曰：

**爱与非爱违上相 尽业及彼种种果  
智力无碍别别转 遍三世境是为力**

可爱业，非可爱业，爱非爱杂业，能尽因无漏业，与彼三业之异熟，亦如其业有种种差别。总凡三世所摄一切世间，自性差别，佛皆遍知。此遍一切所知之智，于任何境皆无碍著，即安立为世尊之业异熟智力。如经广说。

今当说种种胜解智力。颂曰：

**贪等生力之所发 有劣中胜种种欲  
余法所覆诸胜解 智遍三世名为力**

此中贪字表示烦恼，故亦摄嗔等。等字则摄信等善法。生字表示贪等种子，由此出生贪等故。故

由贪等与信等种子，所摄持之意乐，即名增上胜解，及增上意乐，欲志胜解。又此胜解，虽由余法之所覆蔽，然佛一切种智，亦能知彼自性差别。即安立为诸佛世尊之种种胜解智力。如经广说。

今当说种种界智力。颂曰：

**诸佛善巧界差别 眼等本性说名界  
正等觉智无边际 遍诸界别说名力**

本性、自性、空性，是诸异名。诸佛善巧一切界差别之智，了知眼等界性为内空等相。于此无量差别无障碍转，即安立为种种界智力。广如经说。

今当说根胜劣智力。颂曰：

**遍计等利说名胜 处中钝下说名劣  
眼等互生皆了达 种智无碍说名力**

遍计谓不实增益。遍计即根，能生贪等有自在故。等字摄信等诸善法因。胜字谓殊胜。劣字谓处中与钝下位。眼等，谓眼等二十二根。此中了达诸根自性，与互为因果之无碍智，即安立为根胜劣智力。广如经说。



今当说遍趣行智力。颂曰：

**有行趣佛有行趣 独觉声闻二菩提  
天人鬼畜地狱等 智无障碍说为力**

此中行谓道迹。若于何行，有趣一切道之本性，即名遍趣行。有行能趣佛地，有行能趣独觉菩提，有行能趣声闻菩提，有者趣天，乃至有者趣地狱。等字表示有种种相。此中若有某行，能趣某处，诸佛如来即如实知，彼行趣于彼处。是故世尊于一切行无障碍智，即安立为遍趣行智力。如经广说。

今当说静虑解脱等持等至染净起智力。颂曰：

**无边世界行者别 静虑解脱奢摩他  
及九等至诸差别 智无障碍说名力**

无边世界中，由行者差别，遂有无边差别。静虑有四。解脱有八。奢摩他谓等持，于善所缘心一境性为相。次第等至有九，谓四静虑、四无色、想受灭等至。杂染因谓无明与非理作意等。清净因谓听闻正法与如理作意等。佛智于彼由行者差别，有无边差别之静虑等，无障碍转。即安立为静虑解脱等持等至染净起智力。广如经说。

今当说宿住随念智力。颂曰：

**过去从痴住三有 自他一一有情生  
尽情无边并因处 彼彼智慧说为力**

言从痴者，是说随念之境。谓从无始生死传来一切宿住。言尽情者，摄无边际诸有情界。言并因者，摄彼之因缘。如经说：“我曾在某处，如是名、如是姓”等。其中若念：“如是形状。”是并行相随念。若念：“我从彼死生于某处，从某处死生于此处。”是并处所随念。余文即并因随念。如是于一切宿住并因缘、处所、行相。诸佛世尊智无障碍，是为宿住随念智力。诸佛世尊由此力故，于过去世心心所行皆如实知。由如实知有无善根，如应说法皆令有果。广如经说。

今当说死生智力。颂曰：

**尽虚空际世界中 一一有情死生时  
于彼多境智遍转 清净无碍说名力**

死谓诸蕴坏灭，生谓结生相续。一切世间若死若生尽虚空际，由种种业之所支配。如是一切，诸佛世尊于一刹那皆能任运如实遍知。世尊此智究竟清净，于任何境都无障碍，即安立为死生智力。诸

佛世尊非但能知有情死生，以净天眼亦能了知无量无边成劫坏劫。如经广说。

今当说漏尽智力。颂曰：

**诸佛一切种智力 速断烦恼及习气  
弟子等慧灭烦恼 于彼无碍智名力**

此中烦恼，谓无明与贪等，能烦恼三界故。若法于心染著、薰习，随逐而转，是名习气。烦恼边际、薰习、根本、习气，是诸异名。声闻独觉以无漏道断除烦恼，然终不能断彼习气。如油花等虽已除去，然瓶衣等，由与彼等久相触故，犹有微习可得。如是诸阿罗汉虽已断除烦恼，习气仍在。由昔世中多作猿猴，故跳跃而行。由昔世中作婆罗门，故唤他为婢，世尊虽遮，终不能改。其中无明习气，能障了达所知，贪等习气亦为身语如是行相之因。无明与贪等习气，唯由一切种智于成佛时乃能永断，非余能断。故若尽断一切烦恼习气，及断能使习气相续之烦恼，诸佛妙智于彼一切无障碍转，即安立为漏尽智力。如经广说。

如是一切究竟圆满如来智境，不可思议。复具其余一切功德，恒时不离法身而住。一一功德若广

分别，唯有虚空方堪为喻。能为堕入欲有见及无明四瀑流中，无依怙者，作大依怙。诸佛世尊如是十力，于普光明佛地究竟清净。诸佛色身一一毛孔，大丈夫相及诸随好，力无所畏，及不共佛法等功德差别，唯是诸佛所行境界。设若宣说，以是诸佛自智境故，假使诸佛加持寿量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不作余事汲汲宣说，犹不能尽。何况菩萨独觉声闻，岂能了知宣说诸佛一切功德。当以譬喻，显示斯义。颂曰：

**妙翅飞还非空尽 由自力尽而回转  
功德无边若虚空 弟子菩萨莫能宣**

如妙翅鸟羽翅丰满，仗承风力善能致远，然彼非由虚空穷尽而还，是由自力用尽而回转也。如来功德犹如虚空无有边际，且诸菩萨安住十地，证得不可思议解脱，尚不能尽说如来功德，何况独觉或诸声闻，岂能了知功德究竟。非由功德已尽而止，是由自身慧力已尽而止也。

若时彼等于佛功德尚不能知，不能宣说。何况我等被无明翳之所障蔽，于如实义皆不现知，岂能赞说如来功德。故非我处。颂曰：

**如我于佛众功德 岂能了知而赞言  
然由龙猛已宣说 故我无疑述少分**

如是我于如来功德，虽全不知，然能无疑述少分者，是依他教而说。故曰：“然由龙猛已宣说。”

此论中总说诸佛甚深法性与广大功德。颂曰：

**甚深谓性空 余德即广大  
了知深广理 当得此功德**

今当说佛化身，此是声闻、独觉、菩萨共同境界，共同方便，随其所应，亦是异生境界，任运成为善趣等因。颂曰：

**佛得不动身 化重来三有  
示天降出胎 菩提转静轮  
世有种种行 为多爱索缚  
佛以大悲心 咸导至涅槃**

虽佛世尊已出三界，然以化身，随顺世间现示有父母等，重来三界，如其所应演说正法。诸有情界有种种行，佛皆导令安住涅槃。言以大悲心者，谓非为名闻及望报恩等。

如是已说如来身建立。次明佛于一乘说有三乘，是密意教。颂曰：

离知真实义 余无除众垢  
诸法真实义 无变异差别  
此证真实慧 亦非有别异  
故佛为众说 无等无别乘

若不了知真实义，不能尽断一切烦恼。诸法所不生为性之真实义，都无别异，如前已说。虽见有异，然彼无别，故真实义性无变异。由无差别无变异故，则缘真实义之智，亦同一性。若自性有多者，则智不能通达真实，以如本性未通达故。如是由真实义唯一故，缘真实义之智，亦无差别，故唯一乘，非有三乘。经曰：“迦叶！由知一切法平等性故，而般涅槃。此唯一，无二无三。”言大乘者，大谓诸佛世尊，由永断无明证得离障智故，诸佛之乘故名大乘。或乘即大，名为大乘。由具不可思议佛智者，住彼乘故。或由能缘无边诸法差别故，或由永断一切无知故。由彼是乘，亦即是大，故名大乘。

若大涅槃唯一者，云何经说以声闻独觉乘，亦能般涅槃耶？

此是如来密意语言。颂曰：

众生有五浊 能生诸过失  
 故世间不入 甚深佛行境  
 然由佛善逝 具智悲方便  
 昔曾发誓愿 度尽诸有情

能令身心都无堪能，故名五浊。谓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寿命浊。由是烦恼增上转因，彼能摧坏殊胜胜解，故亦阻止希求如来无上妙智。是故世间于佛甚深难通达智，不能趣入。然佛世尊，不因众生暂非法器，即便弃舍不令解脱。由佛世尊具足妙智大悲方便，往昔曾发广大誓愿：愿我度尽一切有情。故于度众生事，不稍懈废，更求其余度生方便，要由余门满所愿故。

由诸众生，有多障缘障入大乘，复应将诸世间安立涅槃。颂曰：

以是如智者 导众赴宝洲  
 为除众疲乏 化作可爱城  
 佛令诸弟子 念趣寂灭乐  
 心修远离已 次乃说一乘

此喻广如《妙法莲华经》说。略谓如大商主，于未至宝洲之中间，为休憩故，变作化城。如是世

尊，亦于未至大乘之前，由于方便善巧门中，依止寂灭快乐，宣说声闻独觉二乘，而为得入大乘方便。后为已断生死烦恼者，宣说唯一大乘。彼等亦当如佛，圆满资粮证得一切智智。宣说一乘之理，如《集经论》等应当了知。

今当宣说世尊证菩提时与住世时。颂曰：

**十方世界佛行境 如其所有微尘数  
佛证菩提劫亦尔 然此秘密未尝说**

诸佛世尊，由化身门，虽现降生与涅槃等，然化身之因，成菩提时量，今当宣说。谓如佛智所行境界，尽尔许世界中所有微尘数量，世尊成佛之劫数亦尔。昔未修集善根者所难以信解，故此秘密未可为说。若能于此增上信解，即得无量福德资粮，故亦有处为彼宣说。

如是已说证菩提时，其后当说住世时量。颂曰：

**直至虚空未变坏 世间未证最寂灭  
慧母所生悲乳育 佛岂入于寂灭处**

世尊系从般若波罗蜜多佛母所生，由大悲乳母之所养育。是故当知世尊未来之寿量，是直至虚空



未坏，一切世间未皆成佛，终不入于大般涅槃。

诸佛为欲饶益一切有情，尽未来际救度众生，此大悲心，其相云何？颂曰：

**世间由痴啖毒食 如佛哀愍彼众生  
子毒母痛亦不及 以是胜依不入灭**

食谓五欲尘。由贪著而食，是啖杂毒之食，能为大苦之因故。执彼为实者，是由愚痴过患而生。如佛世尊，于彼生死众生啖毒食者，所生之哀愍。假使慈母，见自爱子误啖毒食，所生之悲痛，亦不能及。由大悲心所养成者，岂入涅槃。

由大悲心，能阻止入涅槃之意乐，故佛世尊，观见世间为种种苦之所迫切，不般涅槃。颂曰：

**由诸不智人 执有事无事  
当受生死位 爱离怨会苦  
并得罪恶趣 故世成悲境  
大悲遮心灭 故佛不涅槃**

由不智人，执实有事，深信业果生人天趣，此定当受生死位苦，亦当受爱别离苦，怨憎会苦。诸有成就邪见执无事者，当堕地狱等诸罪恶趣，亦定当受前说众苦。故佛世尊，缘苦众生起大悲心，遮止佛意不入涅槃，常住世间。

颂曰：

月称胜苾刍 广集中论义  
如圣教教授 宣说此论义  
如离于本论 余论无此法  
智者定当知 此义非余有

如离《中论》，余论未有无倒圆满说此空性法者。如是智者决定应知，我等此中所说论义，并释妨难，如空性法，亦是余论所未有者。是故有说，经部所说胜义，即中观师所许世俗，当知此说是未了知《中论》真义。有说萨婆多部所说胜义，即中观师所说世俗，当知彼等亦是未知《中论》真义，以出世法与世间法相同，不应理故。故诸智者，当知此宗是不共法。

有由不知菩萨意趣，不解真实义者，仅闻此文便生怖畏，遂即弃舍此出世法。今为无倒显论真义。

颂曰：

由怖龙猛慧海色 众生弃此贤善宗  
开彼颂蕾拘摩陀 望月称者心愿满

若谓：上座世亲、陈那、护法等诸论师，彼等是否闻文生怖，弃舍无倒显示缘起义者，即如是答。

如何乃能通达此义？颂曰：

**前说深可怖 多闻亦难解  
唯诸宿习者 乃能善通达  
由见臆造宗 如说有我教  
故离此宗外 莫乐他宗论**

如诸外道，昔未植信解空性之习气，虽断欲色无色三界烦恼，自能创立宗派，然于能仁所说胜义，不能信解。如是彼等，虽已成就如是多闻，然无信解空性种子，故犹不能了解空性。若有宿世建树信解空性习气，即于现在，唯由因力，亦能通达空性渊底。虽执外道邪论为真实者，现见唯由因力，亦能测度空性渊底。故除中观宗外，由见他宗臆造之理，亦如说有我之邪教，应当舍离爱乐之心，不以为奇。唯增上信解空性之正见，最为希有。

颂曰：

**我释龙猛宗 获福遍十方  
感染意蓝空 皎洁若秋星  
或如心蛇顶 所有摩尼珠  
愿普世有情 证真速成佛**

此《入中论》，是能光显深广理趣，安住大乘，成就不可夺之智慧，能于壁画乳牛构取牛乳，破除实执之月称阿闍黎所造。

**证多如经录 倘后有译者  
依本释翻译 正直善观察**

迦湿弥罗圣天王时，印度底拉迦迦拉沙论师，与西藏跋曹日称译师，于迦湿弥罗无比大城宝密寺中，依迦湿弥罗本翻译。后于拉萨惹摩伽寺，印度金铠论师，与前译师，依照东印度本，善加校改抉择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四月十日，于缙云山汉藏教理院编译处，依照藏文论藏版本译。

入中论卷六 终